

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和

中

采開成君禮記字



中和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建設總署
圖書之章



開 灤 礦 務 總 局



烟煤、魚炭、上等
 火磚、缸磚、缸管
 營造磚、鋪地磚
 及其他磚品

局 址

天津極管區咪哆士道六十四號

電 話

三三九零一號

總局

三二六六六號

天津售品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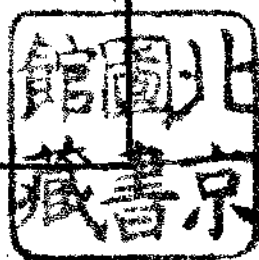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代理國庫

發行鈔票

總行：北京

分行：各大都市



本刊第一卷要目(一)

第一期

新學稿	荀鶴
英意兩國之在地中海	林同甫
歐洲戰局之初次展望	沈雷
禹跡寺	知堂
畫談(上)	予向
唐代日本客卿吳衛事述	梁繩韓
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補考	謝剛主
中國畫之傳神術	蔡申之
吳晉談	程樹德
文苑英華校本書後(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二期

釋站	柯昌泗
道德的原始	蒼巖
美國與一九四〇年的國際形勢	叔子
庚辰降生之書畫家	予向
中國建築之特徵及其演變	璞子
庚辰述往	一士
畫談(下)	予向
日本美術的裝飾性	茫子
彈的代價	慎言

第三期

上元燈語	仲文
河套民族變遷攷	謝剛主
圓明園之迴憶(上)	蔡申之
教育與犯罪	強立
京師城內河道溝渠圖考	盧傑
莊方耕學記	海波
漢天師世家跋(藏園羣書題記)	藏園

第四期

座談日本史	錢稻孫
周廬	燕史
波蘭戰役始末記	銘
醫無閭摩崖巨手之書畫	予向
書序說	饒齋
圓明園(中)之迴憶	蔡申之
記北齊乾明夫子廟碑	瞿昭旂
崔東壁學記	海波
宋元間一段詩史	程樹德
日內瓦	蕭伯納著 白林譯

本刊第一卷要目(二)

第五期

空海入唐求法記……梁繩禪
 王爾德文論……昭曾
 英國農村問題……望生
 漸江大師佚聞(上)……予向
 訪殷墟記……故吾
 圓明園之迴憶(下)……蔡申之
 程讓堂學記……海波
 道 樾……燕史

第六期

行政區域分合論……柯昌泗
 北歐三國戰役概觀……望生
 內閣談……一士
 炒栗子……知堂
 漸江大師佚聞(下)……予向
 童諭篇……方紀生
 朱止泉王白田學記……海波
 關於日記……止枝

第七期

日本最古之漢詩集……梁盛志
 讀老老恒言……知堂
 中國園林建築……王璞子
 龍鳳印談……予向
 器 粟……抑吾
 張起菴學記……海波
 釋兒與子……徐知白
 意園懷舊錄……內藤虎次郎著
 吉川幸次郎譯

第八期

甲上虞羅先生……柯昌泗
 中日文化之交流……辻善之助著
 兪理初卒後……紀生譯
 百年紀念……稼江
 德蘇訂約珍聞……陳同富
 譚 壘……王璞子
 道光朝銀荒問題……太平
 鴉片戰與中國軍器……陳陸
 圓明餘憶……拙菴
 南屋述聞(上)……水東
 花 隱

本刊第一卷要目(三)

第九期

鄭康成卒後千七百四十年紀念……希 鄭
 中日文化之……辻善之助著
 交流(二)……紀 生譯
 關於楊大瓢……知 堂
 阮文達事述……仰 彌
 印林清話(上)……娛 堪
 藏圖書題記……藏 園
 南屋述聞(下)……水東花隱

第十期

舊畿水利述……蔡申之
 小泉八雲之生平及作風……林 栖
 故唐律疏義……袁仲燦
 非永徵律疏……
 樞曹追憶……呂允甫
 天和關聯話……慎 言
 中日文化之……辻善之助著
 交流(三)……紀 生譯
 印林清話(下)……娛 堪
 雪橋自訂年譜(一)……楊鍾羲

第十一期

歐洲新秩序觀……同 甫
 中國溝渠史料……盧 傑
 科舉概詠……才 厂
 周秦印談……予 向
 記清代則例……曹宗儒
 小來禽館帖跋……勺 圃
 舊畿水利述(二)……蔡申之
 小泉八雲贊記……丁 仁
 雪橋自訂年譜(二)……楊鍾羲

第十二期

焦理堂卒後百二十年紀念……荀 生
 釋讎……予 向
 撒豆……知 堂
 顧亭林集徵獻……華忱之
 鴉片戰爭之動機……孟慶霖
 譚龍……徐知白
 郭筠仙手札并跋……楚 金
 舊畿水利述(三)……蔡申之
 雪橋自訂年譜(三)……楊鍾羲

本刊第二卷要目(一)

第一期

道光學術……………楚金
 印度的獨立問題……………望生
 釋扶桑……………陳紹帆
 庚子詩鑑(一)……………龍顧山人
 漢畫隅錄……………濱田耕作述
 劍五譯
 拳變繫日要錄(上)……………陳陸
 雲畫瑣語……………崔麟臺
 雪橋自訂年譜(四)……………楊鍾義
 趙聲伯庚子紀事長札……………
 談孽海花……………拙軒

第二期

陽識象形商受釐說……………予向
 萬葉集選譯(一)……………錢稻孫
 法屬越南……………行年
 明代北京八絕……………芸子
 詩囊碎錦……………樂靜老人
 辛巳述往……………一士
 虺……………魯仁
 鼓歌……………啓墀
 庚子詩鑑(二)……………龍顧山人
 拳變繫日要錄(下)……………陳陸
 雪橋自訂年譜(五)……………楊鍾義

第三期

單研齋師友小記……………坡鄰老人
 巴力斯坦阿猶糾紛……………望生
 之檢討
 天和閣聯話……………慎言
 萬葉集選譯(二)……………錢稻孫
 北京典當業……………桂士逸
 鴉片戰後廣州入城……………五知
 交涉
 道情……………魯仁
 庚子詩鑑(三)……………龍顧山人
 天治(一)……………蔣尊禎

第四期

陳則震事輯……………謝剛主
 歐戰與蘇聯動向……………行年
 蚩尤考(上)……………孫作雲
 釋殺……………予向
 上墳船……………知堂
 萬葉集選譯(三)……………錢稻孫
 詩囊餘錦……………樂靜居士
 再談孽海花……………拙軒
 庚子詩鑑(四)……………龍顧山人
 天治(二)……………蔣尊禎



中和月刊

第三卷 第四期 目錄

書圖

譚叔裕書聯

打馬錢圖

編輯前記

張船山事輯

晉安邱長王君神道闕跋

北京使館界之沿革

打馬經圖解

石墨餘馨續編 (下)

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始末

釋石谿事蹟彙編 (中)

湘綺樓集外文 (三)

..... (一)

..... 陸徵誥 (二)

..... 柯昌泗 (四)

..... 章玉和 (六)

..... 世安 (五)

..... 俞陞雲 (四)

..... 矢澤利彥著 景華譯 (五)

..... 元同 (五)

..... (八)



方志餘記 (三) 兌之 (八)

近代筆記過眼錄 (九) 一士 (九)

別錄
天治 (十四) 蔣尊禕 (二〇)

馬來戰記 杜若 (二五)

記阿拉斯加島 建章 (二五)

時事叢記
述要 (二七)

書林偶拾
世界經濟常識 書 (三三)

專載
公餘瑣記 (六) (三九)

養和室隨筆 渠彌 (三一)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 (三七)

補書堂詩錄 兌之 (四〇)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第五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菲律賓獨立的前途……………望 生
 岡島冠山與中國文學……………袁仲燦
 白話文……………
 單擊齋師友小記補……………坡鄒老人
 蚩尤考(下)……………孫作雲
 程侍郎雜著輯錄……………
 庚子詩鑑(五)……………龍顧山人
 天治(三)……………蔣尊禎
 小說偶談……………秦 慶

第六期

九歌東君考……………孫作雲
 石墨餘馨……………俞陞雲
 陳設……………王璞子
 關於紀文達……………仰 彌
 時事問答……………行 年
 庚子詩鑑(六)……………龍顧山人
 雨(上)……………徐卓羣譯
 天治(四)……………蔣尊禎

第七期

古印文字證……………予 向
 明湖客影錄……………過 隙
 萬年少與其書畫……………逸 齋
 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曹宗儒
 那文端樞廷載筆逸稿……………
 庚子詩鑑(七)……………龍顧山人
 近代筆記(一)……………一 士
 過眼錄……………
 雨(下)……………徐卓羣譯
 天治(五)……………蔣尊禎

第八期

從北京之沿革觀察中國建築之進化……………金
 藝苑叢鈔跋……………藏 園
 巴爾幹諸國之興亡……………行 年
 寶瑞臣東陵子役日記……………
 香壽民日記……………
 東西兩世界……………袁仲燦
 近代筆記(二)……………一 士
 過眼錄……………
 天治(六)……………蔣尊禎

本刊第二卷要目(三)

第九期

魯學齋金石文跋尾……延齡

徐榕生東陵子役日記……

陳詒重東陵道詩註……

讀休復居詩集……楚金

遼南州市容舉例……陳陸

清代州縣故事(一)……蔡申之

德國學術來華述略……鄭雅南

近代筆記過眼錄(三)……一士

天治(七)……蔣尊禛

第十期

辛巳金石偶談……柯昌泗

惜陰學案……齊樹楷

治河佚談……楚金

涼殿廣釋……盧傑

明代地圖之研究……青山定雄著
林絲譯

細物新箋……

近代筆記過眼錄(四)……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二)……蔡申之

天治(八)……蔣尊禛

第十一期

遼金京城考……周肇祥

北漢劉繼文墓誌疏要……陳陸

太戈爾之挽歌……望生

記陳元贊……梁盛志

姚啓聖平臺史蹟鉤沉……李光璧

讀鳳巢山樵集……楚金

屠琴陽之詩與畫……魯仁

日本儒教史……中川久四郎著
張力溥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五)……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三)……蔡申之

天治(九)……蔣尊禛

第十二期

封神演義考證……李光璧

黃鶴樓叢話……啓埈

林文忠遺書述……陳陸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上)……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

遼金土城談……崇璋

江戶竹枝詞(上)……龍願山人

團練精義……治強

近代筆記過眼錄(六)……一士

清代州縣故事(四)……蔡申之

天治(十)……蔣尊禛

本刊代售處一覽

東安市場	新智書店	佩文齋
五洲書局	五洲會記	
福華書社	華鑫書社	
西單商場	慎行書局	德華書社
永豐閣	開建書社	
正誼商場	中華圖書社	成文厚
東城	隆福寺	文殿閣
南城	宣武門大街	觀古堂
	琉璃廠	人人書局
	交道口亞東書局	來薰閣
	知行書店	後門爲寶書局
西城	東方書店	成文厚
	亞洲書局	
天津	總代售處	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天津書局
山西	同蒲線	大每舍
漢口	中華聯合通訊處	武漢販賣部

本刊代售

草韻辨體

此書爲明郭謙所輯。收自漢章帝以下至元朝止草體書家凡百餘人。韻以繫字。字以類從。今由丁友恭堂據明萬歷原刊本影印。線裝白紙八開本五冊。既資鑑賞。尤便利於初學應用。委託本社代售。定價每部十六元。特價十四元。願購者請從速。遲恐售罄。

譚叔裕書聯

如

柳門仁兄大人後
香并請
正錄

此

風

神

惟

須

飲

酒

既

佳

光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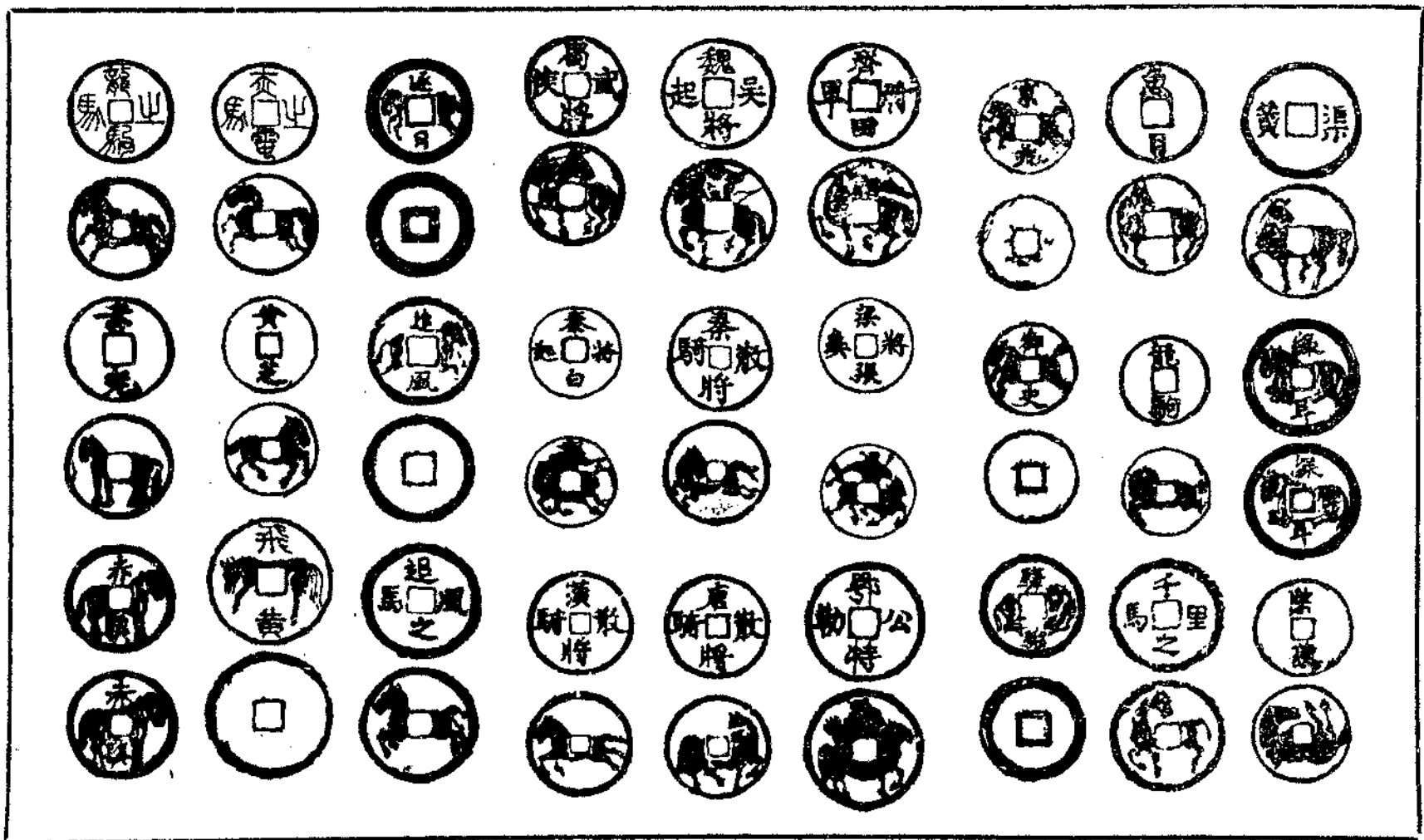
當

得

剗

楔

弟譚宗浚



打馬錢圖

本刊第三卷一期要目

本刊出版第三年對發刊時之廻顧	編者
日本之再認識	知堂
覃孳齋師友小記(續)	坡鄰老人
揚州大明寺與棲靈寺之關係	安藤更生
顏修來羽獵圖識語	天駟
觀芝麓年譜(上)	董遷
江戶竹枝詞(下)	龍顧山人
鄉治叢談	治強
宋代雄州之兩輪地(上)	佐伯富著 李景餘譯
讀石墨餘馨後記	朱鼎榮
遼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下)	那波利貞著 劉德明譯
近代筆記邊眼錄(七)	一士
天治(十一)	蔣尊禱

國藝月刊

專著 考證 遊記 詩詞
筆乘 散文 藝術 戲劇

編輯 中國文藝協會
發行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唯一研究經濟雜誌

中聯銀行月刊

第三卷第一期已出版

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

北京西交民巷

煙·酒

與胃病之關係

酒不能增體溫反傷胃
煙不能醒脾反傷精神

酒為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嗜好品，一杯在握萬愁全消，沉溺其中，有不可思議之妙趣，常人更深信酒能增加體溫，此種說法更為荒謬，酒增加體溫之來源，係因皮膚血管，受酒之刺激而擴張，血液充集於肌表，故皮膚紅潤，故覺溫熱，而內臟之溫度，反因此而減低，飲酒之人，酒力解消後，反覺寒冷者，即因此故，在風雪交加的冬季，感覺異常寒冷，飲酒以禦寒，即覺舒適，片刻之後，反覺寒特甚，而同居一室之不飲酒者，安然無事，由此可以證明，飲酒有增加體溫之能，實為荒謬之說。

酒之刺激性，不特使血管擴張，且可令血管之神經麻木，心的跳動加快，神經方面失去平常管束遏制之效能，因刺激過度，而發生種種不合理的舉動，久之必至減少其知識之機能，紊亂意志，思考力與記憶力遲鈍，職業廢弛，禍患踵至，對於胃部則刺激胃神經，使胃液分泌加增，胃機能感受勞疲，減少其消化力，飲之過甚，胃中血管，則起感應，頓然脹大，而成慢性充血，轉為慢性胃炎，其原因多半由於中酒精之毒所致，更能令胃液素及蛋白質凝結，而失營養及消化之力。

煙的害處比酒更大，足以促短人之壽命，惟其漸次以來，常人多不注意。煙中含有一種毒品質，名叫尼古丁，為煙中之毒質，毒性極烈，用少數之量，即可引起中毒症，此物於神經

中樞，有顯著之麻痺作用，中毒重者，先流涎嘔吐，冷汗，頭痛，呼吸短促，疲憊昏糊等現象，繼而引起泄瀉，甚至面部蒼白，虛脫失神，四肢厥冷，發生癱瘓，若含量之多者，不及數分鐘即能致命。

繼續吸煙，成為嗜好，則引起慢性中毒，而胃部發生不快，同時心跳，四肢寒顫，失眠，麻痺，目力不充足等現象，其中最常見者，為消化系統之病狀，據專門學者試驗之結果，知胃腸中各種消化液，皆不耐煙味之刺激而發影響，以致分泌減少，故吸煙之人易於發生胃腸疾患，即尼古丁中毒之弊。

由此觀之，不獨患胃病之人，飲酒吸煙不宜，即不患胃病之人，飲酒吸煙，對於養生上亦有防礙，如果飲酒吸煙及患胃病之人，每日服用若素，既可胃病早日痊癒，復可不中酒煙之毒，實可為一舉而得。若素治療胃病，早已有口皆碑，無須再為重述，若素成分中，維他命B₂中有一種成分，名叫富拉賓，專解酒中毒，維他命專解煙毒。患胃病的人，無論吃酒吸煙與否，服用若素可早日痊癒，即是不患胃病而吃酒吸煙之人，服用若素，亦可防害其中毒，並可保證，不患胃腸疾患，若素效力大價目廉，小瓶八十四片新價五角五分，中瓶三百片新價一元七角五分，大瓶一千片新價五元五角，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 各大房均售。

編 輯 前 記

晉安邱長王君神道闕。光緒乙亥出土於膠州。爲極珍貴之古刻。金石家雖經著錄。而語焉不詳。此石流轉於外。近由地方公帑購歸。其事可稱佳話。柯昌泗君爲作跋。道其原委。考證甚明確。

乾嘉學術稱盛。張船山（問陶）以詩鳴。在文學上亦有相當之地位。陸徵誥君輯述其事蹟。蓋生平暨交遊略具於此。尙友者當有取焉。

博戲由來甚古。種類繁多。而傳於今者甚夥。如本期世安君解疏之打馬。即其一也。歲逢壬午。馬年談馬戲。並摹印馬錢圖。既增興會。尤可爲

研究社會史者之資料。

北京之東交民巷。今人但知其爲使館界。昔日乃一繁盛之區。衙署林立。章玉和君使館界沿革一文。足以誌陵谷變遷之感。

天主教自明末入中國。傳教士初以曆學列仕途。至清季竟成爲中西重大交涉。景華君譯矢澤利彥氏之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始末。足徵其過程中之史蹟。

本期插圖。有南海譚叔裕隸書聯。學人精品。致足鑒賞。其生年爲丙午（道光二十六年）。亦以點綴午年。

張船山事輯

陸徵誥

船山先生，天才亮特，所爲詩空靈縹緲，感慨跌宕，脫盡古人窠臼，自成一家。詩草廿卷，傳誦人間，獨步騷壇，蜚聲兩代。爰據詩草，兼采諸說，略述其生平，存蜀中之文獻云爾。

先生諱問陶，字仲冶，號船山，四川遂寧人，文端公鵬翮之玄孫也。以乾隆二十九年甲申（西紀一七六四）五月二十七日生，時先生大父爲山東館陶縣令。

先生父名顧鑑，與袁枚相友善。隨園詩話補遺卷六云：「余訪京中詩人於洪稚存。洪首薦四川張船山太史，爲遂寧相國之後，寄二生歌見示，余已愛而錄之矣。追憶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在趙橫山閣學處，見美少年張君名顧鑑者，彼此訂杵臼之交，疑與船山有瓜葛，寄信問之，不料卽其尊人也。垂六十年，忽通芳訊，知故人官至太守，尙無恙，且有子不凡，爲之狂喜。蒙以詩稿見寄，名曰推哀集，尤足感也。聞亦玉樹臨風，兼仲容之嫂。」亥白詩草乙卯集，寄袁簡齋先生詩有「老親昔未遇，旅食京華中，同志結三友，次趙^{書山}先生長則公，悠悠六十載，音息曠不通，忽復一紙書，青天下飛鴻，荷陳舊交誼，鬢髮各已翁，生不識父執，兒子真夢夢。……」句可參證。

亥白爲先生胞兄，名問安，字季門，長先生八歲。亦以詩名，著有亥白詩草。先生弟問萊亥白詩草序云：「余伯兄亥白仲兄船山皆以詩名於世。船山登詞館，主文衡，官御史，出守大郡，繼先世之標綳，荷聖朝之知遇，幸矣。乃年纔五十有一，以乞病解組，客死吳中，豐其才而嗇其數，吁可悲也。幸所遺詩稿，得友朋及門下士爲之梓以行世，死者之心庶乎稍慰矣。若伯兄亥白，才倍船山，少學於鄉，以事母就校官，遂其循陔潔養之志，設得享大年，以名山著作傳之千秋，豈不偉哉。乃船山既歿之次年，亥白即相繼而殞。嗟乎，余同胞止三人，不數年間，兩兄繼逝，余其何以爲情哉。亥白所爲詩古文詞篇幅繁多，刪削不易，余將乞養歸矣，念兩兄同抱伯道之悲，撫此遺編，深恐其湮沒無傳，用以所得微俸，刊亥白詩若干卷，庶幾並垂不朽。……」問萊字壽門，號旂山。

船山詩草廿卷，始於乾隆戊戌，迄於嘉慶癸酉，有乾隆壬子釋道嶸序。先生自叙云：「自乾隆戊戌年十五歲始，至嘉慶癸亥年止，共二十六年，得詩三千五百五十二首，刪存一千七百六十四首。」時嘉慶戊辰，先生四十五歲。據此，知船山詩草經先生自訂者，原僅爲十五卷，自乾隆戊戌至嘉慶癸亥，嘉慶甲子以後作，原爲附卷，今所傳船山詩草廿卷，由石韞玉題詩觀之，或經石氏所刪存增補重訂者。（石詩有「文園遺稿嘆叢殘，手爲刪存次第刊」句。）又有張船山詩選六卷係石韞玉據船山詩草所選，爲分體編次本。黃丕烈識語云：「船山遺稿廿卷，於嘉慶乙亥梓於吳中。迨後全集板已歸歸而購者日多，苦無以應人之求，適獨學老人有手錄選本，分體編次爲六卷，得詩五百餘首，因付梓以公同好云。」時嘉慶丁丑也。按先生歿於嘉慶甲戌，詩草刊行，僅次一年。迨道光己酉先生鄉人陳葆森復有船山詩草補遺六卷刊行，陳氏跋云：「船山先生名噪海內，所刻詩草二十卷，久已家置一編矣。顧其詩乃先生手定，割愛頗多，往往有膾炙人口之作，而集轉不載，讀者不能無遺珠之歎。余與先生皆蜀人，慕先生之風，竊欲搜其原稿，爲之補刊，而有志未逮。今年春先生猶子立軒，自蜀來皖，相遇於旅邸，啓其篋，得先生未刻遺稿，喜不自勝，因謀爲重梓，而同鄉官皖中者，時有毛丹雲，文鐘山，余方屏，李雨亭，周笏山，林辛柏諸君，復各出廉俸以襄厥成，爰倩顧君蕪塘選爲六卷，弁以序言付諸剞劂。其助爲校勘者，則又先生族人張君春衢與其弟仲昭也。」按葆森字馭珊，涪陵人。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先生兄亥白在漢陽與陳姓婚，陳海甯人，名慧殊字湘箬，亦工詩，有香遠齋詩稿，詩頗纖秀，如春

日病中詩：「鄂王城畔草纒纒，細柳濃春拂畫簷，江鄉風物坐惆悵，落盡山梅不捲簾」詠梅影云：「清溪一曲抱前村，瘦影真成水墨痕，羅帳橫斜燈黯淡，紙窗妝點月黃昏，孤山夢醒空留迹，虛壁香消祇斷魂，憶否雪晴橋畔路，一枝疎冷映籬門。」乾隆癸卯歿，年二十六。

先生元配周孺人，涪州周東屏先生女，乙巳秋，隨先生自京師還蜀，舟泊仲家淺生女，越年初夏始抵涪州，居東屏宅，以疾歿，年二十四，先生遂買小舟獨歸遂寧，故先生有「離鸞一曲淚沾巾，齊贅生涯苦正貧，歎息鹿車難共挽，全家猶有未歸人」詩（見詩草補遺卷二）。時先生年廿三歲，越年在成都贅於林氏。批本隨園詩話補遺卷六云：「船山爲四川藩司林備之壻，貌不見美，惟詩才超雋，近今所無。林備卽福康安之世僕也。」先生繼配林，工繪事。

乾隆戊申先生舉京兆試，兄亥白亦舉于鄉，是年先生廿五歲。越二年（乾隆庚戌）舉進士，出王文端杰及朱文正珪之門。兄亥白未捷會試，以教官終。

先生庚戌九月在京師寓松筠菴。籙陰雜記云：「松筠庵設幃頭神像相傳爲城隍神，楊給諫壽枏李都諫融視城，訪知爲楊忠愍故宅。其時曹宗丞學閔阮司寇菱生鄭侍御激倡議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號松筠。」按菴在今宣武門外達智橋（舊名炸子橋），殿後小屋三楹，庭中丁香一株，先生舊書木刻楹聯今猶存。是年與同年洪稚存先生亮吉過從甚密，洪北江先生年譜云：「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是秋先生與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瑩舊宅也。……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數十首。」王子北江先生視學貴州，先生仍居京師，癸丑冬日過清化寺街稚存舊居懷稚存詩云：「三年未飲城東酒，冷落泥鴻舊爪痕，雙樹亭亭如識我，敲門猶恐或逢君。記從沈醉解金貂，舊夢如雲望轉遙，埋我曾堆三尺雪，酒香千古定難消。滿衣明月玉山頽，一曲紅闌酒一杯，惆悵西園舊花石，天南人去幾時回。處處關門避酒狂，閒官名刺暗無光，願君移節來西蜀，爲我城東築草堂。」（船山詩草補遺卷四）蓋先生曾與稚存飲酒，醉後酣臥雪中，經扶入車中送至松筠菴，五更酒醒詢小僮始知醺然大醉事，故有「埋我曾堆三尺雪」句也。先生就飲，於斯可見。

癸丑元旦，先生與兄亥白返蜀入巫峽，初六日從枝江焦匡子江中得奇石六，峯巒洞壑泉池之勝，無不具，位置研南名曰

船山六峯。爰白有船山六峯詩盛稱之，謂千百年後，蘇之仇池，米之研山，不是過也。是年春復返京師，四月散館，授職檢討。散館先一日先生雨中赴海澱有詩云：「不作凌雲想，何愁下筆難，親朋天上少，車騎雨中寒，考急猶耽飲，詩窮望改官，昨宵妻女笑，文字祝平安。出郭輪蹄響，車聲鬥石聲，米鹽逃債主，風雨助詩情，入寺雙林秀，推書午夢清，來朝須斷酒，簪筆聽官鶯。」（船山詩草補遺卷四。）是年先生三十歲。復預作生子詩云：「三十生兒樂有餘，精神髣髴拜官初。頻年望眼情何急，他日甘心我不如，爪細難勝斑管重，髮稀輕倩小鬟梳，繞床大笑呼奇絕，似讀生平未見書。」

（船山詩草補遺卷四。）望子心情，溢於言表，但先生竟終無子也。

先生自甲寅迄嘉慶丁巳，皆在京師，寓北半截胡同，後移南橫街，復移買家胡同，與吳穀人（錫麒）孫淵如（星衍）葉琴柯（米桂）等時爲詩酒之譚，翫春花於崇效，賞夏荷於澄懷，或登高題句，或泛舟作圖，翰苑雅集，於斯爲盛。吳穀人有正味齋日記及澄懷園日記，載述頗詳，爰爲摭錄，兼繫遺詩，用紀故實，藉資考鏡。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有正味齋日記）

正月十日王蕤亭友亮招飲。晤張船山檢討問陶，蓋遂寧相國元孫也。酒間話舊，爲述其高會以來皆與余家爲世好。蒙以詩見贈有云：「七十年來幾興廢，兩姓元孫前後輩。」吁，可感也。

按船山詩草有正月十日王蕤亭給諫筵上贈吳穀人前輩詩。

三月廿三日 張船山招飲于繡佛齋投壺。

四月初二日 邀同人作詩會曹定軒同年（錫齡）王惕甫孝廉（芑孫）劉澄齋編修（錫五）李石農比部（鑾宣）王蘭江編修（祖武）雷筠軒工部（維禕）熊夢萇編修（方受）錢補之編修（開士）王廷庚編修（蘇）張船山檢討（問陶）李虛谷編修（如筠）何硯農比部（道冲）何蘭士工部（道生）晚同飲藤花下。

五月十二日 過張船山飛鴻延年之室，觀羅兩峰畫折枝花草，仿陳白陽有散僧入聖意。

按先生有五月卽事詩云：「城南小住一年餘，搔首真愁不易居。米貴偏逢奴健飯，文窮甘讓賊偷書。錢神龜鬼無消息，酒癖詩魔漸掃除。欲向華胥求好夢，未知今夜夢何如。」又夏日酒貴慨然有作：「酒貴詩情苦，拈毫興索然，謀

生憑祿米，計月望官錢。影瘦黃沙裡，心空繡佛前。醉鄉何處所，長日枕書眠。」（船山詩草補遺卷四）

七月初四日 孫淵如比部招集櫻桃傳舍，同會者羅兩峯，法時帆，王葑亭，劉澄齋，張船山，田鐵舟（鐵）馮魚山，魏春松，方茶山（體），伊墨卿（秉綬），何蘭士，張水屋，宋芝山，胡黃海。是日炎蒸殊甚，飲難避暑，席不招涼，不能視釀國爲無熱邱也。

七月初五日 船山葑町過余談詩。留吃菊花酒，配以水果魚菹，略取芳鮮，頗邀雋賞。

七月初十日 過葑町給諫處，留同春松船山小飲歸。已到一鼓，大雨如怒潮，屋瓦皆震，擁燈危坐，如在江湖。

七月十九日 連朝甚雨，秋稼頗有損傷，室中無不滲漏。屢用皆面之平，大懼牀頭之塌，愁添白髮，勝過黃梅。晚來轟然一聲，後牆竟倒。雖什物無損，亦終夜有戒心矣。

按先生有七月二十日雨中答葑亭詩云：「祇覺風蟬斷續鳴，不知一日幾陰晴，雲蒸暑雨天無色，電掣寒光夜有聲。對酒人難來隔巷，遞詩奴欲跨長鯨。莫因腹疾憐同病，差勝拖泥帶水行。」（船山詩草補遺卷四）

八月八日 招羅兩峰，張菊坡，令弟水屋，孫淵如，張船山，宋芝山，飲于夢煙舫。以水屋將之四川簡州任也。芝山携唐人雙鈎右軍六帖來觀。

按先生有送簡州州判張水屋道渥之任詩，見船山詩草。

九月九日 晴，葉槩柯招同費西壩錫章，張船山，趙味辛，同遊崇效寺。秋花甚濃，惜黃菊猶未放耳。僧房小憩歸飲于槩柯寓齋。

按先生有甲寅重九葉槩柯吉士兆樞招同吳穀人前輩趙味辛舍人小集分韻得墨字詩云：「雨熱夏雲黃，雨冷秋雲黑。雨止作重陽，重陽已無色。祇園菊未花，高堂罷登陟，隔巷聞招邀，疲驛行得得，泥淤膏輪軸，如磨千鏃墨。酒人無遠志，所志在飲食，持杯壁蟹螯，清歡極頃刻。延陵號通儒，文章有典則，猝然出觴政，遊戲不可測，同奮出地雷，各展培風翼，虎聲來鳴鳴，雀聲飛唧唧，屏後笑童稚，胸中脫柴棘，人生快意時，悲來亦何極，燈前老舍人，當筵三歎息，忽檢杜陵詩，高歌劃胸臆，醉邦無苦樂，人世有通塞，通塞豈偶然，同聲呼偈仄，更闌興未闌，驅車

俟南北，瞥眼成前塵，秋風方浙瀝。」（船山詩草補遺卷四）

九月十九日 邀羅兩峰，王蕤町，趙味辛，孫淵如，張船山，魏春松，葉棗柯，作展重陽會，屠笏岩自山右來歡聚，至二更而散。

九月廿八日 姚秋農，家香竹，張船山，戴秋堂，倪米樓，劉芙初，集有正味齋看菊。

十月初三日 余將以明日徙寓兵馬司前街。預遷家具，囊書擔酒，牽犬抱雞，真一幅村夫子移居圖也。

十月初七日 馮魚山比部，趙味辛舍人，劉澄齋舍人，張船山檢討，何蘭士水部，釀金爲余賀新居，同集夢煙舫，詩會，惟張船山先以詩來，蘭士亦相繼有作，餘皆未成。船山詩云：「竹杖擔詩車載酒，先生乘興便移居，神仙入世原無定，花月逢場自有餘，問字人多深巷熟，送窮文妙夜窗虛，天寒痛飲休遲客，正好頻來看著書。」（按詩見船山詩草）

十月廿一日 晴，王蕤町給諫，屠笏巖刺史，孫淵如比部，朱滄淵比部文翰，伊墨卿比部，張船山檢討，魏春松員外，同集夢煙舫。合樽促席，行看錢之令。凡字所向者飲酒，若幕則揭者請令。藏闕壓指，門捷遲機。又王徵福姆戰陣譜所未能悉載也。

乾隆六十年乙卯（同上）

正月初七日 晴，李墨莊招飲。席間遇朝鮮使臣之子洪樂俊，字仲深號薰谷，官內閣侍讀。又布衣尹仁泰字由哉，亦隨使來京者。列坐既定，同以筆談。洪意象參闕，頗具王謝門風，尹則山林氣多，跌宕而好飲，然皆希心理學，盛稱李安溪陸稼書諸公。

正月初九日 晴，過晤李墨莊，出所藏朝鮮人詩一冊示余，云係彼國樞密院檢書樸家手錄相贈者。樸字次修號楚亭。字格秀勁，有歐褚意。其詩亦主臬唐人。

正月初十日 乙未同年團拜。觀萬和班演長生殿。酒半復赴張船山檢討之招。重遇朝鮮尹由哉並其友李喜經。喜經字十三，亦布衣也。楚亭詩鈔內有仿漁洋歲莫懷人詩。序云：李喜經弟喜明字維馨，喜英字秋登，詩筆畫意俱妙。伯歌季舞，前于後唱。可謂雞林佳話。

按船山詩草補遺卷四有正月十八日朝鮮樸檢書宗善，從羅兩峰山人處投詩於予曰：「曾聞世有文昌在，更道人將草聖傳，珍重雞林高價紙，新詩願購若干篇。時兩峰處適有予近詩一卷，樸與尹布衣仁泰遂携之歸國。樸字菱洋，尹字由齋。戲用其韻作一絕句誌之：「性靈偶向詩中寫，名字甯防海外傳，從此不妨焚臙草，鬱陵島上有遺篇。」

二月初六日 晴，孫淵如，魏春松，鍾消寒之會。招同羅兩峰，屠笏巖，邵二雲，王蔚亭，趙味辛，汪劍潭，伊墨卿方茶山，朱滄湄，張船山，葉栗柯集於櫻桃傳舍。

二月初八日 晴，船山來談，以高麗墨惠余，印文有翰林風月四字。嘗閱陸友仁墨史載李公擇贈蘇子瞻墨半枚，其印文曰翰林風月。張力剛云得之高麗貢使。今則圭璋特達，抱全璧而無瑕，風月常新，助條冰而亦艷。海雲湧起，迎到龍賓，鳥羣紛飛，結成螺子。足資博物，豈慮磨人。珍重楮毫，待跋吾妻之鏡，載同書畫，須招我友之舟。塗面何慚，銘心曷既。

二月十六日 陰，赴徐心田之招。豬肝鴨脯，咸出心裁。余贈以詩有云：「長者幾生知飲食，世途何味配酸鹹。按魏文帝典論云：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可見釜裡調羹，原非易事。未必鹽梅兩種，便可補得羹飮一篇也。」

船山詩草補遺卷四有二月十日徐壽徵招同葑亭給事毅人編修小飲筵上戲作詩云：「花朝纔過雨如塵，誰掃閒軒聚酒人，一詠一觴皆有數，無桃無柳不知春。醉鄉儘可忘賓主，詩筆還須動鬼神，同指韓康開口笑，欲求靈藥爲醫貧。自煮羹湯喚客嘗，不將口腹累廚娘，醃鹽經用如詩料，匕箸飛聲見酒狂。真率并除名士氣，風流翻勝少年場，眼前醉飽無餘事，莫爲薄醪話故鄉。」

二月廿二日 晴，過訪船山，談及蜀中花事，則此日已遍山紅酈闌矣。

二月廿八日 晴，皇上御門，以備班赴圓明園。歸途曉日初上，烟柳濛動，微逗黃意。近水處草色亦約略回青，然春去已三分將半矣。晚邀葑亭，心田，船山，小飲。

閏二月十二日 曉雨，以閨花朝擬遊陶然亭，方望雨止而大雪陡作。同人各携饌來集余齋分韻賦詩。船山有桃李幾曾甘冷落亭台何意廢登臨之句，最爲高雅。

按船山詩草補遺卷四有閏花朝穀人前輩約同王香圃（麟生）倪米樓（稻孫）吳秀竺（瑛）遊陶然亭遇雪不果同集有正味齋分韻得今字詩云：「花朝逢閏已春深，風雪蕭蕭忽滿林，桃李幾曾甘冷落，亭台何意廢登臨。敲詩戲約三章法，賭酒爭降萬古心，莫爲閉門清興減，醉鄉彈指去來今。」又「韶光原止在山林，難向紅塵夢裡尋。才喜閏年逢麗月，又因冷眼抱冬心。非時畢竟關何事，作典還應數自今，如此桃花如此雪，買金須用辟寒金。」

閏二月十五日 陰，船山來約明日遊釣魚台，以清明節也。余以病不得應。無福看花，至受病魔作祟，亦大恨事。家人以柳枝掃瓶，略爲裝點寒食。

閏二月廿二日 徐心田招同毛海客（大瀛）王壽亭，孫淵如，張船山，飲。海客談所過後藏事，山川人物，娓娓動聽。閏二月廿八日 孫淵如招同毛海客，王鐵甫，張亥白，船山，徐闈齋，徐心田，小集櫻桃傳舍。

按先生是日分韻詩見船山詩草。先生兄亥白是日和穀人詩云：「櫻桃去後丁香結，如寫春愁向雨開，名士多情眷雲樹，故人隨意坐羣芳，深尊似海量難盡，幻影如花期不來，饒裡紅綾餘幾束，罇前蠟淚自成堆。」（見亥白詩草已卯集）

三月初一日 查小山招同方廷尉，張船山，飲。

三月初三日 晴，擬同人作禊會以事不果。庭際賞丁香花小酌。

三月初四日 船山招看丁香小飲。

三月初六日 船山，栞柯，米樓，暨玉聲甥，兒子清學，過崇效法源看花。時海棠半開，梨花亦娟娟如靜女，相對如尹邢也。

三月十七日 邵二雲招集藤花館看藤值雨。

船山詩草補遺卷五邵二雲侍讀招集雙藤看花詩云：「正喜春寒酒易賒，雙藤開足雨中花。看來台座無殘客，數到同心更幾家。飲食也須忘世味，賢豪偏是聚京華。昌黎交道無師友，應爲奇詩愛老叉。」

四月初五日 招蒲快亭竹，張亥白船山昆季，徐嵩家退菴（楹）小集分韻。

船山詩草補遺卷四有乙卯會試榜前數人前輩約集有正味齋看芍藥分韻得蒸韻詩云：「春滿長安酒價增，舉杯爭望賜紅綾。笑圖芍藥忘賓主，預摘櫻桃宴友朋，老輩多情誇利市，來朝得意看飛騰。筵前莫羨科名早，我已心如退院僧。」亥白詩草乙卯集與數人編修招集有正味齋即席分韻得文韻詩云：「紅藥當窗映綺紋，坐來小閣愛斜曛，門高客繫青驄轡，書妙人誇白練裙。大戶酒尊空壁壘，洪談意氣忽風雲。長安十九年前月，憶共清輝照夜分。」按是年先生兄亥白應會試，故詩云。

五月初九日 查蘭圃小山昆季邀遊金園。觀船山指頭畫竹石扇頭。

六月初十日 晚船山來談，余飲以菊花酒。明日遂以詩云：「硯屏低映小壺觴，問字人來入醉鄉。綠蟻乍浮千日酒，黃花猶醞去年香。奇文到眼頭風愈，午夢驚心宦海長，一世誰能逃酷暑，先生此席較清涼。」

按詩載船山詩草補遺。

七月初五日 陰，與蕤亭給諫合筵宴客。集者羅兩峰，王椒畦(學浩)，陳肖生(嵩)，李虛谷，熊介茲，郭蘋伽(慶)，朱少仙，張亥白船山受之昆季，查蘭圃小山昆季，十二人。不期而至者法時帆祭酒也。驟雨忽至，花竹生涼，詩思酒懷，豁然自遠。

七月廿二日 晴，邀對町亥白船山食蟹，適米樓亦至，持蟹浮白，飲興甚豪。

七月廿八日 晴，余五十生日。早往南城拜客。午至船山，留同早飯。晚歸諸同人在寓者留飲，至初更始罷去。

八月十四日 同蕤亭蘭圃小山亥白船山琴柯出右安門至草橋看秋荷，飲于種花人丁氏園中。碧花涼穗，時來媚人。以所挈壺觴置席葡萄棚下。談飲良久。問其地爲羨兒鋪，蓋皆豐台之地也。

九月九日 同王蕤亭給諫，查蘭圃小山昆季，張亥白船山昆季，暨關鶴舟甥，載酒重遊丁氏野圃。蕤亭有詩云：挈榼驅車行五里，閒身都爲菊花忙。又云：好在泉聲山色裏，比鄰都著賣花翁。冷酒言情，猶足爲野人生色。

船山詩草補遺乙卯重陽與吳穀人贊善等重遊草橋丁氏花園分韻得滿字詩云：「沙平草橋闊，村小人煙暖，重出南西門，秋光猶未滿，流年遂重九，朝野同蕭散，笑指涼鷹台，登臨興殊懶，郊行車馬瘦，席地壺觴緩，何處問黃花，

餘情空欸欸。」

先生兄亥白詩云：「百年小住都成夢，十日重來事已非。老圃無花容載酒，人生多計不如歸，肩秋盡作朱門供，落日空明白版扉，誰解城中三五客，苔痕不惜澆裳衣。」

九月十四日 家人買菊數十盆，紅黃相映亦秋窗勝賞也。晚邀兩峰，米谷，芝山，墨卿，船山，小集。船山携畫馬來觀。畫師如韓幹畫肉而不畫骨，珠絡頭，夷官豐幹短鬚，目炯炯如星，裝束古異，桂未谷辨爲唐人筆也。

按先生有謝馮鷺庭（集梧）編修以舊人畫觀驗見贈詩云：畫到枝蹄意態殊，幾人開卷識駉駉。超群逸足非無相，絕跡塵寰幸有圖，留影自能逢伯樂，搜奇我欲問陶塗，向來雙眼空凡馬，未上丹青氣已麤。陸龜猶傳捷有神，奇才原不厭風塵，感君持贈心偏壯，笑我飢疲志早馴，下筆能兼龍虎氣，寫生終服宋元人，按圖倘遇徵求日，抵得空山獨角麟（見船山詩草補遺）又亥白詩草觀駉馬圖爲船山題注云：馬前二足腕間各有小枝蹄，絹色極古，不著款，當是唐人筆。十月初五日 皇上陞殿，騏以改職謝恩。午過張亥白紅蕉花館，觀未谷指頭八分書。

亥白詩草閒居雜詠紅蕉花館詩云：無因慰素居，新綠靄庭除，一幹破紅萼，先生方著書。注云額爲桂未谷隸書。十月初九日 趙味辛招集敦經悅史之堂作展重陽會，出觀仇定甫所畫唐六如像。

船山詩草補遺卷四十月九日趙味辛舍人招同兩峯山人二雲穀人墨莊臆塘諸前輩集敦經悅史之堂舉續重陽之會分韻得滿字。蟹老菊花殘，孟冬苦日短，重陽猶可續，一月倏已滿。天時何太速，良會不妨緩，酒行亦無算，賓主同疎懶，各誦得意詩，強于奏絃管，醉鄉寒逼人，挑燈閉齋館，門外風霜嚴，落帽事恐罕。

十一月十四日 船山，山尊，肖生同作消寒會集於小瑯環館。

十二月廿九日 微陰，船山以祭詩作會邀飲。

按先生例於除夕祭詩，己酉祭詩於四川豆積山張果祠，庚戌與洪北江先生祭詩於京師松筠菴，壬子與兄亥白祭詩於凌雲山神女廟，甲寅祭詩於京師北半截胡同。

嘉慶元年丙辰（澄懷園日記）

六月十三日 家香竹(琪)金手山(學蓮)冒雨來看荷花。候趙味辛(懷玉)伊墨卿(秉綬)張船山(問陶)不至，皆爲雨阻也。

六月二十九日 大雨竟日，桂未谷(觀)，法時帆，趙味辛，洪稚存(亮吉)，張船山同約於是日來園觀荷，皆爲雨阻。迷茫一片，直接乎虛烟。窈窕千花。僅延乎孤眺。濕氣彌戶，涼翠潑階。衣沾雨行，足滑苔踐。臨流躑躅，不勝眷然。

七月七日 桂未谷，法時帆，趙味辛，洪稚存，伊墨卿，張船山，何蘭士來園觀荷。雨復大作。賦高軒之過，泛泛若舟，識公子之來，翩翩如鷺。襟帶淋漓，各解於牀，童僕離披，尙戴平葉。旣釋勞苦，旋生歡娛。涼逼鬢眉，香逆口鼻。徙倚庚辛之檻，洞開了鳥之臆。莖捧千盤，花爲四壁。堆成艷錦，入烟光而亦波。瀉落明珠，雜簷溜而同響。於是據石選句，臨流作書。君子之風，先傳於筵。是日諸君爲未谷名士之酒，已設於尊。次公醒狂，都陽暴謔。引滿相送行皆題詩于筵。罰，豈醉不知。老鬢忘羞，且簪花而飲。童心猶在，或踏浪而嬉。暝色旣催，去留各半。雨聲未止，談諧轉深。感別緒於人間，念離情於天上。匏瓜無偶，銀漢常橫。酒冷燈殘，言之蕭瑟。

船山詩草補遺卷五集澄懷園看荷詩云：「手把風荷纈入城，宦情真似此花清，深盃忽墮寒山影，太液遙連夜雨聲，瓜果留人逢七夕，琴書堆几過三更，鄉心不覺西湖遠，欲喚閒鷗理舊盟。暫離塵海勝還鄉，一路車聲爲底忙。浮世幾人能簡傲，縱談有客太飛揚，池中醉態花應笑，枕上詩情夢亦香，他日江湖重聽雨，剪燈難忘舊清狂。」蓋是日先生與洪北江先生酒半移酌池上皆失足墜水也。卷補遺詩卷十七紀其事有「張郎酒行冠已側，笑道一年惟此夕。携觴約客臨北池，指點塘坳欲鋪席。影先入水身誤從，影沒反訝身凌空，一花驚從足底紅，轉眼荷葉迷西東。」豪情醉態殊堪發噱。

嘉慶丁巳春，先生將返蜀，是時吳穀人先生亦乞假歸，先生自鑄硯銘贈吳，吳紀其事云：「張船山檢討問陶詩國舊交，酒人知己。靡尊合譙，靡不與借。值其丁外艱將返，以硯爲贈，旣手自鑄銘，并以札來云：憂患紛冗中，萬念俱冷，惟於先生之別，惻惻時動於中，謹就案上硯，手自鑄銘，用以誌別，硯質甚惡，僅可值三百錢，聊以爲別後相思之助耳。其銘曰：公還武林，我歸峨岷，銘硯贈行，曲水傷春，以記嘉慶丁巳之別，在永和修禊之辰。」是年袁簡齋卒於隨園，先生輓以詩云：謫仙非謫乃其遊，汗漫才名散不收，身後護彈騰衆口，生來福慧自千秋，眼空天

海詩爲戲，夢繞烟花死未休，一代傳人傳已定，莫憑遺行苦吹求。（見船山詩草補遺卷五。）世人於簡齋，毀譽參半，先生此詩，尤稱平恰。

嘉慶乙丑先生年四十二，改官江南道御史。李岳瑞春水室野乘云：「遂寧張船山先生，書畫妙一時。性伉爽，無城府。由檢討遷御史，上官日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或謂之曰，子不慮結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意於此者，吾將其身分抬高至於如此，慚愧之不暇，又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題一絕句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動下低頭，沈思擊何處。讀此詩可想見其風采矣。」

戊辰先生刪定詩草，先有自題詩草云：奇情敢道破天慳，爲紀窮愁不忍刪，秋卷裝成誰可讀，獨吟荒水夜雲間。（見船山詩草補遺卷一。）

庚午先生年四十七，出守萊郡。是年夏秋，萊郡所屬七邑中之平度、昌邑、高密、濰、膠五州縣被水，而毗連之掖與即墨亦復歉收。先生以十月到郡，既爲五邑請允緩徵，復請出借倉穀。越年春初得報僅借籽種。七邑民情孔亟萬不能支，束於功令，復陳情於大吏，面求借糶兼施，民情始定。乃是年夏雨愆時，秋收復歉，奉天之糧不至，民愈惶惶，百計圖維，終無長策，因於歲暮諄割七邑，先生首倡捐穀七百石，分布七城煮粥施賑，復請於王申年青黃不接之時，除借籽種外，仍兼行借糶，以避民困。既得請，先生乃引疾辭郡。先生過平度昌邑道中感事詩云：天意蒼茫地苦貧，救荒無策愧臨民，辭官也作飄零客，憐爾流亡一郡人。時王申三月也。

先生辭郡，養病吳下，仍以詩酒自娛。王椒畦（學浩）亥白詩草叙：「壬申四月，船山太史，罷守東萊，養病吳下。自罷守之後，頹唐于杯酒之間，率意成詩，不自檢束，相見無幾。化爲異物。」

先生以嘉慶甲戌三月，卒於虎邱之山城寓館。越年石韞玉刻船山詩草成，復歸先生之櫬，葬於舊塋。先生昔過常州懷蘇文忠公詩有「迴首大峨天萬里，此中曾有未歸人。」竟成詩讖。

船山先生，滑稽善謔，軼聞韻事，流傳頗多。若西湖詠星，若春闈批卷，僅助笑談，無關大旨。載紀雖繁，於茲不錄。

晉安邱長王君神道闕跋

柯昌泗

晉安邱長王君神道闕跋

晉安邱長城陽王君神道左右闕二石。清光緒元年膠州西南鄉牧馬城出土。旋爲賈人購去。歷藏福山王文敏公齋。漢陽端忠敏公方諸城王蘭谿中翰緒祖所。近人藝風堂金石目魏晉石存目陶齋藏石記校碑隨筆咸爲著錄。而皆不能言其何地所出。新修膠志始詳著其出土時地。諸金石家。不盡聞知也。邑中從無唐宋以前古刻。幸出此晉石。又流轉於外。前開石自王氏天津寓中出。雖已破碎。黏綴復完。仍將轉售。有勸昌泗購之者。念爲鄉里惟一古刻。不宜藏於私家。近遇青島市署總務局長武進謝康伯君祖元。因爲言膠州既改縣。今縣復隸市境。事當白諸市長。以縣帑購歸。市長者東萊趙公也。夙留心治體。欣然從之。於是此石仍得重返。市境金石。時代之古。無逾於此者。勞山晉人題名尙在其後也。寰宇典午貞石。自來較兩漢爲尤少。而青島市區得二事焉。且俱始見著錄於新修志乘。此石賴賢長官之力。俟而復存。永傳藝苑。尤爲近古未有之事。皆金石史中之佳話也。爰記其經過於此。至其文字之有關地理沿革者。擬再爲文以詳述之。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邑人柯昌泗記。

案膠州沿革大半爲漢黔陬縣地。縣西南牧馬城相傳以爲漢黔陬縣址。前漢縣屬琅邪郡。後漢縣屬東萊郡。晉屬城陽郡。城陽郡爲漢末所立。以晉志轄縣覈之。係分琅邪東萊北海郡所置。城陽之於晉。爲郡而非縣。若漢之城陽縣不見晉志。蓋早已併省矣。漢晉人自署籍貫。有郡縣并舉者。有單舉郡名者。而無單舉縣名之例。此王君自爲城陽郡人。其出土於黔陬舊址。則爲城陽郡之黔陬縣人也。且晉城陽郡所屬十

縣。惟黔陬在膠州境中。餘皆與膠州沿革無涉。則王君之為黔陬人。可因地而徵也。維縣陳氏曾藏晉太康二年城陽黔陬王從事墓磚蓋與王君為同族者。至於安邱雖亦相去不遠。然漢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宋書州郡志引太康三年地記安邱屬琅邪。國者據晉書地理志太康中始置東莞郡也。王君得為鄰郡之縣長。而安邱之人為立石闕於墓上。以志去思。此例在漢晉時甚多。著錄諸書。有以為安邱出土。蓋由未能詳覈史乘耳。昌泗又識。

趙公為政夙持大體聲施爛然於方州文獻雖微必錄況於希有之舊蹟足以勵敬恭之義發思古之情所以詔示邦人者多矣柯公不自私而樂成公家之事皆可以為法既承命書諸石更為贅數言長沙瞿益錯書并記

張船山折獄

純

易商備(宗憲)新世說卷二政事第三。謂張仲治出守案州。持才傲上。巡撫長白某銜之。將登白簡。某方伯頗左右之。會有劉盜築窩狡詐。供詞屢翻異。獄莫定。巡撫謂方伯曰。張守如能定讞。當令赴任。方伯商諸廉訪。延公至臬署訊盜。會問其幾日可結。曰三日足矣。訊時。索佳釀一甕。乾脯一神。箕坐炕上。一僮煖酒。一僮執壺侍。一書吏錄供。呼盜踞於前。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且酌且問之曰。汝鄉城人歟。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入其長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儼獸矣。幼年十三。尙未能儼獸也。汝家何業。曰無所事事也。時方伯廉訪皆在屏後竊聽。以張素工言語。必能摘奸發伏。不意所問皆瑣事。恐不能結。深以為慮。次日公又至臬署。問盜曰。汝鄉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小入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鄉。汝有父母乎。曰。父早亡。母已下堂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入其次也。汝有妻子乎。曰。小入有一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曰。薄田數畝。務農為業也。至第三日。公至臬署。方伯與廉訪問曰。君言三日了結。今三日矣。果能了結耶。公笑曰。今日午後當可了結。請無慮。因傳諭預備刑具。聽候結案。乃至客廳。仍箕坐炕上。呼盜踞於膝前。問汝鄉城人耶。盜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居鄉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也。汝有父母乎。曰。小入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入有兩兄。皆亡矣。汝有妻子乎。曰。小入有子。呱呱在抱也。汝家何業。曰。無田可耕。或漁或樵也。公於是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撤酒脯。集皂隸。備刑具聽用。正襟危坐。正色語盜曰。前所斷一無誤。汝何屢斷屢翻也。人謂築窩狡詐。實不謬也。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三日所答。前後迥不相符。瑣事如此反覆。況正案耶。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即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不為過。盜頓欲強辯。公叱左右施嚴刑。斃命勿論。盜亟叩頭乞命。願吐實。誓不再翻。公大喜。立命畫供。案遂結。此說述其折獄之才。可供參考。

北京使館界之沿革

章 玉 和

過去本刊曾連載許多關於庚子拳變及辛丑和議之文字，著者諸公以耳聞目睹或考據之所得，發爲文章，連篇揭載。翻讀之後，每令悵惘悔恨之情，油然而生。筆者曩對拳變之前後。亦曾略作過系統的研究。至是頗欲繼諸公之後，爲驥尾之附，二卷七期曹宗儒君「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一文，嘗將京市於庚子役內燒燬摧殘後大規模之改建情形，作概括的討論。而文中對於今所謂「保衛界」之使館界之沿革，猶未詳言。筆者就此題目，研述一下，即請視爲「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之補錄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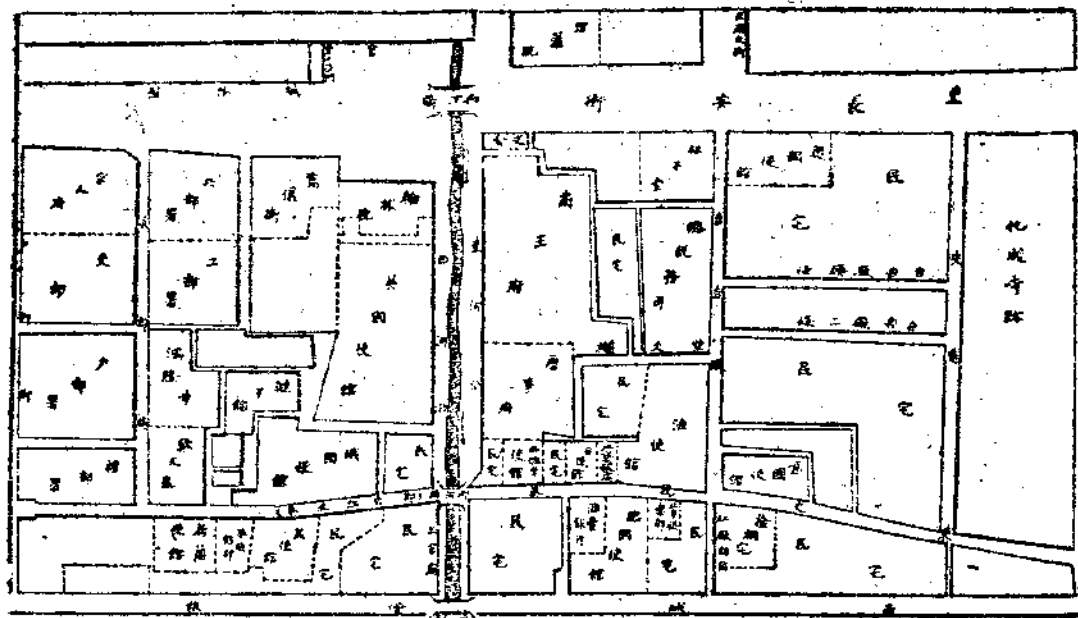
一、使館界之前身

自道光二十二年我國與英吉利首訂通商條約以來，清廷對諸外國公開的交往。漸次開始。各國來華之公使，既至京師，清廷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爲之覓地佈置使館，以俾永駐。當時我國京堂衙署，多在正陽門與崇文門（一名海岱門）（註一）間之內城地區，其間由各部領轄之官地尤多。因建設修葺之便，各國使署，乃陸續集設於此。英俄二國，派使最先，故其使館，得地亦最大最優。其後美法西葡意德日荷諸國，公使接踵而至。覓地開館，所得廣狹有差。先來者既

已奠址於此，後至者爲過往之方便，互相之照顧，亦不欲遠處。清廷方面，在京城重地之內，既容外人駐在，恐亦不願任其散居雜處。其能彼此圍集，相距不過咫尺，縱橫不出百丈者，亦正在當局意許之中，故今日「使館界」地區百年前之前身，亦正爲一華洋雜處之使館地區也。

當時此地區中與今日不同之處，即爲界內民宅甚多，京堂大衙署亦參與其間。自水關往北之御河，猶可任人垂釣。河面空濶，水流亦較腫。此御河之源，係北城之十刹海，與北海，皇城箭子河，爲一系。南北溝沿之水，過東長安街之御河橋（註二）即入此區而稱御河。當時因河面未敷磚蓋，河身能隨時整理，故連南北溝沿之河水，都能常見潺潺之水流。傍河兩岸，楊柳垂列，一如今日東華門溝沿之沿河風景。每當夏日，綠柳成蔭，蟬聲在空，冰盞梅湯之小販，沿河設攤挑。路旁石上，則左近閒人蹲坐或談話或釣魚，絕無警察干涉其逗留。區內東西大街一條，而小巷最多。各街之路面，非今日之柏油，非通見之石礮。黃泥黑土小水窪，到處皆是。往來之轎車，騾車，將路表弄得稀爛。官員所乘之抬轎，穿行街衢，人役吆喝之聲振耳。西部之兵部街，直通南北。街之兩端，各有柵欄。每夜上更後，各柵關閉，次日黎明再啓。（今日前外各街，猶有未將柵欄拆除者，但夜中已不閉闔。）沿長安街及崇文門內大街部分，舖面尤多。轎車房，糧房，與民居雜相開設。海岱門以內，店舖東西相望。迤北復有化成寺故跡。其殘破情狀，恐與今日之護國寺隆福寺不相上下。惟寺址甚大，坐落其間，聊占空地耳。

讀者請一觀附圖第一，便可知當時此區建置之情形。圖爲參閱諸家著述，復證於舊存北京地圖而繪（註三）。雖其間不免有率爾意測之者，然大處尙敢稱正確，各衙署使館之位置，尤無虛誤。上爲北，下爲南。左下角即正陽門東門洞所在。從該處直往北之街，即今稱公安街之戶部街。在此街上，自北端皇城過馬路起，爲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四署之大門，皆開在戶部街上。故與今日之局面無異。四衙署後身之街，稱兵部街。在此街上亦有四署。自北往南，爲兵部，工部，鴻臚寺及欽天監。亦皆爲路東之衙門。兵部之東鄰，爲鑾儀衛之鑾駕庫。工部之東，爲空廠一團，用做爲工部之建築材料廠。鑾儀衛之東，爲翰林院。大門開在東長安街上，爲路南之衙門。其南即英國使館。英使館之設也，純粹捷足先登，乃得地最大，爲和親王府舊址，其中亭台樓閣，備極壯麗。包於英使館及各署之中心者，即韃子館，韃子



庚子前東交民巷地地形圖

館南，即俄使館。此二館雖相隣，但不相關。韃子館，蓋爲從前貢使及北滿之人來京之居止所。俄使館，則俄羅斯帝國欽差大臣駐在之衙門也。此衙門位在東江米巷（東交民巷）路北。與今日之蘇聯使館地址無殊。過江米巷街面，則自東往西爲美使館，華俄銀行及荷蘭使館。而在北上之宗人府彙皇城根地方，即「府監」又通稱爲高牆子者也。

以上爲御河以西之地界。過河以東，則有一極大之王府，爲肅王府。其中殿閣五重，太湖石之假山，點綴人工之池沿間，復有小型土山爲之重隔屏障，曲折有致。肅王府南爲詹事府。府東爲柴火欄胡同，原爲工部置置建築材料之廠。後以一部辟爲民宅。一部爲總稅務司署。南部則皆沿「江米巷」街，爲法使館。日使館。西班牙使館。過街面之路南者，有滙豐銀行，德使館，及各國使館所設之俱樂部。

地區之界，至此又以台基廠與紅廠胡同爲一直南直北之劃分。自此以東，房屋全爲民宅。只有意國使館，在江米巷路北，與法使館隔台基廠而對峙。然猶有一後至之奧國使館，獨坐落於台基廠北口外，在東長安街路南之處。與堂子遙遙相對。較諸南御河橋左近之官衙熱鬧情勢，奧使館之地不啻外藩矣。

北御河橋東南，肅王府之北間，有一米倉。昔日米倉之

內，貯米既多，乃有不法之徒，自遠處掘地穴，至倉內而上，自由取米，儼然視為家用米庫。當局爲防止盜米，一方面由衙門緝捕，一方面就用消極方法，將米倉設於街面之拐角上，使對隣居的連絡減少，庶得自然防止。此座官倉西北兩面臨街，南隔一小胡同爲肅王府，既爲王府，可保無虞；所可守者，唯東面一處也。米倉以北，隔街爲理藩院衙門。

以上所列，爲此區當日各建築之大略位置。現在雖外表完全變易，然吾人猶能想像昔時街面情形。或今日之讀者諸君有曾於同光年間爲孩提時，常嬉戲於該區之康衢間者，更能影約地回憶其車馬往來之故事乎？各使館內之洋人，穿着其古怪之西服，頭戴高帽，脚下光亮之皮鞋，在雨後之江米巷泥濘中，小心翼翼，擇乾淨土地而下步。或有濃髯蓬子，跨斑鬃大馬，輕馳往來。其膨脹之馬褲下，有長竟過膝之大靴，皮面硬挺，迥與各官衙司員老爺們之纏短皮靴子不同。馬蹄過處，泥點飛揚，濺灑便道旁涼粉扒糕攤及果子乾山楂酪中，坐橫扁擔上就食之人，回首睥睨不已。諸君試一閉目思之，或能將昔日情形描繪大概也。

該時各使館之門衛，亦有由各該國酌派其國衛兵站崗者。筆者茲引書一段，或可見一斑。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en)者，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自中央亞細亞之地出發，沿途考察測量，於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到達北京，彼於其『亞洲腹地旅行記』中描寫進城到俄使館之情形：

我在張家口僱了一輛土兜。是一種用兩隻騾抬着的轎，用四天工夫穿過南口山谷到達北京。這條路現在坐火車只須七點鐘就走完了。我們於三月二日到達北京西北郊的平陽。三年和七個月的旅行之目的地和最終點立在我前面了！時光流逝得這樣慢，但騾子的運步更要慢呢，牠們毫不理會騾夫的呼喚！

我們穿過村莊和菓園。日落時，林木間閃出一點灰色東西來。這就是北京的城牆呀！我覺得，我一生最大的筵席在等待着我。只我自己同着兩個中國人，我只能同他們交換幾句最簡單的中國話。但是現在呢，在半點鐘之內，我那自願中的亞細亞的漫遊就得結束了，我逼着要回到文明的愉快與厭煩中去！

轎子像一葉小舟似的漂搖地走進「天門」(註四)的圓洞。當我們在使館界的大街上走了一段路時，我在左邊看見一個白色的門洞，前面有兩個哥薩克兵站崗。我喊他們，問這是甚麼一所房子。

「俄國使館。」他們回答。

這真是妙！瑞典那時還沒有駐節中國的公使。我跳下轎，穿過一個大院子走進一座尊貴的中國式的房屋，裏面擠着一些中國聽差。一個拉開（*Лев*）俄語僕人意。原譯註）給我通報，只幾分鐘之後俄國代辦公使包羅夫先生（*Pawloff*）出來迎接我。他誠懇地慶祝我完成了我的旅行，並且講及，他好久以前就接到彼得堡外交部的命令，讓他給我預備房間；這就是公使加西尼伯爵（*Case*）以前住過的地方，他現在請假回俄了。

這令我想起吉爾曼沙的摩罕默特漢生的宮殿來！現在我也是穿着破爛的衣服，兩手空空地來到這裡。我的行李小到我自己就提得起來；我從沙漠的深處，蒙古包的貧寒，和中國店房的骯髒，逃到這金碧輝煌的大廳和寢室來，裏面裝飾着中國的地毯和錦繡，珍貴的古銅，康熙和乾隆年間的花瓶和槃碟。（開明書局出版李述禮譯本第二六二——三頁。）

斯文赫定氏在上文記述內所叙之時間，爲光緒廿三年，距庚子尙有三年。而其時江米巷路北之俄使館，已有哥薩克兵之崗位矣。可見辛丑和約所許者，蓋較大規模之駐兵也（註五）。

各使館之集聚於正陽門崇文門間之內城地區也，實對清廷及各國皆有利。庚子亂後之議和，能以四百兆賠款及懲凶等議和解者，蓋猶以駐京各外使除克林德外皆能保全之所致。外使之家屬婦孺，亦得妥地藏躲，未至淪爲亂民之刀頭鬼。推功皆在根本駐地適隣，事變一起，即行集團防守。亂民自東西北三面圍攻，相持五十餘日不下。卒至聯軍來京，得以保全。設若各使館分處城隅，則結果將不堪設想。

二、拳亂時期之使館地區

拳亂之所由起以及其庚子以來京師內外醞釀組織搗事破壞諸情形，本刊過去諸文，所道皆甚詳。筆者今僅將拳亂時期，騷擾破燬最烈之「使館界」地區遭受情形，逐一敘述之。

亂民之始攻使館，爲庚子五月二十四。（西歷六月二十日）。此日以前，清廷官方究欲如何，藐茫無定。云將攻使館

也，云將保公使也，又云護使出京也，傳聞一日三變。而使館方面，鑑於情勢緊急，亦會由津抽調各國衛軍來京。至是陸續到達者，約四百四十人。五月中旬，各國爲能得較固之防守起見，乃將各通外路口，完全堵閉。此舉實由倉促出之。圍內所有之食糧，能供若干人若干日之耗用，固未能計，即所有被圍防綫內之華人居民，亦未能通告，先期設法。是故除五月以來，畏事並不願與「毛子」隣居之民宅，已陸續遷出不少外，仍有未聞訊至次晨已不能出外者。而此輩人民，乃不得不感有同舟共濟之誼，在圍攻之五十餘日內，始終與外人合作防守。大概其中，奉教之「二毛子」佔絕對多數，彼等如出此範圍，或反不如此內安穩也。惟有一例外，即大學士徐桐之住宅。徐宅在江米巷紅廠胡同拐角。正對台基廠。雖未在御河橋等地之中心地帶，然亦不出東交民巷。以一最反對洋教勢力之老相國，居處於洋教西人最多之區，其所受精神壓迫如何，可以想見。傳聞徐桐每上朝至皇城，不命其轎夫走江米巷以達大清門之捷徑，必令出東口走崇內大街，繞東華門或後門而入，其甘自犧牲時間與人力者，謂不欲見洋樓也。然五月中旬，各國將路口堵截，圍內人等不許出入。則至是之徐相國，竟欲繞後門而不得矣。（因是未能出席王大臣會議者數日。直至慶王奕劻奉太后命，向使館交涉放出，方學家避出。五月二十四日爲公佈宣戰詔文之召見王大臣會議，徐桐方亦跪侍御前，孝欽后尙問其安好焉。）

會五月廿四日，端王載漪手下之虎神營兵勇，在西總布胡同西口外，槍殺德使克林德男爵，德翻譯亦受傷落轎。兩轎轎夫，驚極回奔。東單牌樓一帶集聚之拳匪，見狀呼嘯後追。一逃一追，漸迫近崇文門臉。崇文門大街路東，比利時使館在焉。其中駐有洋兵十餘名，戒備正嚴。聞得槍聲繼以嘯喊，又見拳匪呼追而過，乃開槍，此刻東長安街迤北，駐有董福祥之甘軍，端王之兵勇；拳衆之亂民。每日虎視眈眈，思一得開釁之機會。忽見崇文門大街比國使館內開火，乃不問情由，還槍攻擊。圍攻使館，自此始矣。

比利時使館不在今保衛界範圍內，拳勇攻之，不足洩忿。必須直接攻取使館界本部方行快意。而英美德俄諸館地偏西南。非能目睹射擊者。於是，開蒙伊始，在邊緣上之奧國使館乃首當其衝矣。華兵以白砲直指館牆，拳匪亦乘輿磚石交加。正式交鋒，從茲而始。使館方面，急推英使寶乃樂爲統帥。寶出身行伍，會官總兵。出任統帥，自較餘者稱職。乃令固守防位，誓不攻擊。夜九時，四外攻打轉厲，彈如雨下，法使夫婦，借西班牙使同往英館。而奧使館墻垣，終被

擊破，守兵乃退守台基廠法館外緣。位於崇內大街之比利時館守衛兵士，亦破圍而來，開障納入，共守東綫。各館中以英館最大，房屋最多，乃令西婦孺，盡往英館避居。是日華兵攻擊，砲火至深夜不止。

次日之晨（五月廿五，西曆六月廿一日）外圍攻擊之兵匪，漸次集中，專攻台基廠外端之奧使館。砲火交下，烈焰遂起。崇內大街之比使館既已無人防守，匪徒乃亦焚之。廿六日，內部之意德日美俄五館，已行遷空，全入英館集聚。被圍在內之華人，亦一概收容於東河沿之肅王府內安身。而西兵則分據外緣各壘把守。分防之地段：沿台基廠之壘由法兵負責，法兵共七十二名。北口總稅務司地區，由意兵負責，意兵共四十名。南段靠城牆之地，德兵五十名負責。肅王府外緣，日兵陣地，共二十六名。與日陣接衝過御河往西，包括翰林院鑾駕庫兵部街一帶，英兵七十名負責，由兵部街以下，往南抵城牆，則俄兵七十美兵七十二分別負責。而水關以西之城牆，亦由美兵登臨駐守。此為攻擊初始之西兵防守綫也。

拳匪之攻使館，原意三日必下。至是除奧使館被災外，餘處一概未動。既難快意，對上又無法報捷，乃思大舉火攻。翰林院地處北翼，與之密接者為英使館，遂得為放火之目標。五月廿七日（西六月二十三），乃見其黑烟衝天。英館東隣之東河沿上原有小房數通，亦一併焚之。同時東方奧使館之火，又隔街延及總稅務司署，霎間延燒擴大。董福祥入宮謁太后報捷，云使館全燒啦。太后乃臨南海之土山而望之，果見使館界之處，煙焰蔽天。孰料所燬者竟非洋人居耶（註六）。

抵晚，江米巷西頭之荷蘭使館，與其東隣華俄道勝銀行，亦兆焚如。洋兵經統帥之命令，縮小防守範圍，各國兵士，就原有防地，收縮撤退。只以使館為重，兵部街各衙門，及已焚之總稅務司署，柴火欄以北之民居，完全放棄。洋兵一退，拳兵便進，然亦非佔領陣地只在空房縱火而回。計鴻臚寺，欽天監，韃子館，意大利使館，台基廠頭二條胡同，總稅務司後身柴火欄附近民居，一概着火。紅廠胡同徐桐住宅，因徐為祖拳者，乃未被焚，但為武衛軍及匪民掠搶一空，復用為駐兵場。已而又將隔胡同路西之民房火焚。於是牽連及北京俱樂部，火勢有延入德使館模樣。該段防守之德兵，以沙磚壘牆得免。

意使館既焚陷，意兵乃退入肅王府助日英兵丁共守。廿八日（西曆六月廿四）以來，華兵更以十五磅大砲攻英館，同

時四面衙門，烈焰正高。匪民亦由東西北三面總攻，此時使館界之戰，可謂激矣。卅日，佔兵部衙之華兵，以砲擊俄使館。北面三座門大街之兵，下開花彈。打入英館。稍東之匪衆，徒步攻肅王府，肅王府幾爲之破，殆其退回，王府東北角，又被放火矣。而台基廠北口之火，因無法統制，竟將堂子連帶吞入。此地之拳兵原意要保全之。董福祥前向榮祿借大砲，榮祿不允，向太后解釋亦藉口稱怕大砲無眼睛，打了堂子云云。至是不但祖宗先人之靈未能有助，即拳匪之玉帝唐僧孫悟空，亦無法保佑矣。只得聽其延燒，西至御河，併獲米倉，與河西之諸衙門火焰相映。此六月初二（西曆六月廿八）事。會初三傍晚，大雨驟至，火勢稍殺，次日天晴，法使館沿台基廠之房又熾。初五，美兵所守地段，被攻甚急。而翌日肅王府之日兵，亦因火勢由東北迫來，不得不放棄一切屋宇，率難民西遷，築陣於西南部之王府花園山太湖石間，背湖以待。六月初七，又大雨，城牆上美兵與兵民互戰。正陽門馬道上登城之華兵，携有開花彈之大砲。對德法使館兩地施放。兩館所落砲彈甚少，而路南之滙豐銀行與路北之在日館法館中間之北京飯店樓房兩處，中彈最多。滙豐銀行且因是着火，全樓焚燒。

六月初九（西曆七月五日）法使館內之禮拜堂，飯廳，着火。初十，華兵又在皇城上架砲。距英館僅十五丈。十一，拳民掘台基廠塔，入法使館之廚房附近，爲法兵所覺，起而逐之，未得放火而退。會此日，英使館得一意國砲，而無砲彈，乃以錫塊製成丸狀，諸事備好，次日開放。

六月十五日（西曆七月十一），華兵在鑾駕庫南，工部材料廠地方，藏炸藥於陰溝，以攻英館。台基廠方面，亦鑿地道入法館，填埋地雷。六月十八，正法國國慶之日，地雷兩次崩炸。第一次崩埋多人，第二次適將頭次崩埋之人翻出。只失法兵兩名。而英國使館乃因是盡開陰溝，其炸藥乃未作用。

自此日以後，攻戰稍息，由慶王邸屢出停戰宣告，久困彈雨下之洋人方得甦生。壘外華民，有以食物向壘內售賣者。饑饉久之之西兵，亦羣來購食，壘陣之間，頓成小市。太后又賜瓜果青菜，車載以入。壘內管糧者，便將先貯各物，擇件分配，只留十四日糧不動。罐頭煮豆，亦行配給。其時正在三伏期內，食物皆不易保存。會六月二十八皇上萬壽，太后又賜西瓜米塊果品，滿載數車至江米巷西壘，由守兵謝收。界內又得冷食矣。惟要物之肉類，仍不易得，無已

而宰戰馬。自七月初四日起，每人每日給馬肉一磅，然此只限於西兵。其受難之華民等，只得食樹葉根，或請洋兵槍殺街狗而烹食之。迨至七月中旬（西曆八月初旬），街狗亦不可得，樹葉嚼食殆盡，每日平均死七八人。西兵之配給亦減，每日馬肉半斤，香煙由兩支減爲一支。

清廷雖已派李鴻章爲議和專使，而華兵攻擊復烈。惟此時洋兵堅守其壘，不能得進寸步。四圍房屋，尤皆燒至無可再燒。只由步槍及四砲，遙相攻擊。偶亦專攻英使館與肅王府花園，然都無功。七月十九夜，又以開花彈密擊英館，情形復危。而子夜甫過，隆隆之真正老牌洋砲聲自東而來，聯軍救兵戾止矣。園內軍兵人等，欣走相告。二十日天明，砲聲益烈。大眾四十八小時未闔之倦眼，齊作祈望之光芒。下午三時，印度兵爲聯軍先頭，直詣園壘。兵匪遁去，棄置擱棚彈藥無數。二十一日味爽，法兵始入使館，籠困之園，至是始解。計自九月廿四起，共經五十七日矣（註七）。

三、辛丑和約中對設置使館界之規章

入京之聯軍，雖爲八國，而和議開時，則由十一國出面議和。英美德意日奧俄法之外，比利時西班牙荷蘭亦行參加。蓋使館之園中，三國公使亦曾在內也。庚子十一月初一（西曆一千九百年十二月廿二日）在東交民巷西班牙使館開議。園攻兩月以外，祇此館損失尙輕，得供談判耳。當時出席之各代表，計爲清廷全權代表二人：

大清欽命全權大臣便行事 慶親王 奕劻

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

大清欽差全權大臣便行事 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

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部堂一等肅毅伯

李鴻章

外國全權代表十一人：

德意志欽差駐紮中華便行事大臣 穆默

奧大利欽差駐紮中華便行事全權大臣 齊幹

比利時欽差駐紮中華便行事全權大臣 姚士登

西班牙欽差駐紮中華全權大臣 葛絡幹

美利堅欽差特辦議和事宜全權大臣 柔克義

法蘭西欽差全權大臣駐劄中國京都 鮑渥

英吉利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薩道義

意大利欽差駐劄中華大臣世襲侯爵 薩爾瓦葛

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 小村壽太郎

荷蘭國欽差駐劄中華便宜行事全權大臣 克羅伯

俄羅斯欽命全權大臣內廷大夫 格爾思

自當日開議，洋使方面即提出十二條大綱。十一月初六（西曆十二月二十七日），降旨十二條大綱原則上完全同意。

以後之往返磋商，則爲研定其中細節矣。關於制定使館界之事，其要點有三：

- 一、劃定四至界限
- 二、界內華民產業之收買
- 三、使館界與外地交接處之地形問題。

關於第一點，經議定之後，制爲和約第七款主文及第十四號附件。主文謂：

第七款：大清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住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人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館界線於附件之圖上標明如後（附件十四）東面之綫係崇文門大街圖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圖上，係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綫。西面圖上，係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綫。南面圖上，係十二一等字之綫。此綫循城牆南址，隨城探而畫。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即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諸國分應自主，常留兵隊，分保使館。（註八）

第十四號附件，即依一地圖，上繪十二標點之文字說明。本刊二卷七期曹宗儒君之「庚子役後北京城內之變遷」第四節

「庚子後之保衛界」中會錄其全文。此處可不贅書。總之，即是將東至崇內大街，西至戶部街，南包城牆，北至東長安街間之地帶，除吏戶禮三部及宗人府外，全劃入保衛界內。

議界問題，係由十一國公推義奧法三國公使爲小組，與清代表商辦者。如此自較集十數人之唇舌，沿沿討論大街胡同之何屬者爲方便。而四至界既經劃定，第二點卽爲如何清理其中華人民私產問題。按國際法，駐在國一經將某地劃定爲客國使館，則該地卽爲客國之領土。今既將使館界整個劃爲一區，則其地必須免除一切中國之所有權，殆無異議。而華民之於其界內有私產者，必須由中國官方收買，變成官地，再行割讓，方屬公允。私地官買，原爲清廷官府之事，無須與外人商議。但其時所議地帶，尙由西兵扼守，且諸使屢請從速議妥。則辦理官收一事，似尙需要外使方面之諒解與幫助。故再由代表與三國公使，議得「增改擴充北京各國使館界章程」十四條，於光緒二十七年十月（一九〇一年五月），在使館界內外佈告週知。佈告如左：

一、界內民產以契據爲憑，凡業主持有契據者，自曉諭後立即呈出交本公所掛號，先行發給印收，聽候查驗房地是否相符以憑辦理。

一、凡有契據者，呈驗查勘相符，應將印收繳回，換給領價憑單，須俟特行出示，另定日期，以便持單領銀。其間如有盜典盜賣及各項纏囑不清之事，須限內呈報聽候查辦。倘逾限不報，一經發價後，作爲完結。其查驗不符者，另行核辦。

一、凡契據失毀無存者，准將四至開明，取其近隣切實保結，呈報掛號，聽候勘驗。驗明再行發領憑單，以便持單依限領取價銀。

一、按照上年西曆十一月廿六日告示內所載使館界址所定四至。由海岱門城門，順大街至東長安街一帶，又自前門內棋盤街一直往南至城牆，在此四至之內所有房產契據凡由上年西曆六月二十日，即華曆五月二十四日以前所立者，方作爲確據。

一、爲防守使館起見，必須四圍有隙地一段。所有隙地之內，不得留有房屋。其隙地內房基應行合價。自長安街以

北所展寬八十邁當之內所有房產契據，亦應呈送界務局查核，以憑辦理。

一、所定界內如有華民以私產或租或典與各國官商者，即應將合同情形欠銀數目報明本局，以便清楚經理。

一、房間院落有已爲各國圈入圍牆之內，一律鋤平坦或已起造新房者，以致某某界限無基，應先將所圈之地，統行丈量清楚，俟與各戶所呈契據四至彙總核明相符，聽候劃清給價。

一、界內所佔官署公所之地，應一律查明四至登記，以免牽混。

一、凡廟宇如係私產，與民人之產一律辦理。

一、界內鋪面房間如爲原基所有，續經鋪商修理整齊者，此次房銀，應全歸業主承領。如爲原基所無，經鋪商自行添造者，應由該商與業主會同呈報，聽候核辦。

一、界內民產有全家殉難，業主無人者，應作爲官產。如有冒認情弊，一經查出，定行從嚴懲辦。

一、界內所佔之民產如有產業膠轉爭執之事，應由中國地方官公平聽斷。

一、各戶產業領價時，應具結存案。

一、所有房間，應給價若干，隨後另行出示。

此即官收私產之詳細手續之佈告。因是，乃由外務部戶部衙門會同外人，設立界務局，專理官收事務。佈告中第四條所謂之「六月二十日」之日期，即圍攻使館開始之日。此日以後所立之契據，原指解圍以後而言。因自八國分據京城地面以來，由各國軍署名義頒發之執照甚多。維恐其中不免有弄民勾串外人，改發房地契據等情。故只認六月二十日以前之契據爲正確。以免無謂糾紛。又第五條佈告，無異和約第七款之補充(Amendment)。蓋又將界外之房地，多侵蝕一大條。惟此條地面，雖不准蓋房，究未劃入保衛界之割讓部分內。此即今日東長安街之花木地帶。自南溝沿南口往東，直至東單菜市止，包括郵局，北京飯店，北京鐵路局，長安飯店，中央飯店，電報局，日本小學堂，米那洋行，生計所，菜市等等諸建築前之空地也。

此議之後，又發生擬拆英使館附近之皇塔一問題。外使根據「防守使館四圍須留隙地，其內不得留有房屋」等語，要

求將英使館北方之皇城，即三座門大街南方之皇城，完全拆除，改爲鐵柵。清廷兩代表接讀後，甚爲爲難。原外使之提出各種難題，我方無不在戰敗之忍受下，力行通融。所幸各事，如劃界，懲兇，改部等等，雖爲屈辱，與帝后兩宮利害尚無直接關係。賠款較巨，然亦非目前問題。獨此拆皇城改鐵柵一事。既須觸動三百年基業中心無上權威所在之皇城城牆，且改建爲鐵柵後，尤類監牢之籠欄，以其設於皇城之外緣，雖只係一部，亦爲聖地所不許。於是兩代表堅決不允，於所覆照會中云：「又擬拆英館相近之皇城牆改爲鐵柵一節，查三月四日義奧法三國大臣有此一說，當經本大臣將礙難情形言明，并商准不拆。況此牆之南面，原有兩門，任人行走，毫無防碍，與鐵柵無異。總之，此次擴充使館，所佔各處，凡可通融者，本王大臣無不設法通融。惟實有望礙難行者，亦望各國大臣見諒。以上各節，統希貴大臣轉致各國大臣查照爲荷。」其實外使之著重點，原不在行人出入之方便不方便，照會中所云「況此牆之南面，原有兩門，任人行走，毫無防碍，與鐵柵無異」諸語，毫未搔着癢處。外使之意，蓋在掃平近館之一切障碍物，拓廣視界，以期保衛上之安全。故令改牆爲柵，俾無阻視綫耳。此問題爭持之結果，在此時並未施行，事畢之後二年內，乃終將此層宮牆，改爲通孔式之花牆矣。即今日東起東三座門，西止中南海東面之西三座門，在兩長安街電車軌南方之通孔花牆子也。

此外，又於使館界之四至有一附加專章。於辛丑和約後承認。此專章計四款。全文如左：

- 一、東界距崇文門十丈爲止。其城門旁西首登馬道不在界內。
- 二、西界至兵部街爲止。街西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四衙門，均還中國，並可在衙門後建築牆垣。不宜過高。衙門旁民房本多燬壞，其現在尚存者一律拆爲空地，無論中國人外國人，不得建造房屋。各使館服役之中國人原有房屋在界內者，另行撥給地段，令其蓋房居住。
- 三、南界至大城根爲止。其靠使館界之城上，許各使館派人巡查，但不得建造房屋。
- 四、北界至東長安街北八十邁當爲止，使館界牆在東長安街南約十五丈。自界牆外至東長安街北界綫以內之房屋除皇城外，均拆爲空地。其空地內以後彼此均不得造屋。東長安街一帶，仍聽車馬任便行走，作爲公共道路，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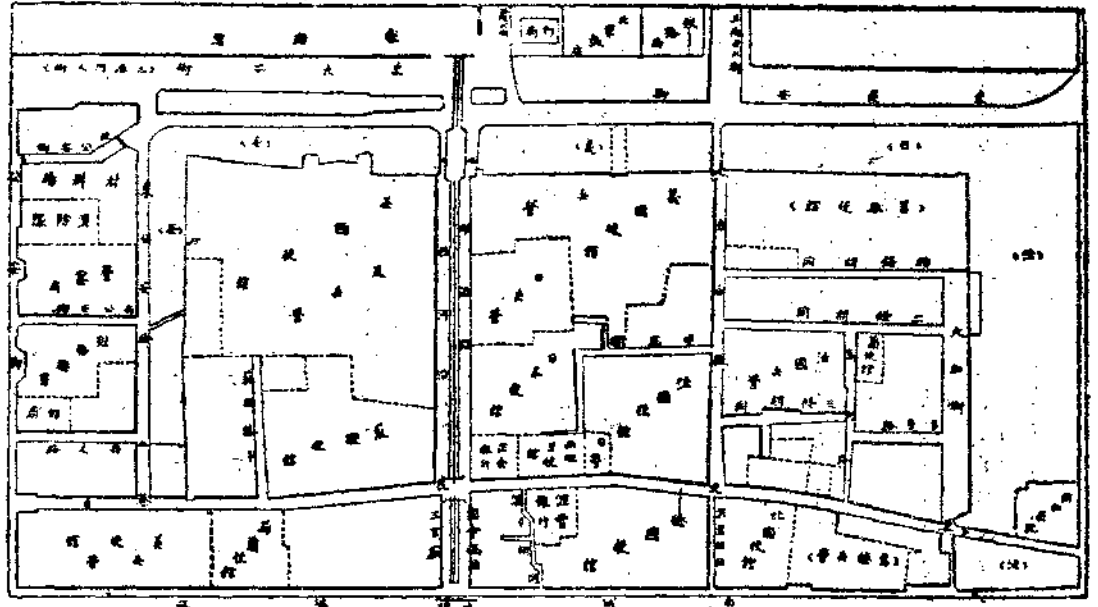
國設立查街巡捕，建造巡捕房，爲該巡捕等辦公之地。

第一款所提出之十丈地，即今日崇內大街以西法國操場之地。此段空地，橫寬十丈，不在界牆之內。第二款之所以要特別提出者，因前三國使臣會云四衙門背後之民房可不拆除，留爲使館服役之華人家居者。至是又翻悔而云必須拆除，令業主一律投契由官給價。以故至今之東公安街一帶，除四衙門及一例外以外並無其他民房。此惟一例外之民居，房基亦均不出昔日戶部之正方四至。此即新大陸東口與東公安街拐角處之樓房及庭園也。此宅爲該地段內僅有之中國民居。第四款則特別允許在拆除之空地內，可以建巡捕房。唯事實上，我當局尙未在其間設置警閣焉。

四、成立後之使館界

辛丑條約正式換約，理論上使館界即算正式成立矣。惟其間之收產手續，拆房工作等等，皆非短期內所能辦理完畢者。故實際上之交割時間，恐當在其後若干日。筆者未能考定其日期與交割情形，實爲至歉之事。惟其大概日期，總不至超過一九〇二年。和約定立之日期爲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六日，即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當此議一定，各外國官民等之欲在界內建築房產者，便大肆活動。建築新屋（註九），或立於廢除之原址上，或於另地擇址修建。各國使館，除日美意外，皆就原地之基礎，四外擴充。因條約中准許駐兵，乃又皆於各自之使館附近，修築兵營。嗣後即均派重兵，駐守使館。派兵之國家，計爲英美德奧俄義法日八國。仍爲攻陷京師八國聯軍之出兵國。比利時，西班牙，荷蘭，三國，皆未遣派。其中德奧兩國之駐軍，自上次大戰巴黎和會後，即行撤退。俄國之駐軍，自其國改爲蘇維埃共和國自動放棄以前帝俄與中國所訂各約後，亦即取消。時至今日，有駐兵之國爲五。而英國駐軍，亦於一九四〇年撤退。故現下使館界內所有之外兵，日義法美四籍而已。至於各國使館兵營之所在，及其與庚子前舊地基之關係，則如下述。（諸君可參閱所附之第二圖，並希與第一圖比較其與庚子未毀前之關係。）

奧大利使館：原在東長安街台基廠拐角。茲就原址擴大。除北方縮入一部空地（寬爲五丈）外，計東擴至東界牆，南抵頭條胡同。奧兵營亦在內。



庚子後東交民巷地地形圖

義大利使館：原在交民巷及台基廠南口拐角。茲完全遷移至比原址大數倍之地方。計東至台基廠，西抵御河北臨東長安街。佔有原來肅王府之一部，堂子之全部及總稅務司署之北部。兵營亦在內。

英國使館：就原址大為擴充。舉凡翰林院，鑾駕庫，兵工二署，韃子館及鴻臚寺之一部，皆包攬在內。惟其四週空地亦多。作為英國操場者，大半即為上述翰鑾兵工四衙門之原地。且其西方一條地房，賃為英商毛蘭洋行 (Mouland Co) 與瑞士商百納公司 (Bryner Packing Co.) 營業。

俄國使館：佔地亦廣。與英館平分該方 (Block 即交民巷西河沿，公安街，三座門大街之界內) 之地。自俄駐軍撤退後，其中房屋多有租賃外人作家居者。原鴻臚寺之南半與欽天監之地址，則泰半改為花牆。

美使館：原在俄館對門，茲改為西臨棋盤大街矣。其南抵城牆，內掘隧道三，以為美兵之糧庫。美兵營亦在其內。

荷蘭使館：就原地略向東移，蓋西口失於美使新館者，東收諸道勝銀行舊址。(該行後改建新舍，亦順移而東矣) 南亦抵城根。無兵營。

德國使館：依原址，東收已燬之民宅。但其兵營則在東方，須過洪昌胡同。茲其兵營早廢，沿東交民巷大街者，經英商建大來大樓(Tatari Bldg.)，租賃舖商矣。

比國使館：原址不在使館界內。茲佔大學士徐桐故宅地址，東方稍加擴充而與兵營銜接。南亦抵城根。其對面路北，台基廠南口原來意大利使館之地，則建比國教堂。使館亦不附兵營。

法國使館：就原地大加擴充。柴火欄胡同所劃出之東南地界完全併入。並在三條胡同路北民宅廢址，修建兵營。北抵二條，東達新設之高弼路，西到台吉廠。

西班牙使館：就原址未動。只重加修葺而已。東隣民宅改爲使館住房。無駐兵故亦不附兵營。

日本使館：原在交民巷中間路北，雖未被火而地基甚小不敷應用。乃併詹事府及肅王府南部而爲館址及兵營。東北兩方與義館鄰。南部接西班牙使館後身。正門對御河向西開。

葡萄牙使館：在二條胡同路南，地址小，建築亦不壯觀。葡國未列名辛丑和約，故亦無駐兵權。

以上爲使館界內各國使館情形。今再述界內街道情形。查此區內街衢原不少，既經劃爲使館專界，偌大地區只由十餘組織受理，且各用圍牆緣已界圍蓋，其中小胡同之消滅，乃爲不可免之事。今日所有之街道，尙有變更原名者，並且一概由「管理使館界公署」(註十)予以西名。今列下：

東交民巷：即前東江米巷，西名「使館街」Legation Street

東公安街：即前兵部街。自新大路東口以南，列入使館界內，稱「李尼微支路」Rue Linevitch.

西河沿：仍舊稱。西名 Canal Street，因此街臨英國使館門前，又俗名「英國路」。

三官廟：仍舊稱。亦無個別之西名。

明治路：即前東河沿。西名 Rue Meiji。在此街上有義兵營，日兵營，日使館，三個大門。而俗名曰「義國路」。

國會碼頭：即前東河沿之南部也，因其在「水關」以內，「水關」昔既爲前門東車站西人上下火車出進使館界之捷徑，而其路上又建有著名之六國飯店 Hotel des Wagons-Lits，則此街猶如碼頭也，乃有是名，西字爲 Quai du

Congres

台基廠：今路牌書爲「台吉廠」。一字之易而原名未動。昔在此街路西之總稅務司署址，今置爲海關宿舍，門在義使館大門之南。此街西名「馬哥字羅路」Rue Marco Polo。

大和街：原未有此街。修建界塔以後，復餘此街，西名「山戶大道」Yamato Avenueo

頭條胡同：即昔之台基廠頭條。西名「赫德路」Rue Hart，爲紀念清末稅司赫德也。今津海關之駐京辦事處在此口內之甲三號。

二條胡同：即昔之台基廠二條。西名「俱樂部路」Rue de Club。西人組織之北京俱樂部，庚子前在江米巷路南德國使館旁，爲火所燬。今乃移設於二條胡同西口。大門開於台基廠街上。二條胡同之西名，因是乃定爲「俱樂部路」。

三條胡同：法兵營圍餘之地也，西名「拉布司路」Rue Labousse。路南有數商店。東接高弼路。

高弼路：西名 Rue Gault。此路南到交民巷北抵二條。北端附路東有數住宅。南口外爲德華銀行。

多曼路：西名 Rue Thomann。東口路北之德國醫院爲本市著名西醫院之一。

柴花欄：或名柴花籃，即從前之柴火欄胡同。西名曰「拉個瑞奈路」Rue de Lagrene。胡同內路南無房，蓋法使館後身也。北有住宅數所。巷不通行。

洪昌胡同：即紅廠胡同，西名「南懷仁路」Rue Vebigt 南懷仁者，比利時人，於清康熙間在京任欽天監副者也。

洪昌胡同既爲比館之隣，乃命此名以紀念之。

滙豐胡同：因在滙豐銀行之左，故名。西名曰「香港銀行胡同」Hongkong Bank Lane。滙豐銀行西名爲「香港上海銀行」，今去上海二字，從簡也。此胡同甚狹。南通城根，北臨交民巷。

蘇聯豁子：此爲一死胡同。介於蘇聯大使館東西兩部之間，故稱「蘇聯豁子」，西文爲 U.S.S.R. Embassy Compound Lane。胡同兩旁除通使館東西兩部之門外，尚有一二人家。最北頭之東部爲日本「中央生計所」。

大城根：即南城牆根之馬路。西名爲「城牆路」Rue de la Muraille 自西壘祖東壘，爲使館界東西之全長。

以上所列，爲使館界內所有街巷之名。又沿使館界之外圍，有各國之操場，西名 *Glacis*。崇內大街以西之地，爲法國操場。其在東交民巷以南爲足球場，在以北者俗稱「東大地」，爲練兵場及馬球場。沿東長安街者，自東至西分爲日本、義國、英國三操場。東公安街以東者亦英國操場。其南端之網球棒球場地方，稱「何爾康地」*Holcomb Field*。過此卽入使館界西南墻矣。

至於位於使館界中央，直穿南北之御河，亦已在上覆蓋缸磚，兩旁舊有成行綠樹，現並栽列松樹矮牆，外再附以花崗石之欄柵，儼然午飯後或公餘之散步幽徑也。西國之經營城市者，對市容之注意整頓，由此可見。其他所有各路各胡同，亦無一不用柏油澆面。下水路(*Drainage*)亦極佳。雖傾盆大雨後，須臾水卽退淨，毫無泥濘。路旁亦無攤挑小販，逗留行人。路過其地，胡能描想四十年前之狀態乎。

周界有八堡，各置鐵門。八堡位置，一在大城根東頭，二在交民巷東口大和街南口外，三在台基廠北口，四在明治路北口，五在西河沿北口，六在東公安街中間新大路口外，七在交民巷西口美兵營北墻外，俯瞰「數文」牌樓。八在大城根西頭，美兵糧庫西方。除此八堡外，使館界之界墻，高幾兩丈，雉壘連綿，槍孔不斷。復有紅漆之銅頂砲塔，點綴其間。縱目望之，實文明都市中之奇觀也。

附註

(註一)該門之門額爲崇文門，海岱門者，明都時之稱也。入清以來，居民沿呼之。今該門之俗名哈德門者，卽海岱門三字之音轉。

(註二)此橋今止有名而無橋。十年前電車軌線在河上，有鐵道橋架，架固在御河石橋北之緊鄰。今連電車軌亦消陸矣。

(註三)筆者所有最詳確之北京地圖，爲民國二十六年北京工務局印行之實測北京市內外城地形圖。(比例爲五千分之一)。本文所附之二圖。地形上皆根據此地形圖。至第一圖之繪製，尙參閱民國元年南京同倫學社之陸軍部審定中國歷史四裔戰爭形勢全圖中第四十四圖(西侵)及法文「北京大觀」(一九二八出版)。

(註四)此所謂之「天門」，決非天安門。有「圓洞」之門，各城皆然，此或指正陽門。又觀其述俄使館云在道左，則蘇定氏恐即係進正陽門走東江米巷西口者。

(註五)彼時津地洋兵衛士較多。故庚子五月中旬，各國能由津抽調洋兵來京。

(註六)太后嗣得袁祖奏，知所焚者為翰林院及民居，非洋人之使館，乃大悻悻。

(註七)本節參考之書籍，與陳陸君等纂錄日要錄所列之參考書多相同，此外尚有：羅惇福：拳變餘聞(神州)。陳捷：義和團運動史(商務)。Haud and Hackl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1910, William Heinemann版)。Peking (1928, Frenc Edition)。

(註八)本節內關於條文之記錄，俱依據中外條約彙編(黃月波，于能模，鮑釐人編。商務二十五年版)

(註九)今日使館界諸大建築上於顯明處所刻製之年號，即各該建築修造之時期。多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各年。可見當時修房甚急速也。

(註十)管理使館界公署(Administrative Commission of the Diplomatic Quarter)由簽約各國組織，自定一切行政章規。每年輪流一國值年，綜理當年各事。

越縵堂壬午花歷 (三)

藝

△三月 朔。是日極暖。落花滿院。竟畫謝客。倚窗作書。垂柳櫻桃。交映極媚。初二日。「櫻枝海棠落盡。迎春晚桃亦就零。紅脣金英。狼藉滿地。春事將過。如何可聊。久客白頭。撫時多感。」初四日。「紫藤花開。」初六日。「紫藤花盛開。」初八日。「藤花極盛。設几坐其下讀書。」初九日。「藤花下讀書。香豔襲人。落英偶見。柳絮交飛。几席皆堪入畫。」初十日。「兩日櫻花滿院。常如飛雪。微風蕩漾。綠陰交加。亦春深佳境也。」(點絳脣)兩日輕陰柳花如織寫以小詞)。「過了花時。垂楊滿院飛晴雪。陰綠如翳。點點東風跡。午夢初回。卻道餘寒積。茶烟直。湘波縹緲。暫放斜陽碧。」又。「藤花香甚。坐席縹緲。閱張月霄愛日稿廬藏書志。(柳梢青)春莫讀書藤花柳陰下即事)。「滿院朱藤。一庭垂柳。同做花機。小設方牀。略安橫几。前後東風。攤書閒對珍叢。看墜英時時點紅。乍換青編。又疑粉指。印滿行中。」又。「夜月殊佳。坐藤花下。」十四日。「鐵香來。坐藤花下談。至晚去。」十五日。「夜月下坐藤陰。有風微寒。」二十三日。「餅中芍藥花開。」

打馬經圖解

世安

今年歲逢壬午，屬相爲馬，嘗欲搜輯馬之故事，綴成一文，俾增興會。徒以冗繁，未暇採摭；且不乏賢達，先獲我心者。友某君偶得打馬錢數枚，囑明其用，爰追求其譜；據譜而進求其例。知用五十六采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決勝負於幾微之外。復詳其采色，似上承六博擲菴之遺，下啓紅樓西遊之漸；故誌之以供治學者之參究云耳。民國壬午驚蟄日識。

「相邀走馬坐花間，纖指圖分十六閑，局竟出簾誰第一，關頭先出玉門關。」此陳棕天啓宮詞中所詠打馬博戲者也。其註云：「走馬即打馬也，古局戲，時宮中盛行之，先按骰子色某占某關，合局共十二閑，倣周禮天子閑有十二之舊也，隨各出賞錢貯玉門關上，名曰關頭兒，第一次擲真本采者得之，後按出局早晚以定勝負，出局稱出窠，亦稱出簾。」觀陳棕所述，知打馬的遊戲，在明代很流行。然其後就不見有什麼記載，現在「打馬圖譜」雖仍流傳着，但會玩的人已不經見了。

打馬圖譜相傳是宋李易安所著。按李名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禮部員外郎格非女，諸城翰林承旨趙明誠妻。幼有才藻，既長，適明誠，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出遊，清照書詞錦帕送之。嘗以所作詞函致明誠，明誠嘆息媿弗逮，

謝客忘寢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闕，雜清照詞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稱絕佳者正清照作也。其舅挺之，相徽宗，清照獻詩有云：「炙手可熱心可寒。」挺之排元祐黨人甚力，格非以黨籍罷，清照上書救格非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明誠好儲經籍，及三代鼎彝書畫金石刻。連知萊淄二州，竭俸入以事鉛槧，清照與共校勘，明誠作金石錄，攷據精確，多足正史書之失，清照實助成之。靖康二年春，明誠奔祖喪於建康，半棄所藏。其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藏書十餘屋，明誠諸城人而家於青也。建炎二年，起復知建康府，三年，召知湖州，至行在病卒，清照自爲文祭之。既葬，清照赴台州依其弟述，輾轉避難於越衢諸州，紹興二年，又赴杭州，所携古器，以次失去，乃爲金石錄後序，自述流離狀況。清照爲詞家大宗，嘗謂：「詞自唐五代無合格者，宋柳永雖協音律而語塵下，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文膺有妙語而頗碎。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所作似詩之句讀不葺者，蓋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叔原賀方回秦少遊黃魯直能知之，晏苦無鋪敘，賀少典重，秦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尙故實而多疵病。」世以爲名論。（上見道光濟南府列女傳。）有漱玉詞行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清照漱玉詞一卷，又云別本作五卷，黃昇花菴詞選則稱三卷，今皆不傳，此本僅詞十七闕，附以金石錄序一篇，蓋後人裒輯爲之，已非其舊。其金石錄後序與刻本所載詳略迥殊，蓋從容齋隨筆中鈔出，亦非完篇也。蓋四庫著錄者，乃據毛氏汲古閣所刻，其後有半塘老人四印齋輯刻本，較毛本增詞三十五首，近人李君冷衷復從事蒐集，得文五篇，詩十八首，詞七十八首。其文有打馬經圖序一篇，打馬賦一篇。序有云：

「予性喜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且平生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爲之，然實未嘗忘於胸中也。今年十月朔，聞淮上警報，……自臨安泝流涉嚴灘之險，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於是博奕之事講焉。

且長行葉子博塞彈棋近世無傳，若打碣大小猪窩族鬼胡畫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酒搏雙鷄融近漸廢絕，選仙加減插關火質魯任命無所施人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爲閨房雅戲。

獨恨采選叢繁，勞於檢閱，故能通者少，難遇勦敵，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

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謂之關西馬，一種一將二十四馬者謂之依經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各有異同。又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

余獨愛依經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俟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

按照序中所講，我們對於宋代社會得到三件事：（一）可略知宋人嗜賭的風氣及賭博之種類與演變。（二）打馬是閨閣所尚的賭法。（三）宋時打馬法有「關西馬」「依經馬」「宣和馬」三種，自李易安後始有命辭打馬。

所謂命辭打馬，據今流傳觀自得齋叢書本所刻打馬圖譜，祇在解說玩法之後，略加幾句麗語，其實與圖譜並無若何影響。惟此書宋史藝文志未著錄，四庫全書亦未收。據翁樹培古泉叢考打馬格錢條云：「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有無名氏打馬格局一卷，鄭宙子敬打馬圖式一卷，用五十馬。易安李氏打馬賦一卷，用二十馬。并云以上三者各不同，今世打馬，大約與古之擲蒲相類。通志藝文略謝景初打馬格，宋迪打馬格，李易安打馬錄，鄭宙打馬圖式，則打馬之戲，不始于李易安也。玉芝堂談薈云，打馬之戲今不傳。」是其書在宋代並非一本；戲法亦非一種，至孰爲關西馬，孰爲宣和馬，均未能明。錢圖中所見綠耳渠黃等錢，即所謂馬也。田單吳起諸錢，即所謂將也，而戲法無徵。按事物紺珠曰：「打馬用銅或牙角爲錢樣，共五十四枚，上刻良馬，布圖四面，以投子擲打之。」蓋即今所傳易安命辭打馬者也。近人李冷衷輯漱玉集附錄長洲朱堯民（凱）打馬經跋云：

「打馬爲戲，其來久矣；宋易安李氏以爲閨房雅戲，相傳有格一卷，不著作者名氏。復有鄭寅子敬撰圖式一卷。用馬三十，李氏圖經用馬二十，蓋三者互有不同；大率與古擲蒲相似，今雖不行，而圖經間存。李氏乃元祐文人格非之女，有才藝，適趙丞相挺之子明誠。明誠著金石錄，乃共相攷究而成，絲是名重一時，此特其爲戲耳。吾甥沈澗卿氏得而錄本行之。」

朱氏沈氏均未詳何許人，故其書亦不可得而考。元陶宗儀說郛所收者，祇有經而無圖；清咸豐間伍崇曜得舊鈔本刻入粵雅堂叢書，仍無圖。光緒十二年徐子靜又刻入觀自得齋叢書中；據書題爲宋李氏原本，明王蘭芳增輯，徐氏校勘。首有

葉維幹序云：

「易安居士打馬圖經，世鈔傳本，四庫書亦未著錄，咸豐辛亥南海伍氏始以所得抄本入粵雅堂叢書中，顧譌脫失次，莫可是正，覽者弗善也。歲丙戌與吾友徐君子靜同客海上，子靜蓄舊槧甚富，一日出所藏馬戲圖譜見示。其譜乃明人手輯，前有打馬圖，則易安所賦之九十一路在焉。後有總論，卷末有跋，備述局戲及作書之大旨。至所圖各采，朗若列眉，尤足勘正粵雅堂本踳駁，執此以求古人馬戲之制，卽未能銖銖悉合，而當日行移賞罰之意，固已十得八九矣。蓋明人所見猶是舊本，故可據以推行成書，惜舊本經作譜者竄易不復可辨，不知所謂疏其牴牾，補其闕畧者安在，且中間敘次凌雜，恐尙有如水經之經注溷淆者，安得好古之士，更取易安原書一一訂正之也。適子靜彙刻觀自得齋各書，謀以此譜付梓，命爲之序，因摭其書之得失，弁諸簡端，以諗觀者。」

末載王爾芳原跋云

「打馬圖始自易安，號稱雅戲，義誠有取，法久無傳，良縣則例未明，遵行罔措，近編欣賞，亦復廢弛，日者客從陪都來，手挾一圖，指授諸法，頗爲詳具，多有紛更，用意牛毛，貽譏蛇足，固宜不終局而令人厭心生也。茲以游息餘閒，特加參訂，凡則例起自易安，見於欣賞者，疏其牴牾，補其略闕，付之鬪手，藏之齋頭，爰集友朋，以代博奕，閑我逸志，耗彼雄心，固匪徒爲之猶賢，抑微獨貽諸好事已也。」

蓋此乃就欣賞編而改編者，亦非李氏舊也。其遊戲之法，先作一凹形圖，自左端起沿線至右端止，其線卽所行全程；程分九十一路，每九路立一窩，窩者或爲關塞，或爲監守，除末六窩外，餘則羅列馬名（見圖）。

玩戲之者，自二人以至五人，每人出錢若干，聚置盆中，謂之「鋪盆」；其例云：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鈞聚錢置盆中，以待倒盆，以充賞帖，臨時商量，多寡隨衆，用盡均添，然不可過四五人之數，多則本采交錯，多致喧鬧，凡不從衆議喧鬧者，罰十帖入盆。」

打馬經圖解

采色表 表內數字即骰子點色

賞 色		罰 色		餘		散		采	
堂印	四四四	碧油	六六六	桃花重五	五五五	雁行兒	三三三	拍板兒	二二二
滿盆星	一一一 (以上渾色)	黑十七	六五六	馬車	四五六	靴槍	二二二		
銀十	一四五	撮十	一三六						
小浮圖	一二三	小娘子	一二二						
小鶩	二二二	葫蘆	一三一 (五點)						
火筒兒	一四一 (六點)								
白七	一五二	川七	三三三	夾七	二五二	拐七	一二四 (以上七點)		
雁八	三二三	撮八	一三四	拐八	一二五	大肚	一六一	夾八	二四二 (以上八點)
撮九	一三五	拐九	一二六	妹九	二三四	夾九	二五二	丁九	四一四 (以上九點)
胡十	二三五	蛾眉	三四三	夾十	二六二	醉十	四二四 (以上十點)		
餛飩兒	三三三	紅鶴	四三四	九二	二四五	小鎗	五一五	急火鑽	一四六 (以上十一點)
花羔	三四五	丫角兒	五二五	條巾	三三六	赤十二	二四六	腰曲縷	一五六 (以上十二點)
暮宿	二五六	大鎗	六一六	皂鶴	五三五	野雞頂	三四六	八五	四五四 (以上十三點)
角搜	三五六	大開門	四六四	正臺	五四五	筆筆	六二六 (以上十四點)		
驢背	六三六 (十五點)								
赤牛	六四六	黑牛	五六五 (十六點)						

玩時每人馬二十四，謂之「一墩」。用犀象刻或鑄銅爲之，如大錢樣，刻其文爲馬文，各以名馬別之，卽世所謂之「打馬

錢」(見本期卷首圖畫)，此外或用其他錢文亦可，惟須染色，以資識別。

設備既已妥當，於是入戲；用骰子三枚擲點數，謂之「采色」；采色分賞、罰、餘散三種，總計五十有六(見表)。凡第一次擲得之色，謂之「真本采」，視其點數多少，下馬一匹於自赤岸驛起算如其點數之某路，例如三點，則放於款段，十八點則放於九逸處；但其點數如係賞色或罰色，即不得認作本采，惟以後再擲此色，則下馬三匹，得賞三帖，由盆內取之。如別人亦擲此色，謂之「真撞」；不許下馬，本采人則下三匹，仍由犯色人供賞三帖。本采人自第二擲以後，其點數與本采同而色樣不同者，謂之「傍本采」；自擲傍本采者，下馬二匹如其點數，得賞二帖，由盆內取之；但其點數如係賞色或罰色，不在此例。如別人擲得點數與自真本采同而色樣不同，謂之「傍撞」；擲者不許下馬，本采人則下二匹，仍由擲者供賞二帖。其真撞傍撞連三撞者，罰帖加倍，仍許本采者下馬。凡擲色除真傍本采外，擲得賞罰色者，各依例賞罰，其數列下：

賞色(賞帖俱由盆內取之)

堂印(見采色圖)

下馬八匹，賞八帖，如係自己本采，則下馬二匹，餘做此。

碧油(同前)

下馬六匹，賞六帖(本采同前例)

桃花重五(同前)

下馬五匹，賞五帖(本采同前例)

雁行兒 柏板兒

滿盆星(同前) 下馬四匹，賞四帖，(本采同前例)

黑十七 馬軍 靴槍 銀十 撮十(同前)

俱下馬二匹，賞二帖。

罰色

小浮圖 小娘子(見采色圖)

擲得此色者不許下馬，由第二者下二匹，罰擲者二帖入盆。

餘散采 凡擲得餘散采者，各下馬一匹；凡第二者未有本采，第一者雖擲賞采不行。

下馬時，如別人已有馬在，其馬數如較已馬多，或遇別人真本采，不得打去。否則如馬數較已馬少或相同，即可打去。打去者，即取爲己有也。但被打者，每馬一匹，罰一帖與打馬之人取贖，俟後擲再下；以上皆下馬時之例。

馬二十匹俱下完，仍依次擲骰，照點數行進玉門關；謂之「行馬」。其行例：

擲真本采者 由盆內賞三帖，照點行。

擲傍本采者 由盆內賞二帖，照點行。

擲賞色者 照點行，仍照賞例由盆內取賞。

擲罰色者 第二者照點行，仍罰擲者二帖入盆。

擲真撞者 本采人照點行，仍罰擲者三帖入盆，連三撞者倍罰，仍許本采人行馬。

擲傍撞者 本采人照點行，仍罰擲者二帖入盆，連三撞者倍罰，仍許本采人行馬。

擲餘散采者 各照點行馬。

凡馬局計十一窩，除赤岸驛，飛龍院尙乘局外計八窩，馬入窩者由盆內賞一帖；後來者無論馬多少，俱不許越過或打去。全馬（即二十馬）已過玉門關，不論真本采傍本采或真撞傍以及賞罰色，俱不計賞罰，照點行馬。但須疊成十馬以上，方許過函谷關；疊成後十馬先行，然後餘馬隨多少徑行。惟未過函谷關者，除自馬之外，少馬不許越人多馬，須俟多馬移動，方許行馬，自馬不在此例。又疊足二十馬得入飛龍院，入院者須自擲得真本采，或賞色中之堂印、碧油、桃花重五、雁行兒、拍板兒、滿盆星諸采，或別人擲得真撞傍撞，方許入夾，餘俱不得行；此皆行馬之例。

至於打馬，祇於下馬時及過函谷關後有效。其法限於多遇少，或數相同者；始得打去。如打去別人全操者，取盆內錢之半數爲賞，被打者出局；如被打者仍願再下，可依例取贖，此打馬之例也。

如遇打馬，疊馬，入窩時，俱可倒行；但不許行空步，亦不許打人多馬，越人多馬。

凡馬到飛龍院，進三路謂之「夾」，落夾者須擲夾采方許行馬。夾采者，謂三骰中必有二骰相同，即以其一骰之點數爲行馬之步數；餘采皆不得行。

尙乘局下一路爲塹，馬落塹者不行不打，後馬落者謂之「同患難」；須擲得真本采傍本采、及賞采中之堂印、碧油、桃花重五、雁行兒、拍板兒、滿盆星諸采，或別人擲得真撞傍撞，或上家擲得罰采時，方許依最初下馬之數飛出，而至

尙乘局；每飛馬一匹，由盆內取賞一帖，飛盡則取全盆。此言其馬落塹而陸續到尙乘局之例名爲「粗滿」。若全馬未落塹或由塹而同時到此，名爲「細滿」，則取倍盆，錢由在局者共出。其未落塹而陸續到局者，例同粗滿。

行馬以後，凡擲得賞采中之堂印、碧油、桃花重五、雁行兒、拍板兒、滿盆星諸采，或擲得真傍本采，以及打得馬疊得馬飛得馬皆賞一擲，別人擲得真傍撞或上家擲罰采，亦皆賞一擲。

總觀此戲，專以本采爲重，以渾色爲奇，以入窩爲險，以函谷關爲限，以飛龍院爲歸，以尙乘局爲極，而塹則設爲不測，以示盈滿之戒。夫蒲博之戲，其初也無非益智遣興；微設財物，以勵爭先競進之志。至其極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何其傷之甚歟。然稽之載籍，則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自漢已甚風行，非始于近世也。其法久已不傳，而推陳出新，盛衰嬗變，俱有關於世運，亦治社會史者所應置意者。以此戲而論，今已無能明之者，第以其采色言之，則世俗所行之「擲猴」戲，與此完全相同。又如大觀園西遊記諸陞官圖，其進止之例，頗與行馬之法類似；其衍變之跡，不難推求。因誌之以資好事者之多聞，非欲人爲博奕也。惟解釋諸例，容有臆斷，並錄原文，用供參考。

鋪盆例

凡置局二人至五人。鈞聚錢置盆中以待倒盆。以充賞帖。臨時商量。多寡隨衆，用盡均添。然不可過四五人之數。多則本采交錯。多致喧鬧。凡不從衆議喧鬧者。罰十帖入盆。

既先設席。豈擇樓全。便請著鞭。謹令編埒。罪而必罰。已從約法之三章。賞必有功。勿效遯床之大叫。

采色例：用骰子三隻

凡第一擲初下馬之色謂之「本采」。如擲賞罰色卽不得認作本采。

如皂鶴是真本采。十三大鎗之類皆傍本采也。

傍本采

凡點數與本采同而色樣不同謂之「傍本采」。

承人真撞

謂下次人隨手擲同上次人采色爲「真撞」。賞罰色不論。

傍撞

凡點數與上次人同而色樣不同謂之「傍撞」。賞罰色不

論

賞色 凡堂印碧油之類凡十一采謂之「賞色」。擲得賞色不算別

人傍本采。自己仍算。

罰色 小浮圖小娘子二采謂之「罰色」。擲得罰色不算自己傍本

采。別人仍算

餘散采 自真傍本采真傍撞及賞色之外。餘散采凡四十三采。

公車射策之初。記其甲乙。神武挂冠之日。定彼去

留。汝其有始有終。我則無偏無黨。

下馬例 每人馬二十疋。用犀象刻或鑄銅爲之如大錢樣。刻其文爲

馬文。各以名馬別之。如驪驢之類。或只用錢。各以錢文

爲別。仍雜采染其文。

須用當二當三錢以絕盜下之事。

自赤岸驛照采色下馬。

如三點下驪駝起。十八點下九逸止。餘做此。多寡有

差。(筆者按驪駝應是款段之誤。)

真本采

初擲下一疋。以後再擲此色下三疋。仍賞三帖。官盆內

供。別人犯此色不許下馬。本采人下三疋。仍賞三帖。

犯色人供。 傍本采 自擲傍本采下二疋。仍賞二帖。官盆內供。別人犯此色

不許下馬。本采人下二疋。仍賞二帖。犯色人供。

真撞 自擲真撞。不許下馬。上次人下三疋。仍罰三帖入官

盆。連三撞者倍罰。仍許初次人下馬。

傍撞

自擲傍撞不許下馬。上次人下二疋。仍罰二帖入官盆。

連三撞者同上。

堂印 下八疋。賞八帖。如係自己本采。仍下二疋。下做此

碧油

下六疋。賞六帖。

桃花重五

下五疋。賞五帖。

雁行兒 拍板兒 滿盆星

俱下四疋。賞四帖。

黑十七。馬軍。靴槍。銀十。撮十。

俱下二疋。賞二帖。以上賞帖俱官盆內供。

小浮圖。小娘子。

自擲罰色。不許下馬。下次人下二疋。仍罰二帖入官

盆。

餘散采

各下一疋。凡下次人未有本采。上次人雖擲賞采不行。

下馬時遇別人真本采不得打。遇別人多馬不許打。其餘遇

少馬或馬數相同者俱打去。自下。

被打人每馬一疋罰一帖與打馬之人取贖。俟後擲再下。

夫勞多者賞必厚。施重者報必深。或再見而取十官。

或一門而列三戟。又昔人君每有賜臣下。必先以乘馬

焉。秦穆公悔赦孟明解左驤而贈之是也。豐功重賜。

爾自取之。予何厚薄焉。

行馬例

馬廿疋俱下完。方照色自隴西監行進玉門關。

自擲真本采

官盆內賞三帖照色行。

自擲傍本采

官盆內賞二帖照色行。

自擲賞色

照色行。仍照倒官盆內充賞。

自擲罰色

下次人照色行。仍罰二帖入官盆。

自擲真撞

上次人照色行。仍罰三帖入官盆。連三撞者倍罰。仍許

初次人行馬。

自擲傍撞

上次人照色行。仍罰二帖入官盆。連三撞者同上。

擲人真本采

本采人照色行。仍罰三帖與本采人。

擲人傍本采

本采人照色行。仍罰二帖與本采人。

餘散采

各自照色行。

凡馬局十一窩。除赤岸驛飛龍院尙乘局外計八窩。遇入窩不

打。賞一帖。官盆內供。後來此即多馬不許越。亦不許

打。

九陽數也。故數九而立窩。窩險途也。故入窩而必

賞。既能據險。一以當千。便可成功。寡能敵衆。請回後騎。以避免先登。

全馬過玉門關。擲人傍本采及真傍撞徑行。不論真本采賞罰色照例行。

凡疊成十馬以上。方許過函谷關。十馬先過。然後餘馬隨多少得過。未至函谷關少馬不許越人多馬。如前有多馬不許行。俟多馬移動方許行馬。自馬不得打。數同即許行。

行百里者半九十。汝其知乎。方茲萬勸爭先。千驪競。得其中道。止以半塗。如能疊騎先馳。方許後來。繼進。既施薄效。須稍旌甄。可倒半盆。

凡疊足二十疋馬。到飛龍院。散采不得行。直待自擲真本采堂印碧油桃花重五雁行兒拍板兒滿盆星諸賞采等。及別人擲自家真本采傍本采。不論上次人擲罰采許進院。以次入夾。

萬馬無聲。恐是銜枚之後。千蹄不動。疑乎立仗之時。如能翠幕張油。黃扉啓印。雁歸沙漠。花發武陵。歌筵之小板初齊。天際之流星暫聚。或受彼罰。或旌已勞。或當謝事之時。復遇出身之數。語曰鄰之薄家之厚也。此始者以此終乎。皆得成功。俱無後悔。

打馬例

凡多馬遇少馬。點數相及即打去馬。馬數同俱得打去。任便再下。被打人照數贖馬再下。

衆寡不敵。其誰可賞。成敗有時。夫復何恨。或往而旋返。有同虞國之留。或去亦無傷。有類塞翁之失。欲刷孟明五敗之耻。好求曹闞一旦之功。其勉後圖。我不汝棄。

凡打去人全塚馬者。謂二十四作一塚。倒半盆。被打人出局。

趙幟皆張。楚歌盡起。取功定霸。一舉而成。方西鄰責言。豈可蟻封共處。既南風不競。固難金埒同居。便請回鞠。不須戀廐。

被打去全馬人願再下者聽。須罰二十帖與打馬之人。贖馬再下。

虧於一篲。敗此垂成。久伏鹽車。方登峻坂。豈期一蹶。遂失長塗。恨羣馬之皆空。忿前功之盡棄。但素蒙剪拂。不棄驚駘。願守門關。再從驅策。遡風曠首。已傷今日之障泥。戀主卸恩。更待明年之春草。

行例

凡遇打馬遇疊馬疊自己馬入窩許倒行。但不許行空步。亦不許打人多馬。越人多馬。

唯敵是求。唯險是據。後騎欲來。前馬反顧。既將有爲。退亦何害。語不云乎。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也。

入夾例

凡馬到飛龍院進三路謂之夾。散采不許行。遇諸夾采方許行。如么么六爲夾六行六路。徑到尙乘局。么么五爲夾五。行五路落槓之類。渾色亦以夾論。

昔晉襄公以二陵勝。李亞子以夾寨興。禍福倚伏。其何可知。汝其勉之。當取大捷。

落槓例

凡尙乘局下一路謂之槓。如馬在第一夾。擲得夾五便落槓。餘做此。馬落槓者不行不打。後馬落槓謂之同處患難。直待自擲諸渾花賞采。真本采傍本采。別人擲自家真本采傍本采。上次擲罰采。下次擲真傍撞。方許依元初下馬之數飛出。飛盡爲倒盆。每飛一匹賞一帖。官盆內供。

漂漂臨危。正欲騰驤而去。駸駸遇伏。忽驚罪槓之投。項羽之驍方悲不逝。玄德之騎已出如飛。既勝以奇。當旌其異。請同凡例。亦倒全盆。

倒盆例

凡十馬先過函谷關倒半盆。在局人再添。

打去人全探馬倒半盆。

全馬先到尙乘局。初入夾以夾六徑到爲細滿。倒倍盆。在局人再添。

遇尙乘局夾四夾三等色陸續行到爲粗滿。倒全盆。

落槓馬飛盡同粗滿倒全盆。以上俱在局人同供。

瑤池宴罷。騏驎皆歸。大宛凱旋。龍媒並入。已窮長路。安用揮鞭。未賜敝帷。尤宜報主。驥雖伏櫪。萬里之志長存。國正求賢。千金之骨不棄。定收老馬。欲取奇駒。既已解驂。請拜三年之賜。如圖再戰。願成他日之功。

賞帖例

凡謂之賞帖者。臨時商量。用錢一帖。不過三錢。多則重複難供。自擲諸渾花真傍本采各隨下馬匹數。謂下十馬賞十帖。下一馬賞一帖。在局皆供。別人擲人真傍本撞隨手真傍撞上次罰采。各隨下馬匹數。犯事人供。

凡打得一馬賞一帖。被打人供。落槓飛出馬一匹賞一帖。在局人皆供。

賞擲例

凡自擲諸渾花諸賞采真傍本采打得馬疊得馬飛得馬皆賞一擲。別人擲自家真傍本采。上次擲罰采皆賞一擲。

石墨餘馨續編

(下)

階青兪陞雲

石墨餘馨續編

唐閻公造像記。正書。文曰。大唐貞觀十□年十月廿五日。洛陽宮留守右領軍將軍柱國臨洮公閻武。爲亡考隋左禦衛虎賁郎將姚□□。敬造阿彌陀像一區。并二菩薩。凡六行。每行十字。按唐書帝紀。貞觀十一年。帝幸洛陽宮。則留守之立官。當在其時。此記可補史家之缺。但閻公造像。而書其考姓姚。爲可異也。又韓文雅造石龕記文云。大唐貞觀廿年五月五日。佛弟子韓文雅。及妻唐。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賢聖等語。凡八行。一百三十餘字。王鯤跋云。記中如唐字妻字等。字作別體。猶有北朝習氣。不能以六書繩之。此記與閻公造像記。皆著錄家所未載者。

唐太宗擅書法。嘗自寫碑碣。其晉祠銘作行書。額題貞觀二十一年七月。文皇飛白書。其屏風草書。尤爲希有。宋嘉泰時。王允初刻石於餘杭縣。元延祐丙辰年。縣尹王昌。遷至縣廳。其後僧六舟。至餘杭訪洞霄宮貫休題名。因至縣署。揭屏風書。碑陰有宋代歷任縣令題名。六舟跋云。此碑面牆而立。偏仄難槌。僅拓得一紙。爲自來金石家所未收也。

唐永徽四年。褚遂良書慈恩寺聖教序記。其同州聖教序。乃龍朔三年六月所書。楊賓跋慈恩寺聖教序云

董道廣川書跋。稱其瘦勁通神。不減銅筍等書。而王元美趙子函。則皆謂其不及同州。今取同州本與此相較。誠有如王趙所云者。豈以董道之精識。乃出王趙下耶。殆此係翻刻。而董所見乃原刻。故獨標精采。張叔未云。聖教序雁塔刻本。其瘦勁遠勝同州。蓋同州本從雁塔出。其後款已顯然可見。王虛舟言之甚詳。明崇禎辛巳年。中書黃六治。出其家藏唐搨本。刻於北京東嶽廟。其拓本有王鐸跋。骨肉停勻與真本毫髮不爽。此翻刻之最精者也。

王居士塔銘。顯慶三年十月。上官靈芝撰。敬客書。敬客無姓。或謂當從居士姓王。或以爲方外。然皆無據。以李輔光巨雅碑例之。則撰文者上官氏。敬客當亦姓上官。較爲有證。此銘於明末出土。風格遒秀。在歐褚之間。學書者珍之。遂爲名碑。出土未久。卽破損。始斷一角。漸破碎成七。嘉慶時尙有七塊石之拓本。道光時。又破其二。海鹽錢氏。秀水沈氏。所得拓文。乃破爲三石時之一大石。錢泳於海昌得一本。有全文三之二。嗜碑者詫爲奇觀。原石存郟陽縣庫中。不詳其時代。旋入郟陽城外康氏家中。道光元年。縣令沈味蕉。就康氏搨取數本。每本酬以銀四錢。旋又移貯縣庫中。碎石僅存五塊矣。鄂國公尉遲敬德碑。顯慶四年。許敬宗書。太宗昭陵陪葬諸臣之碑。從前搨本。闕失居多。侯官林氏。昭陵墨蹟攷。所采亦有遺漏。乾隆間。杭郡趙晉齋。客畢秋帆幕中。手搨善本。携之以歸。較以前金石家所見。其多過之。道光間。張開福得二百年前搨本。并篆書題額云。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鄂國公忠武公之碑。舊拓本中。所難得也。

僧懷仁。集晉王右軍書三藏聖教序。并述聖記。及心經。咸亨三年十二月刻石。自唐以來。士林極重此碑。至明代宏正間。聲價益高。遂多翻刻。以眩俗目。終不若原刻之得真意。且原碑中佛道崇虛諸字。中有斷紋。以碑有石筋之故。作僞者不斷。可以證之。碑石久損。或云明萬歷乙卯地震所壞。郭允伯

跋未斷本。未言何時所斷。關中許氏有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缺。蓋自元代以來已斷矣。王孟津摹有宋搨精本。旋毀於火。其宋搨原本。爲卞大司馬所得云。

周末七國時。書不同文。上古文字。遂以淆亂。而留傳及歷代出土者。雖字體雜出。咸樸茂有古致。至北朝變亂仍類。金石文字。率意而書。遂多僞體。有較正書字多至數筆。非圖筆畫簡易。而改變正書。不解其命意所在。至唐武后。輒以自製之字。刻入經幢中。金剛經所刻自製字尤多。變蔑古法。此益加厲矣。

唐代碑記。刻石之外。品類各殊。意在藉貞珉以垂後。卽碑文亦不盡紀功銘墓之作。略舉數十種於後。宋嘉泰甲子所刻唐太宗屏風書。永徽五年萬年宮銘。嵩山石刻神農藥方。申文憲瑩兆記。孝敬皇帝睿德記。儀鳳二年修孔子廟詔表。王徵君臨終口授銘。天后御製詩。美原神泉詩。尹元凱溫翁念李鵬各一首。至垂拱四年韋元旦製詩序。并刻之。杳冥君銘。中嶽體元先生潘尊師碣。昇仙太子碑。碑陰刻游仙篇。列諸臣銜名於後。久視元年武后夏日游石淙詩并序。滎陽令盧正道清德文。碑側刻天寶八年移石記。又刻宋天禧五年修碑樓記。景雲二年景龍觀銅鐘銘。開元三年少林寺戒壇銘。開元十一年御史臺精舍碑。開元十三年御製行次成臬詩。同時述聖頌并序。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元宗御注道德經。易州鐵像頌。眞容應見記。嵩陽觀聖德感應頌。少林寺神王師子記。禪師身塔記。少林寺賜田勅。楊將軍新莊像銘。唐代公主。每有立碑銘墓之文。以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銘。最爲著稱。他若竇懷哲書。顯慶四年。蘭陵長公主碑。元宗御書。開元十二年。淳國長公主碑。開元□年。元宗御書。金仙長公主銘。諸公主之聲譽。不逮平陽柔福。皆藉碑文以傳後世。自魏迄唐。婦人多造佛像。如某氏某娘者夥矣。其有墓銘者。

如神龍二年。王三娘墓誌銘。入於著錄者。爲希見也。

隋唐沿魏齊以來佞佛之習。以開國英武之主。亦傾心三寶。隋文帝當周之末造。權擅上公。覬覦神器。乃祈福於釋氏。造佛像多尊。署名曰楊堅敬造。唐太宗於武德五年。平王世充竇建德。班師駐廣武。值夜雨。東南雲際。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畢露。秦王頓首拜瞻。乃建觀音寺。以答佛佑。命侍臣陸德明作碑文紀之。自太宗開佞佛之端。遂風靡臣庶。陸德明經術湛深。亦援儒入墨。人或譏之。其後開元年貴妃楊氏手寫金剛經。題曰楊玉環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敬書。可見唐代宮廷。歷朝禮佛之虔矣。

唐獻陽率更化度寺碑。虞永興孔子廟堂碑。皆書家所珍。而皆無善本。解大紳春雨集。河南范諤題化度寺碑云。慶歷初。其高王父奉使闕右。至南山佛寺。見砌下有石。視之乃此碑也。數爲至寶。寺僧聞其語。誤會石中有寶。破石而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詢之。僧以實對。石已分爲三段。乃以錢易之歸。置於里第賜書閣下。值靖康之亂。范氏諸子。將移家避兵。以此碑爲先人所愛。取而藏之井中。兵後歸來。取出搨之。又碎數片。卽今所傳宋搨本。宋潛溪集。謂當時南北皆有翻刻本。而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乏率更精勁之氣。世傳宋搨者。皆非原石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并原石而無之。傳拓有二本。一在西安府學。一在城武縣學。皆非原刻。其在西安府學者。王彥超所重刻。至元明時。翻刻本亦剝蝕不全。商邱陳伯恭學士家。有全文一冊。今不知流轉何所矣。

李邕書雲鷹將軍李秀碑。本有六礎。明萬歷初。宛平縣令李蔭。於縣署中掘地得之。後爲王京兆惟儉取去。今所存惟二礎。康熙中。宛平令吳涵。移至文丞相祠中。其藏有全文者。爲吳門蔣春臬。及歙縣羅養芝二人。雖非唐搨。皆宋元舊本。董文敏公會摹入戲鴻堂帖中。惲南田嘗得舊拓。珍愛不釋。旅行時縫入衣中。以防失墜。翁覃溪題此碑雙鈎本詩云。借問群鴻戲海意。何如衣帶過江時。蓋詠此二事云。

北海又有書雲麾將軍李思訓碑。與李秀同官同姓也。

唐滑臺新驛記。籍雲縣城隍廟記。不載於諸家著錄。皆碑亡久矣。新驛記舊本。藏吳門貝簡香家。有元代吾衍跋語。遂摹於塼板。籍雲縣城隍廟記重摹之碑。在常熟縣城隍戲樓下。乃明嘉靖壬戌年刑曹鄭杞山所刻者。南城縣之顏魯公書麻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謂皆魯公所書。但魯公所書碑。如多寶塔、東方朔畫贊、郭敬之家廟、中興頌、宋廣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顏氏家廟諸碑。皆無大小字二本者。仙壇記之大字本。爲魯公原刻。曾賓谷藏有中字本。乃係舊拓。其小字本。則趙明誠所云。慶歷中。寺僧所書。黃魯直能道其姓名也。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其舊本用筆。絕類歐陽率更。可備書家一格。有議其字體多乖者。乃原刻殘缺。爲俗工修補所致。乾隆時。畢秋帆使秦。見諸石棄置榛莽。始議興修。但卷帙浩繁。凡二百十餘石。六十萬二千餘字。椎搗之難。裝池之費。故拓本殊少。乾隆國學石經。卽仿開成舊式也。

畢秋帆開府三秦。遍搜金石。得不經見之唐碑四種。一爲開元十二年。中大夫守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一爲開元二十四年。京兆府美原縣尉。張昕墓志。一爲天寶十三年。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志。一爲天寶十五年。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尙德府折衝都尉。左龍武宿衛。上柱國。張希谷墓志。此四碑。於嘉慶四年爲編修鰲亭購去。至道光六年。爲嘉興張叔未所得。

吳中石刻。自經建炎兵火以後。十不存一。攷唐碑之留遺絕少。今所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庭山包山寺。會昌二年九月。僧契元書。又一幢。無年月。與前幢東西對峙。又一幢。亦無年月。座上有宋開禧乙丑閏中秋續刻題名。又一幢。座上有明代僧法住偈語。按朱長文墨池編載。有成通五年。于僧翰書於洞庭山者。卽數幢中之一也。其二在光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

正書。東西對峙。其三在元和縣鄉鎮。大中八年秋崔渙書。有宋皇祐五年重立七字。其四在常熟縣興福寺。卽唐之破山寺。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陸展行書。年月剝蝕。不可辨。後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樹幢僧智峯等名。一京兆全貞書。亦無年月。錢叔寶吳郡文粹云。破山寺石幢。唐大中年建造。宋建炎三年重立。其五在常熟縣梅李鎮燕支墩庵中。乾符五年。歲次戊戌。七月乙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幢。在虎邱劍池。顯德五年。高陽許氏建。則五代周時物矣。

華山仙人掌。在絕壁上。東向作黃色。五指森然。一指微屈。深印石上。作擎雲勢。晴日射之。采色殷紅。殊爲偉麗。華嶽皆濃青深碧。獨仙人掌黃色。故望之尤顯。掌心平削如砥。仰眺約高廣數十丈。唐元宗欲作摩崖書。擬於仙掌上。刻開元二大字。字大數丈。以白石嵌之。俾百十里外。皆可望見。爲諫臣所阻止。乃於開元十四年。在泰山石面迤平處刻紀泰山銘。御製御書。字大七八寸。極雄偉。作隸體。唐隸多趨豐麗。此則猶承漢法。王元美常登岱。見穹峴峭壁勒銘於上。若鸞鳳翔舞於雲漢。爲之色飛。惜其下三尺。爲搗工畏寒向火。焚蝕百餘字。明以前舊拓。僅缺三十餘字。頗不易得。余家所藏。缺字甚多。以幅大不便展玩。先祖乃集其字爲長短楹聯。凡八十餘聯。載家刻春在堂集中。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蹟凡八行。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題。阮文達爲雙鈞刻石。加跋語於後。

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始末

矢澤利彥作
景華譯

一、前言

康熙晚年，清廷對天主教在中國之活動，已加以相當限制⁽¹⁾，更完全禁止其傳教行爲；對傳教士中，除懷有特殊學問技藝者外，俱被放逐於澳門⁽²⁾。據雍正帝「聖諭廣訓」中言「如西洋教宗天主，亦屬不經，因其人通曉曆數，故國家用之，爾等不可不知⁽³⁾」，是傳教士僅依傳習學藝資格，得滯留於中國之確證也。迨乾隆帝，亦繼承此種排斥異教方針，終其世而不變，故在此時期，天主教在中國之活動，呈示停滯狀態。然此種情勢，乃唯表面上的情況；傳教士等在傳習學藝之掩蔽下，巧避當局眼目，未嘗稍停其傳教工作，甚或有潛越禁網深入內地佈教者；故此停滯時期亦可謂係天主教在中國之潛進過程也。蓋其時雖有傳教禁令，但因領土甚廣，且在此期間，重大軍事，相繼發生，當局對傳教士之活動，未能專致監視。惟有此種關係，一旦由於偶然事件發生，官府查知教士之佈教活動時，必重申查禁之令者，乃當然結果。乾隆之世，此種情事較著者，計有兩次；一爲乾隆十一年之福建省禁教事件⁽⁴⁾，再即乾隆四十九年及五十年之全國禁教事件⁽⁵⁾。尤其後者措置，手段至爲嚴厲；除在京供職以外之傳教士，一律禁止入國。嘉慶帝承父之業，仍襲原有政策，而傳教士之地位及活動，依然如故；且按諸史實記載，嘉慶帝亦未疑及彼等仍有佈教行爲⁽⁶⁾。熟料

延至嘉慶十年，由於微細事故，竟將教士等潛行對中國人民傳教行爲暴露，且適值白蓮教叛亂之後，當局對異教邪說深爲厭惡之際，故對天主教之處置，採取斷然態度；此即西人所謂之「一八零五年之迫害」，茲述其始末於次。

二、查禁起端及其原因

嘉慶九年，羅馬教皇有勅書命供職北京欽天監教士畢學源 (Cajelanus Pires)，轉任南京司教。該勅書達澳門後，由葡萄牙人羅澤禮士得等，囑華人教徒陳若望晉京遞交。陳若望於該年九月抵京，完成任務，於其南返時，在京教士等妄破「凡在京西洋人未經當局許可不得擅行與外間通信」之禁，託携寄向澳門及本國函件，華人教徒，亦有乘便託寄書信者。陳若望南下途中，道經江西，竟以形跡可疑被捕。陳爲人深沉有智，反覆辯白，官人爲所動，將欲釋去，忽又由行囊中檢出由海道至直隸註有漢字地名地圖一張，及華人教士包羅柯 (Paul Ko) 書信一封，遂再行嚴究行踪。江西巡撫秦承恩照錄若望供辭，並附同所帶函件，一併摺奏京師。該摺於嘉慶十年正月十日 (西曆一八零五年二月九日) 奏達內廷後，即時降旨，着軍機處按秦承恩所奏查訊；翌日即回奏 (見「清代外交史料」卷一) 云：

臣等遵旨，傳到俄羅斯館學助教受承柯等，將昨日秦承恩奏到之西洋字信一包，令其閱看，據稱不能認識，查此項字跡，惟西洋人認識，此外並無能認識之人，隨傳到索德超，將秦承恩摺內所稱陳若望，於上年從澳門帶信到京，交索德超，索德超復給伊銀兩，帶回書信，並所寄自廣平府至登州府路徑圖樣一紙，各情節詳細詢問，據索德超堅稱實不知道，恐係索德超因一時無人質對，不肯承認，亦未可定，復傳到北堂西洋人南彌德，將西洋字各信交令閱看，據稱我係佛郎濟亞國人，此項書信俱係意達里亞國的字跡，伊亦不能認得，並據稱有北堂西洋人賀清泰尙能通曉等語，臣等俟傳到賀清泰等，令其認識，譯出漢字，併將寫寄漢字書信之蔣德仁等，逐加詢問，再行具奏，謹奏。

上錄奏片中之西洋人索得超，按附於「正教奉褒」下卷之「教士姓名華洋合璧」，即係葡萄牙耶穌會士 Joseph Bernardus d' Almeida，「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曾載其略傳。賀清泰之名，據上述列傳，乃生於法蘭西耶穌會士 Louis de Poirot 之漢名。此兩教士，因俱爲耶穌會士，故易於求得其洋文姓字，唯南彌德一名，在作者所閱書籍中，尙未見有

合音之洋文姓名。然「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三，嘉慶十六年七月十日（西曆一八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所錄「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福慶等奏查明應遣歸國之西洋人摺」中，有「南彌德現充內閣翻譯差使」一條，並謂「伊係有用之人故未遣其歸國」。再據 Thomas 所作「北京傳教史」中，謂多數傳教士在一八一一年七月十九日（嘉慶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迫於皇帝命令，不得已而返本國，唯 Lamiot 教士，仍許在京供職。⁽¹³⁾據此兩記載，南彌德乃 Lamiot 之漢名，當無疑問。

按上錄奏片，軍機處於奉到上諭後，立即傳喚承柯等，使其讀釋奏承恩送來之洋文書信，唯因承柯等除俄文外，不諳其他歐洲文字，故僅答稱「不能認識。」並謂「此種文字唯有西洋人認識，此外並無能識之人」。故軍機處又傳到索得超，依奏承恩摺中之「索得超於陳若望歸澳之際，贈以銀兩，並托寄書信」，及在陳若望行囊中檢出之廣平府至登州府路徑圖樣為據，詳加推訊。復因索得超堅謂「未與其事」，益滋官府懷疑，乃又囑北教堂之南彌德閱讀洋文書信。但南彌德亦不能認識，僅判定為意大利文，並指出北堂之賀清泰頗通意大利文，於是，軍機處終於使賀清泰將此項書信，譯成漢文。

西人記述關於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記事之書籍，以 *Nouvelles Lettres Edifiantes Desmissions de La Chine* 最為詳確，其卷四中，收有南彌德 (Lamiot) 一八零七年之報告，述其推訊經過，茲譯之於次：

「余有一友人，在一八零五年二月九日（嘉慶十年正月十日），於奏承恩摺到之際，已聞知消息。余等教士中三人在嚴重情形下，首先被傳詢話，且詢話時，彼此隔離，不得交談。余之被詢極簡：僅出意大利文及葡萄牙文書函兩件，余答稱不能認識即罷。嗣後，余即未再被傳詢。」

南彌德之此項記述中，謂「余等三人」者，想係即指索得超，賀清泰及南彌德本人而言也。更續謂：

「此後更傳訊其他傳教士。佈教聖省教士，教父德天賜 (Adeodat) 認供上項地圖係彼寄送；至其送交地圖原因，則供稱「意大利葡萄牙兩國傳教士間，對傳教地域界限之意見，未能一致，故欲寄交此地圖與佈教聖省，以求解決」此際官方目的，在此地圖之作用及其動機，極為注重。教士等之供述，因不敢直言，故其措辭，亦多含混，益使其

疑及別有重大問題；適使各教士分別翻譯包羅柯之信件。包羅柯函內，係關於風俗，思想之報告，如直言，則頗多顧忌，故率皆支吾含混，致所語各異，未能一致。官方因未得要領，竟日繫於此獄，反復審訊推究，結果對余等疑念稍釋；雖初來時嚴加監視，但此時反饗以美食，並囑明朝再來，即行釋歸。此後三日間，每日審訊，凡托寄書信者，無一得免，窺其目的，似專注地圖與包羅柯之信件。第四日，大臣等親行審訊，因候時頗久，又賜飲食後，首訊德天賜教士；主要追索此地圖是否出自彼手。答稱並非自製，乃發現於代理者用文書中（代理者(Procureur)即西堂當家之意）。於是又傳訊前次代理者閣詩謨(Anselme)，問其是否見及此圖，答稱未見，又詢圖中字跡是否係德天賜之筆跡，答稱頗相似。蓋此圖確係舊有，惟圖中標記則係德氏所作。故大臣等謂詭詞欺騙，致德氏終未蒙寬赦。候時未久，竟捕縛德天賜，押送提督衙門查辦，並對其他教士宣示，謂「皇上對爾等並無惡意，無須驚恐，德教士尚須數日之審訊。」

因地圖關係被拘之德天賜，乃意大利人，「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載有嘉慶十年正月十四日（西曆一八零五年二月十三日）。關於此案之文獻云：

交提督衙門，正月十四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將西洋人六品頂戴德天賜，交左翼總兵文寧、派千把一員，在圓明園提督衙門，暫行看管，欽此。⁽¹⁶⁾

此項記載，適與南彌德所述吻合（審訊教士，係自正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再其所述關於德天賜投獄後狀況云：

「德天賜雖被認有莫大嫌疑被捕，但並未如一般罪犯而加以刑具，或係上諭僅令訊問故也，乃出資百三十兩（我教士等擔三分之一，葡萄牙系兩堂擔三分之二），為彼打點，得獨居一室。翌日，又被審訊，情形極為嚴重；問官達十七人之多，更於事先摘去德氏之六品頂戴，命其長跪聽詢，問官意旨，欲究實是否具有侵略計劃，反覆研訊此地圖是否係供英人襲取山東之用；德氏俱以嚴辭抗辯，直達兩小時之久。翌日，又行審訊，仍未出前日所詢範圍。此後數日中，連續推審，並詢及托帶書信人及包羅柯私人事情；但結果一如於軍機處所供，故大臣等命俟帶信人解至京師後再行追究。因此事件，尚未涉及宗教信仰，陳若望亦不知信中內容，故余等料其縱來京師，亦必無若何變動。在

待陳若望抵京之一個月中，官方極爲沉默，倘能在此時以金錢疎通，未嘗不可化解，竟因未料及此後之擴大，並未先行打點，實屬慢事。」

上譯記述，與中國方面史料「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所載嘉慶十年正月十八日（西曆一八零五年二月十七日）軍機處奏傳訊西洋人德天賜私自寄信，所供含糊，請交刑部研審片」之記事，頗相吻合，茲錄之於次：

惟內有路程圖樣之信，據德天賜承認，係伊所寄，並據稱，我是意達里亞國人，在西堂當家，此圖內所開地方，俱有民人在我各堂習教，因各堂規矩不同，恐到京時爭論，所以分別標記，其在堂習意達里亞國教者，以一點爲記，有在南堂習博爾多噶里國教者，以十字爲記，有習吉斯帕尼國教者，以尖圈爲記，其黑方圈者，係向有習教的人，此時已沒有了，我要寄圖與傳教正管，使他知道某處住有某堂習教的人，以便到京的人到堂不致爭論等語，臣等傳到在京學書之俄羅斯人四貼班，伊完全譯出，圖內上方西洋字均係各該國標記，與德天賜所供無異，至詰以此圖從何處得來，據德天賜稱，係西堂舊有，我於當家後，在舊字匣內檢得來的，復詰以爾既係檢得，何由懂得圖內標誌自登州至廣平一路，既有習教之人，究由何人傳受，是否止此一路抑或尚有別處，德天賜俱不確鑿供吐，並傳到前在西堂當家之閩詩謨，詢以該堂是否舊有此圖，又稱，從前並無此項圖樣，復詢之各堂西洋人，亦稱，均未見過，反覆究訊，總屬支離，前經臣等奏奉諭旨，將德天賜交提督衙門，暫行看管，復經提訊，堅供如前，查德天賜在京當差，前曾蒙恩賞給六品頂戴，乃不安本分，私自寄信澳門，已屬違例，且熟悉漢語，而所供寫寄地圖情節，始終含糊難保別無隱情，應請旨將德天賜革去頂戴，交刑部詳細研審。

前錄中之俄人四貼班，其洋文姓名，極難探索。然四貼班顯係教名 *Stepan* 之譯音，若考得彼時在京俄國研究生中，有教名謂 *Stepan* 者，則可索得其姓字 *George Timkowskii* 所作著名之「中國使節行」，乃一八二零至二一年（嘉慶二十年至二十一年）間之產物，距此查禁案發生，爲時不久。彼之旅行記中，謂自一八零零年以來，俄國留學北京者，有 *Kamenski*, *Lipontsof*, *Norasselof* 三人。雖可料及四貼班必屬此中某一人，但因作者未註其教名，致無從推測。作者廣搜此項資料，竟在 *Morrison Catalogue* (Part II p. 438) 中，查知 *Lipontsof* 之教名，即係四貼班 (*Stepan*)，再上

錄文中之閩詩謨，其姓字似已更易，按南彌德之敘述及上錄奏片中印證，即係 *Anselme* 決無疑問。⁽¹⁹⁾

按南彌德所述，清廷最注重追究者，乃地圖與包羅柯之書信。⁽²⁰⁾ 茲先探討德天賜何故欲寄圖本國，及清廷依若何理由追究其始末。關於此地圖性質，據南彌德謂「意大利葡萄牙兩國教士間，對傳教地域界限之意見，未能一致，故德天賜欲寄此圖與佈教聖省，以求解決」，更謂「地圖乃舊有者，德氏僅在圖上加以標記」。其實與前錄奏片所載，無何出入。再與「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所收嘉慶十年四月三十日之「刑部奏審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摺」亦無差異。茲節錄於次：

臣等復向德天賜究訊，欲將山東登州一帶地圖，寄回西洋，是何意見，據供，此圖原是乾隆四十九年因傳教犯事業經治罪之梅神甫⁽²¹⁾所遺，圖內自山東登州，至直隸廣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隸景州，俱係傳教地方，近日各堂要爭往傳教，我想將此圖寄回西洋，求教主傳諭各堂，不許競爭。

再此案發生後不久，德天賜蒙釋歸國，途經馬尼刺之際，曾發表遭遇經過，*Brosen* 氏在一八一六年一月十二日之書翰中，曾記之云：

「北京城內四隅，有教會四，由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四國教士管理其事（即東西南北四堂是也）。此中除法蘭西以外之三國教士，久因管轄京城近郊已經基督教化之一大村落（想係指海甸、楊家井而言）問題，發生爭執。德天賜爲息此爭，上書佈教聖省，申陳和平解決意見；併附寄標明傳教境界之舊有地圖。」⁽²²⁾

以上所錄三項史料，除中國文獻所載德天賜供詞外，即係德氏對外人之口述，故無何差異。唯此外據 *Tinkowski* 則有如次之記述：

「教士等企圖把持羅馬教會（北京及其附近之教會）之熱望益高，互相爭持不下。有在圓明園製造鐘表且深有地形學心得之德天賜，曾繪有中國某地地圖，標註教徒分佈狀況；地名及其他名目，俱以漢字註記，並附羅馬字拼音。據余確知者，此地圖係經居住北京之法蘭西耶穌會士與意大利教堂之手，寄交法皇。更附有對付葡萄牙教士之困難，及關於意大利教會所有地產與所得等之詳細報告。」⁽²³⁾

此項記載之異於前述者，僅在地圖之繪製人；其他史料雖謂地圖係原有，僅由德天賜加以標記；而 Tinkowski 則謂地圖亦係德天賜所製。然按審訊此案之初，中國官廳方面，因遍詢德天賜前居西堂當家閣詩謨及各堂西洋人，俱供稱未見此圖，雖亦疑及即德氏所畫；但結案被釋之德天賜，在十數年後，返國途經馬尼刺之際，實無仍欺其友人必要；且審訊結果，中國官憲方面，亦認德天賜所供屬實之點觀之，該圖實係原有，德天賜僅加註標記，是無疑問者也。

至德天賜向佈教聖省寄遞地圖之動機何在？勢須溯究北京四堂之背景；其詳細俟諸異日敘述，茲略述其梗概於次：傳教士等難以闡發神道為職志，但仍不能超脫「人情」；尤其對於國家，民族，宗派等觀念，更難超脫，故彼等雖本同一信念，但萬難期其澈底合作，致形成分割割據狀態。此種情勢，在北京之四教堂間，尤為激烈。此四堂中；雖南堂為德意志耶穌會士湯若望 (Adam Schall) 得順治帝裁可所建，東堂為比利時耶穌會士南懷仁 (Verbiest) 所創，但此二人，俱在葡萄牙政府之保護傳教下來中國，故此兩堂之傳教士，殆全為葡萄牙耶穌會士，其勢力極為強盛。北堂乃法蘭西耶穌會士巴明多 (Fontanay) 在康熙帝所賜地址建立，故始終為法蘭西耶穌會士所把持。故東，南，北三堂，俱屬於耶穌會士之勢力範圍。然迨一七七三年 (乾隆三十八年)，法皇克里門十四世發解散耶穌會命令，會士等俱被降為俗人。而居住北京會士，雖接到命令，仍滯留北京，擔管理教堂之任，以俟繼任者。此際葡萄牙政府，因耶穌會已被解散，乃於一八零一年 (嘉慶六年) 派羅查勒士派葡人李拱辰 (Ribeiro) 福文高 (Ferreira) 來北京，在俗耶穌會士，讓出東堂與其居住；以前之會士，俱集聚於南堂。同時，法蘭西派之北堂，因耶穌會既被解散，又承本國大革命之餘，宗派及國家之供援俱絕，已呈衰徵，直至法蘭西人羅查勒士派南彌德 (Lamiot) 來京後，始稍見起色。西堂之建，遲於以上三堂；乃屬於佈教聖省羅查勒士派意大利人德理格 (Petrini) 於一七二五年 (雍正三年) 所創，爾後即由意大利派普羅巴堪其斯德等主持，以至於嘉慶十年。故屬於佈教聖省之奧史基諾斯派教士，皆居於西堂。當時 (嘉慶十年之際) 管理四堂教士之宗派國籍關係，蓋如次列。

東 堂 葡萄牙人 羅查勒士派

西 堂 意大利人 普羅巴堪其斯得派

南 堂

葡萄牙人

在俗耶穌會士

北 堂

法蘭西人

在俗耶穌會士及羅查勒士派

按上列關係，教士等唯視國籍爲歸依；輕於宗派觀念。故主持各堂教士之國籍既如斯複雜，在傳教上亦必發生抵觸；亦即此次事件之肇因也。德天賜之向歐洲寄送地圖意義，在表面上雖係解決紛爭之手段，但其背景，實含有國民感情關係，極爲昭顯，蓋葡萄牙教士，以南堂爲根據，在葡政府支援之下，佐以地位之優越，勢力之雄厚；上則把持欽天監，下則完全壟斷直隸山東各省之傳教權利，實爲他堂所不能望其項背。西堂之意大利教士，賴有聖廳奧援，更拉致失勢之北堂，抗對葡萄牙教士之專橫；其鬭爭雖未表面化，但其內鬭，已不可遏止。迨直隸山東兩省之傳教地盤問題發生後，其對立已形成表面化矣。故西堂當家德天賜在發生問題之地圖上，加註各堂傳教標記，欲寄呈佈教聖省，以求本派之勝利。

按上述，德天賜寄送地圖之動機，已極瞭然，再依 Tinkowski 所謂「德天賜若於應付葡萄牙教士之困難，故上書陳述情形」，故德氏此舉，顯有不利於葡人教士。果如是則陳若望携圖南下而被捕，或係葡教士爲顧及本派之利害而向清廷告密以阻止其企圖者，此雖推斷，亦屬近理，且 Tinkowski 亦謂「陳若望之被拘，或係葡萄牙人之陰謀有以致之」⁽²⁷⁾。若按葡萄牙人之慣習，此測斷實有相當準確。故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之直接原因，雖在陳若望之被捕，但溯其遠因，實肇因於教士間之暗鬭也。

德天賜寄圖動機，既如上述，茲再分析中國官憲何以對此圖深滋疑慮？

關於此項問題，中國史料中，並無若何記載。惟前錄南彌德口述中，有「官方疑此圖係侵略計劃，欲究真像，竟使德氏長跪達兩小時之久，要其招認將此圖寄送英國，藉以襲擊山東」。再 Bossa 更謂「有一婦人原爲娼妓，後爲顯宦所收，乃德天賜之信徒，該婦初爲娼時，極爲厭惡，詢其由，則謂余乃天主教徒，遂因是被遣歸母家。職是之故，官人對德氏之印象頗惡，乃上奏謂被收之文書，乃與英人私通消息」⁽²⁸⁾。此兩記事，皆清廷疑德天賜以地圖供與英人爲進攻山東資料之明證也。蓋因彼時，清廷因英國經略印度成功，侵略安南失敗，故認識極清，常懷或再進而臨於中國沿海之

憂。自一八零二年（嘉慶七年）英艦藉口法國將襲擊澳門，預爲守護，竟停泊三四閱月，此後，更啓清廷之疑慮；慎重戒備，未或稍怠。恰此際地圖之事件發生，且對教士間之齟齬，完全隔膜，故疑其爲侵略計劃者，乃當然之理。況德天賜又不肯實供，更使其增加疑念矣。再據 Tenkowskii 之「嘉慶帝睹此地圖，大爲詫異；蓋因教皇絕無伸張權利至中國之野心與可能故也」；可知中國熟知教皇無伸張勢力於中國之必要，且不可能，遂轉疑爲對英國通漏機密。

綜觀以上所述，德天賜寄送地圖動機，以及清廷重視地圖原因，已大致無遺。自禁德天賜於圓明園之提督衙門，以俟陳若望解京再行審訊後，一般教士等皆以爲不致擴大而抱樂觀。但事實適相反，竟益形惡化；業由政治問題而轉爲宗教問題矣。

三、查禁經過

陳若望於嘉慶十年三月十四日解到北京，即行開始審訊，惟陳若望僅代傳書信，此外亦無所知，故仍未得要領。再提詢德天賜，因與前供無異，謂「汝事已畢，唯待其他教徒能否證明所言無偽；汝能否指出相當之天主教徒？」供稱西洋教士之僕人，俱係教徒。乃更謂「如能將彼等傳到，則汝可無事矣。」德氏供述中，曾又指出山東省人教徒兩名（想係後述之簡恒，王世寧）是後即傳詢居住西洋華人，詢問地圖內容及包羅柯之住處家族，各據實供招，於是，此項問題，漸次轉化爲宗教問題矣。外間之傳教士等，亦感及情形嚴重，遂開始運動向皇帝陳情，以防事態之惡化。而教士間，關於此舉之意見，亦未一致；一派主張陳明宗旨立場，並保釋德天賜；一派主張，唯求釋德天賜，不涉及宗教問題。結果仍從前項主張，求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榮福轉奏。而榮福謂「若於此際上書，徒刺激審理此案之官員」，竟未納其求。前後連請三次，有人向榮福進言謂「如彼等情急冒然上遞，倘爲中途扣押，反爲不佳」始動意，並檢同康熙帝之「關於許可天主教上諭」，奏呈皇帝。但一反教士希望，書上不報，事態且益形惡化。

Lahiot 亦謂「查禁天主教之端緒，未嘗不因陳情書而啓，實屬失著」蓋因奏呈陳情書後，清廷態度，竟因之一變，乃不可否認之事實；對保證德天賜所供屬實之天主教徒，強行迫其反教，即其顯證。官方於接到嘉慶十年四月十八日上

諭後，對此事件，即採取積極態度矣。諭云：

御史蔡維銜奏嚴禁西洋人刊書傳教一摺、京師設立西洋堂、原因推算天文、參用西法、凡西洋人等、情願來京學藝者、均得在堂棲止、乃各堂西洋人每與內地民人往來講習、並刊刻書籍、私自流傳之事、在該國習俗相沿、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講論成書、原所不禁、至內地刊刻書籍私與民人傳習、向來本定有例禁、今奉行日久、未免懈弛、其中一二好事之徒、創其異說、妄思傳播、而愚民無知、往往易為所惑、不可不申明舊例、以杜歧趨、嗣後著管理西洋堂務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行查出銷燬、並隨時諭知在京西洋人等、務當安分學藝、不得與內地人往來交結、仍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銷、但不得任聽胥役藉端滋擾、致干咎戾、欽此。³⁵

此諭除述明京師留居西洋人宗旨外，並重申舊例，禁其傳播，且飛咨各省遵辦。³⁶帝更遣吏檢察四堂所存書籍及原版，俱行沒收，尤以西堂為夥，據聞，北堂因防患未然，獨得幸免。³⁷

此後更對德天賜反覆究訊，終於其供中審出多數天主教徒姓名，住址，復據所供於直隸山東兩省，嚴行查拏天主教徒，陸續送交刑部訊辦。其經過，見於「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嘉慶十年四月三十日「刑部奏審擬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摺」，茲節錄於次：

當向德天賜詳細訊問，詎德天賜一味迴護、狡飾支吾、不但不肯供出神甫等項民人姓名、即被惑習教之人、亦供年久人多、均不能知其住址名字、復將德天賜之跟役翟喜、蕭斌、吳永泰、黃德等查傳到案、設法推鞫、並與德天賜質對、德天賜見勢不能隱瞞、始據供認、天主堂共有南北東西四堂、德天賜在西堂辦事、四堂共有先生八人、內姜姓已故、顧姓趙姓何姓現在分赴外省傳教、盧姓尤姓劉姓并廂黃旗漢軍馬甲周炳德、³⁸現在各堂講道、管理一切傳教事宜、又于嘉慶七年間、將海甸楊家井地方舊有西洋人寓所一處、改為聖母堂、³⁹分爲男女兩堂、男堂會長六人、已故張廷賢、在逃之楊姓、並現獲之劉朝棟趙廷珍朱長泰、內務府正白旗閑散現在暢春園看門之汪茂德、女堂會長民婦陳楊氏、⁴⁰各講經傳教、每月男女來堂念經、煽惑甚衆、並究出習教之西堂代認漢字先生山東惠民縣人王世寧、直隸

景州人吳西滿、山西平遙縣人張明祿、山東臨清州人簡恆、直隸威縣人尹思敬、正藍旗漢軍馬甲修恆善、修明、養育兵修四、正黃旗漢軍馬甲蔡永通等、分別查傳。

此外，包羅柯（柯永福）之弟柯添福，入教之直隸景縣人費二，在直隸豐潤傳教之李衍，俱先後被捕。後兩人在四月三十日之前，尚未解到刑部。刑部推審此三人結果，得知包羅柯者即柯永福之本名，唯現逃往何處不知，並謂近年所刻漢字西洋經卷三十一種，流傳各處，以便傳習，其刻板存於天主堂內。故四月十八日嘉慶帝上諭，當係據此始有查搜書籍之舉。關於包羅柯之行跡，據德天賜所供，則謂「包羅柯向在登州一帶傳教，每年得西洋俸洋錢八十五圓，包羅柯是西洋傳教名等，……包羅柯去年還到過天主堂，如今逃往何處，實不知道」。至關於地圖事，仍執前供，書信中均屬「音問故套」。被捕之教徒中，修明，修四，蔡永通，王世寧，柯添福，尹思敬，吳西滿等，俱因俯首叩頭踏架出教。審訊德天賜等天主教徒，至此已告段落，刑部於四月三十日將事實奏聞，並擬定罪名；其略云：

一 寄信之陳若望，在堂聽經旗人周炳德，會長民人劉朝棟，趙廷珍，朱長泰，旗人汪茂德等六人，或私遞書信，或輾轉煽惑，故擬援「傳教之人發往伊犁」成案，送伊犁發給厄魯特爲奴。以上六人，會再三勸其出教，竟爾不肯，怙惡莫甚，可於充邊前枷號三月，分撥各門示衆。

二 民婦陳楊氏，身爲婦女而爲會長，煽惑衆人。如照例許其折枷收贖，恐致滋蔓，可送往伊犁，交該將軍發給駐防兵丁爲奴。

三 民人簡恆，會携德天賜書信，至直隸威縣請人傳教，無異於自行傳教。旗人修恆善雖非會長，僅係教徒，唯再三勸其出教不聽，其荒謬實出天理人情之外。此兩名，可枷號三月後，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以上犯人中，旗人汪茂德，周炳得，修恆善三名，着即在旗檔中銷除姓名。

四 德天賜差役霍喜，蕭斌，黃德，吳永泰及民人張明祿等五人，僅係入教，可按違制之律，杖一百，先行枷號。

五 西堂代認漢字民人王世寧，入教民人柯添福，尹思敬，吳西滿，旗人修明，修四，蔡永通等，經曉諭後，俱願出教，因出自本心，即行釋放。

六 德天賜之處置，飭令歸堂或遣回本國，謹聽聖裁。

七 西洋人閻詩謨，對寄送地圖事，實不知情，可敕交內務府使其回堂當差。

同日即降上諭，除德天賜之外，其餘大都裁可，上諭略云：

德天賜膽敢私行傳播，訊明習教各犯，不惟愚民婦女被其煽惑，兼有旗人亦信奉，並用漢字編造西洋經卷，至三十種之多，若不嚴行懲辦，何以避異說而杜歧趨，且該國原係書寫西洋字，內地人民無從傳習，今查所造經卷，俱係刊刻漢字，其居心實不可問，此在內地愚民亦不應傳習，而旗人尤不應出此，關係人心風俗者至鉅。惟對旗人等，不省身分，竟信崇邪教之舉，極感遺憾，故對情愿出教而蒙開釋者，更有如次之上諭：

但恐該犯等因時畏罪飾詞，未必出於至誠，仍著該管旗各官嚴加管束，如敢再行傳習，即加倍治罪。更對刑部所擬德天賜之處置，亦認未爲妥善，謂：

德天賜著兵部派員解往熱河，在厄魯特營房圈禁，仍交慶傑隨時管束，毋許與內民往來交涉，以杜煽惑。並責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樂福，對德天賜之寄信，刊書，傳教等行爲，未能預查；着交內務府議處。更諭令軍機處查明對旗人習教失察之歷任都統以究失察之咎。

至五月一日，皇帝再諭內閣，謂「西洋堂事務，向派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而該大臣等，既輕忽此事，其他官員，亦不充分稽查，致發生私刊經卷，私遞書信情事。現任管理西洋堂事務常福，怠於職掌，着免兼官，改派祿康，長麟，英和等三人管理之。至其管理規程，俟精究擬定後，再行奏閱」五月四日，軍機處再傳索德超 (D'almeida) 湯士選 (Gouvea) 福文高 (Fereis) 等教士，曉以皇帝之禁止傳教刻書之旨。教士等亦答稱今後不再與內地人往來，刊刻漢清文字書籍，唯謹守法度。其記事見於「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所收如次錄之奏片：

遵旨，傳到西洋人索德超、湯士選、福文高等面傳恩諭，據索德超等回稱，蒙皇上天恩教誨成全，我等實在感激，昨已將各堂書籍板片儘數交出，嗣後惟當謹遵聖訓，安分守法，不敢再與外人往來傳教，私刻漢字書籍等語，謹奏。⁴³各堂交出之書籍，前後達一百七十三種之多，「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所收有軍機處如次之奏片：

遵將前次查到西洋堂私刊清漢字各書籍逐一閱看，尙無悖逆詞句，惟多係荒誕支離之語，茲就其謬妄尤著者，粘貼黃籤，共七本，進呈御覽，又續經查到清漢字書一百七十三種，應俟臣等派員閱看後，再行請旨銷毀，謹奏。⁽⁴⁾ 祿康，長麟，英和等，於五月一日受命，議訂取締天主教章程，至五月十五日擬定草案奏呈。此項章程據 *Nouvelles Lettres Edifiantes* 卷四，在 *Consultation Présentée à L'Empereur en Chine Ki-king en 1805 par trois grands mandarins, au sujet de la religion chretienne* 題目下，會譯載該規章。茲簡譯其大要於次：⁽⁴⁾

- 一、管理西洋事務大臣，爲監督西洋堂，得任用代監者兩名及司員四名。
- 二、步軍統領衙門派士官兩名，率部下五名，看守教堂門，兩日更配一次，以監視入堂者。
- 三、皇帝因西洋人在京當差，故賜給房屋，而彼等竟擅自在門額勒有「勅建天主堂」字樣，似許其公然傳教；恐有愚民被惑，故先銷其額，並銷去其他標示。
- 四、西洋人所奉宗教之祈禱日，旗民人等概不得參加，更不得與之結交。供職於欽天監洋人，雖許其出動，但須事先申請該管官吏，派士官一人同行。其他無差使者，與其他教堂往來之際，亦同上項辦法。
- 五、四堂附近之諸堂，着卽行拍賣。
- 六、西洋人在海甸有住房四所，現今傳教士俱不居其間，每處有僕人兩名居住。其僕人俱已帶往步軍統領衙門，着官憲暫行看管，不許旗民人等出入。西洋人如具正當理由住該屋時，須經許可後，始許其滯留。
- 七、西洋人中，如欲向本國寄信時，須先告知該管司員該司員。將欲寄書信，交由俄人翻成漢文，閱讀封印後，由軍機處送交廣東巡撫，再行交付。由歐洲寄向北京之書信，則由廣東巡撫翻成漢文，檢同譯張，寄該管司員轉達西洋人。
- 八、居住四堂之西洋人所雇用人，須有一定名額，並填冊檔，不得自由增加。僕人中如有求去者，須稟明該管司員，再覓後續人位。
- 九、在四堂附近及其他處所，張貼次錄告示：「官吏信奉天主教者免職，旗人加刑，餘人則判徒刑。有信教後欲出教者，具有確證者免罪。被捕之教徒，送刑部審決，該教徒如翻然省悟時，則破格減罪。此告示專爲使衆人不作奉

教之想，如弁丁兵員有藉口查禁天主教，而有搔擾行爲者，定嚴懲不貸。」

一〇 西洋人每於夏季爲購買草藥，派人在四鄉採買。爲恐趁機傳播，着嚴禁其購買。

上錄所擬章程，似已經皇帝裁可；按五月二十日上諭中，謂「前已諭令派出管理西洋堂事務之大臣祿康等，公同議立章程，隨時稽察」可知其業經實行。再五月二十日上諭——「申明例禁傳習西教上諭」載於「清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乃因軍機處於五月七日將清漢字書籍中荒謬特甚者，粘籤進呈，並附陳意見，皇帝始下勸旗民人等勿奉邪教上諭；爲期知究基督教某點被視荒謬？故錄其原文於次。

前因京師西洋堂人，有與旗民往來習教，并私刊清漢字書籍傳播之事，疊經降旨嚴行飭禁，並令將各堂所貯書籍，檢出繳銷，當交軍機大臣將查出書籍查看，旋據簽出各條呈覽，朕幾餘披閱，如教要序論內，稱其天主是萬邦之大君，聖年廣益內稱所係降生之耶穌係普天下各人物之大君，又稱中國呼異端爲左道，未必非默默中爲承行主之而有是言，又稱凡在天地大主之下，自君王以至士庶，人人棄邪歸正，聖教大行，未有不久安長治者，又稱我教之主，正是天地人物之主，又稱憑他有道之邦，多係世俗肉身之道，又稱聖人欲乘此機會傳教中華，又婚配訓言內稱外教者如同魔鬼奴才等語，支離狂妄，怪誕不經，不一而足，而其內尤爲悖謬者，則稱父母所命，相反於天命爲大不孝，有聖女巴爾拔拉，不肯聽從逆命，被頑父親手殺之，天主教怒至公，即以暴雷擊死之，爲人父母親友阻人事主者，當以此爲鑒等語，蔑倫絕理，直同狂吠，又稱當時有一個貝子，終日行非理之事，福晉極力勸之不從，一日有一群魔鬼拉貝子下地獄，天主以福晉有德行，默啓他使知伊夫大海永遠苦難，可見不聽善勸，決不免天主永罰等語，尤爲肆口亂道，貝子福晉之稱，西洋人何從知悉，自係前與漢人來往談論，知此稱號，妄行編載，事屬已往，今亦不加深究，至其所稱貝子被魔鬼拉入地獄之語，皆係憑空捏撰，毫無影響，似此造作無稽，充其技倆尙有何言不可出諸口，何事不可筆之書，若不及早嚴行禁止，任令傳播，設其編造之語，悖謬更有重於此者，勢不得不加懲辦，與其日後釀成巨案，莫若先事豫爲之防，前已諭令派出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祿康等，公同議立章程，隨時稽查，茲特揭出書籍所載各條，指示申諭，嗣後旗民人等，務當恪守本朝清語騎射讀聖賢書，遵守經常，釋道二氏，尙不可信、

況西洋教耶，亟應瀟除舊染，勿再聽信邪言，執迷不悟，背本從邪，自不齒於人類，有負朕諄諄訓誡至意矣，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教要緒論，聖年廣益，婚配訓言等書，雖不知其內容，但其所述，必係違反儒家之宇宙觀及倫理觀，致被唾為支離狂妄。

四、查禁後餘波

綜上所述，俱係嘉慶十年查禁天主教之主要事實，尙有必須追述者，茲分述於次：

一 除前述被捕之教徒外，尙有數人被捕；其著者，爲紅帶子圖欽圖敏兄弟。此二人遠自雍正時奉教，故黜革宗室，配流邊疆，乃著名之蘇努之曾孫也。關於彼二人事蹟，南彌德曾有詳細敘述，據其傳述，彼二人之洗禮名爲 Michael 及 Rachel 事發之際，年俱逾六十。兩人皆習教於北堂，尤其圖敏，長居北堂達五六年之久，擔說教傳道之任，刑部會再三開導，竟堅不肯出教，故皇帝下「是該二犯本屬罪人子孫，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習洋教，經該部再三開導，猶始終執迷不悔，情殊可惡」上諭，遂革去紅帶子，名除玉牒，枷號六月，送往伊犁爲奴。同時習教於北堂之旗人魁敏，窩什布亦被治罪；因不肯出教，上諭令開除旗檔，枷號三月，送伊犁爲奴。此外，居官旗人教徒佟瀾，色克，舒敏，李慶喜等，雖被拿捕，但俱各悔悟誓言全家出教，故免罪釋放。此等教徒，俱屬旗人，且有居官者，故清廷極爲震怒。

二 擔失察咎責之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常福，雖已免官，但五月九日內務府奏；對失察者之處責，雖有罰俸一年常例，但對常福，似較仍輕，擬罰俸二年，至管理西洋堂事務之會計司郎中經文，造辦處郎中阿爾邦阿，俱罰俸三年；奏請裁決。此議處，按該日軍機處奏片謂「對嘉慶四年以後之管理西洋堂事務大臣，俱擬罰俸一年，已交內務府調查，尙未覆核，一俟覆文到時，即擬寫進呈。再對西洋堂司員罰俸三年之議，如何之處，謹候聖示」，雖御批史料未能覓得，但軍機處對此議處已表贊同，故可推知必援此議懲處也。

三 嘉慶十年九月三十日，兩廣總督那彥成，廣東巡撫孫玉庭摺奏報稱「山西陽曲縣人李如，即亞立山，擬接引居於澳門之西洋人若亞敬，赴原籍傳教，茲將關係犯人罪狀呈奏，請敕刑部判審⁽⁵²⁾」。關於此案，因擬專文敘述，茲簡述於次。據所考知，若亞敬⁽⁵³⁾係意大利人 Joachim Saviotti 李如自其祖父即係天主教徒，於嘉慶十年三月至澳門，得識若亞敬，欲結伴同歸故鄉，雇得教徒麥丙忠船隻，並有教徒倪若瑟搭載，於四月二十七日由佛山出發，抵樂昌即被逮捕。那彥成等所擬；援德天賜之例，送若亞敬於熱河，圈禁於厄魯特營房，李如則援陳若望之例；重枷枷號三月後，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倪若瑟，麥丙忠兩犯，則充軍極邊，於配所重責四十。同時更曉諭澳門天主堂，不許民人入堂習教。同年十一月刑部摺奏，謂「那彥成等所擬李如，麥丙忠，倪若瑟刑罰尚無不當，惟若亞敬因異於德天賜所為，可於廣東永遠監禁或監禁一二年，謹請下旨定奪」，常於當日諭謂「部駁甚是，著將若亞敬留禁廣東三年，期滿釋其歸國，其他如議處理⁽⁵⁴⁾」。至十一月十二日，帝更下上諭云：「著軍機大臣傳達粵省督撫。嗣後著該督撫等，飭知地方官於澳門地方嚴查西洋人等，除貿易而外如有私行逗遛，講經傳教等事，即隨時飭禁，勿任潛赴他省，致滋煽惑，其有內地民之暗為接引者，即當訪拏懲辦，庶知儆懼⁽⁵⁵⁾。蓋因審知欲撲滅天主教，必於澳門嚴禁厲行故也。

四 德天賜之發往熱河，雖不詳其出發時日，但據六月一日兵部右侍郎廣興之奏片，可知其於六月一日以前，既已抵達配所：

再奴才面奉諭旨，西洋人德天賜到熱河後是否安靜有無外人出入，設有閑人來往，即令嚴拏辦理等因，欽此。奴才於到熱河後，遵即傳旨詢問據副都統慶傑覆稱，德天賜解到後，即在額魯特營房圈禁，每日兩次開門並派撥官兵看守，現在並無閑人出入，如果有來往，即遵旨嚴拏等語，謹附片奏聞⁽⁵⁶⁾。

且更可知德天賜被嚴格監視，防其與民衆接觸。然德天賜之流配，為期不久，迨至嘉慶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帝諭「西洋人德天賜遣往熱河，業已數年，著加恩釋，令回京，仍著祿康等交西洋堂，嚴加約束⁽⁵⁷⁾」。即奉令返京。二年後，嘉慶十六年之查禁天主教再發，傳教士中，際精習天文及老病者外，其他其他俱被遣歸本國，而德天賜亦被斷

謂「學業未精」送回澳門。⁽⁵⁸⁾彼於一八一八年（嘉慶二十三年）居於馬尼刺時與 Broder 之尺牘中，曾詳述其遭遇。五 成都將軍德楞泰，於嘉慶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摺奏，謂「四川省於乾隆十九年，曾奉獲西洋教士費布仁，審擬具奏後，那遣返本國，四十九年又捕得恩若瑟等四名，解送京師。可知天主教久已流佈於四川，且教徒亦必不在少數。臣故奉旨後，飭習教之人，限半年內許其自首悔教，逾限則嚴行究辦，並密飭地方州縣查緝」此摺中所記之費布仁即 Lefèvre 譯若瑟即 Saint Martin-Nouvelles lettres édifiantes, Tome III, pp. 229-231 中會述其事。⁽⁵⁹⁾此摺於六月底到京，二十七日，皇帝即諭知軍機大臣，謂四川省如再有西洋人傳教，著即拏獲辦理，國人有開堂傳教者，雖亦在查拏之例，但暗愚無知悞信邪教者，宜加以曉諭，使其棄邪歸正，可傳諭四川總督勒保及成都將軍德楞泰。⁽⁶⁰⁾

五、結 語

綜上所述，天主教之在中國，經雍正乾隆兩代之查禁後，教士等僅以供獻學業資格，許留居北京，而該教士等，仍潛向一般民衆傳教，且皇族中，亦有信奉者。但嘉慶帝初猶未信其有如此種舉動，從此可知嚴密謹慎之程度。無如教士間因爭奪傳教地盤而自露其不法行爲，竟遭受空前之限制。

要之，嘉慶十年之查禁天主教，起因於傳教士間之私爭，試再回憶「典禮問題」之發生，亦肇因於教士間之競奪勢力，致康熙帝對天主教工作，加以重大限制，從可知此種爭鬭，實係中國天主教上莫大障礙，亦即天主教在中國發達遲緩之基因也。然嘉慶十年之查禁，實際上並未達澈底程度；葡萄牙教士之傳教行爲，幾毫未暴露，教徒亦未被檢舉，嗣因葡萄牙教士漸肆行跡，迨嘉慶十六年，再度查禁，遂一蹶不振矣。

註

- 1 參照拙作「康熙帝與典禮問題」
- 2 參照後藤末雄氏作「法國耶穌會士文獻中所見到的中國禁教事情」及「日法文化」第三輯

- 3 見「御製聖諭廣訓」中之「黜異端以崇正學」條
- 4 參照「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庚午條，及該實錄卷二七五，乾隆十一年九月壬戌條，乾隆十一年福建省查禁天主教之事實，西人極爲重視，且有專書數種敘述其經過。
- 5 參照拙作「乾隆四十九，五十年之清廷查禁天主教始末」。
- 6 嘉慶六年十二月末，朝鮮國王李珍上摺，奏陳該年朝鮮查禁天主教情事，並謂朝鮮天主教徒常隨貢使入京，潛受西洋堂傳教士之邪術方略。而嘉慶帝則傳諭謂「京師向設有西洋人住居之所，祇因洋人素通算學，令其推測臆度，在欽天監供職，從不許與外人交接，而該洋人航海來京，咸知奉公守法，百餘年來從無私行傳教之事，亦無被誘習教之人」(見「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所載之「著禮部傳諭朝鮮國王，京師西洋人從無私行傳教之事……上諭」。可在此事未暴露之先，嘉慶帝實未疑及傳教士等仍有傳教行爲也。
- 7 本稿與「乾隆四十九，五十年之查禁天主教」(尙未發表)，「嘉慶十六年之查禁天主教」(尙未發表)，「關於貴州天主教史之史料」(載於「東洋學報」卷二十六第二期)，同爲余所研究「乾隆，嘉慶兩世之查禁天主教經過」的一部。
- 8 參照 Thomas, A.: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Pékin Tome II, p. 82
- 9 參照 Lamiot; Relation de la persécution excitée à Péking en 1805 (Nouvelles éditantes des mission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 Tome IV, pp. 135-6
- 10 清季外史料卷一「軍機處奏傳到西洋人索德超，詢無寄信交陳若望私帶澳門片」
- 11 參照 Pfister, L.: Notice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Tome II, pp. 881-8
- 12 參照 Pfister: Ibid. pp. 965-70
- 13 參照 Thomas: Ibid. p. 93
- 14 參照 Lamiot: Ibid. p. 136
- 15 參照 Lamiot: Ibid. pp. 136-7
- 16 「西洋人德天賜交左翼總兵文寧派員看管交片」

- 17 參照 Lamiot: *Ibid.*, pp. 139-40
- 18 參照 Timkowski, g.: *Travels of the Russian missions to China*. Vol. I. p. 332
- 19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三所收，有「西洋人賈清泰等三人准其留京，高臨淵等四人派員伴送歸國上諭」，顏詩莫亦以學業未精，令其歸國。顏詩莫與閩詩莫俱爲 *Ansime* 教士之漢名，當無疑問。
- 20 包羅柯一名，僅見於中國史料，西洋人記事，俱名之爲 *Paul Ko*。包羅即 *Paul* 之譯音，乃其洗禮後之西名，至其本名，則係柯永福。
- 21 梅神甫之洋名氏姓，詳見拙作「乾隆四十九年，五十年之查禁天主教始末。」
- 22 參照 *Annales de Propagation de Fai Tome IV*, 151
- 23 參照 Timkowski: *Ibid* Vol. I. p. 364
- 24 關於德理格之記事，詳見拙作「德理格正義與德理格」載於「東洋音樂研究」一卷三期。
- 25 事實記載於 Devine, W.: *The Four Churches of Peking*
- 26 Janu, A.; *Die katholischen missionen in Indien, China and Japan* 一書，研究葡萄牙之保護傳道權之敘述至爲詳盡。
- 27 參照 Timkowski, *Ibid.*, p. 365
- 28 參照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ai Tome. IV*, p. 152
- 29 參照 Timkowski: *Ibid.*, p. 365
- 30 參照後藤末雄作「康熙帝與路易十四世」載於「史學雜誌」四十二卷第三冊。
- 31 參照 Lamiot: *Ibid.*, pp. 140-143
- 32 參照 Lamiot: *Ibid.*, p. 143
- 33 Adéodat 氏在 *Brossen* 書中，曾述有查禁原因之一，茲錄之於次：
 「英人會一再上書於中國皇帝，而其書中頗有對法蘭西等國教士之微言，此等書信上遞後，俱依恆常習慣，交付傳教士翻譯。彼時尙有其他傳教會員錢明德 (*Amiot*) 者，亦應斯任。錢氏爲自國計，竟將其微言部分簡略，迨被英人查覺後，致中國政府對傳

- 教士已懷有疑慮矣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Tome IV, pp. 152-3)
- 34 參照 Lamiot: *Ibid.*, p. 143
- 35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申明例禁西洋人刻書傳教上諭」。「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四二，嘉慶十年四月辛未條。
- 36 參照 Lamiot: *Ibid.*, p. 143
- 37 參照 Lamiot: *Ibid.*, pp. 144-6
- 38 彼之略傳，見 Lamiot *Ibid.*, p. 156
- 39 教會分男女兩堂，蓋從中國男女兩界限習俗也。詳細參照拙作「中國天主教與女性問題」載於「歷史學研究」卷六第十一册
- 40 該女之略，傳見於 Lamiot, *Ibid.*, p. 156
- 41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發落西洋人德天賜託陳若望私帶書信一案各犯上諭」。「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四二，嘉慶十年四月癸未條。「大清仁宗睿皇帝聖訓」卷九九「靖奸究」De Groot: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pp. 381-91
- 42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四三，嘉慶十年五月甲申朔條。
- 43 「軍機處奏西洋人索德超稱，嗣後不敢傳教刻書片」。
- 44 「軍機處奏閱看西洋堂私刊書籍謬妄尤著者粘籤呈覽片」。
- 45 *Nouvelles lettres éditantes*, Tome IV, pp. 221-8 Thomas; *ibid.*, pp. 86-9
- 46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四四，嘉慶十年五月癸卯條。「大清仁宗睿皇帝聖訓」卷九九「靖奸究」De Groot: *Ibid.*, pp. 395-6
- 47 參照 Lamiot: *Ibid.*, pp. 52-4
- 48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四六，嘉慶十年六月庚子條。「大清仁宗睿皇帝聖訓」卷九九「靖奸究」De Groot: *Ibid.*, pp. 395-6
- 49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四五，嘉慶十年六月甲寅條。
- 50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內務府議處失察西洋堂傳教之管堂大臣官員摺」。
- 51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軍機處奏嘉慶四年以後之管西洋堂司員請勸俸二年片」。
- 52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兩廣總督那彥成等奏審擬擊獲之接引西洋人赴山西傳教人犯摺」。

53 參照 *Nouvelles lettres édifiantes*, Tome IV, pp. 208-9

54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刑部董誥等奏定擬李如接引西洋人赴山西傳教一案摺」。「西洋若亞敬潛赴內地傳教着於廣東監禁三年諭旨」。

55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五二，嘉慶十年十一月辛酉條「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九九「靖奸究」*De Crooz*, *ibid.*, pp. 391-400

56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兵部右侍郎廣興奏遵查西洋人德天賜到熱河情形片」。

57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三「西洋人德天賜釋令回京諭旨」。

58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三「西洋人賀清泰三人准其留京，高臨淵等四人派員伴送歸國上諭」。

59 參照 *Annales de la Propagation de la Foi*, Tome IV, pp. 51-3

60 「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卷一「成都將軍德榜奏訪查傳教之西洋人摺」。「軍機處寄四川總督，如有西洋人傳教即應擊獲，至若鄉愚無知，當曉諭悔悟，不可過事搜查上諭」。

張船山畫馬

巖

李蘊客（慈銘）荀學齋日記丙集下光緒八年壬午四月二十八日云。得鄭盦書。以禮烈親王克勒馬圖卷屬題詩。克勒者。華言囊驢也。惟黑尾青鬃爲異。馬本無圖。嘉慶初其嗣王屬張船山仿宋摹唐昭陵六馬中特勒驃圖補畫爲卷。有翁覃谿法時帆吳毅人吳蘭雪湯敦甫張臬文陳恭甫金朗甫聶蓉峯兄弟及質郡王綿慶等題詩。鮑覺生爲之賦。翁法二吳陳湯質郡王詩皆七古。法用翁韻。蘭雪前後兩首。臬文七律六首。皆佳。趙味辛題。五言長律。亦佳。二十九日云。「題克勒馬圖七古一章。卽作書致鄭盦。得復。」今歲又屆壬午。距李氏記此。六十年矣。錄之以爲午年之點綴。（鄭盦。潘祖蔭別號也。）

釋石谿事蹟彙編

(中)

元 同

畫錄第二

乙 無年月者以軸卷冊列次

松風礪響圖軸 (歛金氏抄本。青溪道人題識於癸丑年)

携琴就松風。礪之響者皆自然之音。正合類聚。悟而作此。石谿殘道者。

仿米芾雲山圖軸 (真蹟錄出)

米元章得甘露寺廢地。作岱觀樓。日觀江雲之變。故其翰墨繪事。日造清勝。余友劉叔照潤人也。每談必歎息云。余年五十即理元章之業。且要予同往。今別去不五年。而叔照竟沒於金焦之間。乃知得閒於強健之日。亦大非淺福也。今寫

雲山圖。故憶及江口諸山變滅景象耳。牛首堂頭石禿並識。

松谿垂釣圖軸 (名畫集成印)

卓犖伊人興無數。垂竿漫入深松路。溪雲疑行襟帶間。山容已入奚囊住。此中仙鼎白雲封。仙骨稜稜定可從。老猿夜嘯清溪曲。赤豹晨栖礪底松。蓮花翠岱晚霞紫。索筆傳神今爾爾。知是前身一畫殘。萬古山靈應待我。幽栖電住石谿殘道者。

山水立軸 (東南日報金石書畫副刊印。廣東

香氏夢詩廬藏。程青溪題五律一首)

畫於無痕者始稱上乘。然得三昧。畢竟學問有成。如水到渠行。衲子經課之暇。信手所為。皆

從無意。特此拈出。幽棲石禿殘道者。

山水軸（澄蘭室古緣萃錄）

入山往返之勞。只爲這箇不了。若是了得這箇。出山入山也好。古人所以云。上投子九到洞山。豈偶然哉。石禿遂於課暇作此數筆。以當清供。了此一日清閒一日仙之快事也。石谿殘道人時在幽栖之大歇堂。

殘絳山水軸（虛齋名畫錄）

年來學得巨公禪。草樹湖山信手拈。最是一峰孤絕處。晴霞齊映蔚藍天。牛首堂頭石道人。

設色山水軸（虛齋名畫錄何子貞舊藏）

尋山聊破暑。深谷隱僧家。竹木迷幽徑。老柯噪夕鴉。無人烹石髓。有客伴雲霞。坐對雙溪水。千峰落影斜。石谿殘道者。

墻角飽牛圖軸（愛日吟廬書畫錄。無名款。

有印章）

泥墻不完。樹聲充牣。策見山水幽奇。而不知飽牛之樂。

山水軸（墨集秘笈藏影印）

余半年未弄此。賓公將北歸。留此紙強余塗之。臥起點綴如此。雲中鷄犬。未審賓老能亦點頭否。石道人。

水墨山水小幅（歸石軒畫談）

大壑浮波起。羣峰奇半韜。門空開巨浸。石遠泛輕舸。不覺雲爲水。豈知山作濤。有時一望處。方悟立身高。

水墨雲山中幅（同上）

○未秋杪赤林至武○○○老僧見其蒼松滴翠次卽索余塗之。發所不能發之興。赤林之善感人如此。石谿道者。

山水軸（真蹟錄出）

士人外形骸而以性天爲適。棄羶腥而以泉石爲味。寡田宅而以圖書爲富。○姬侍而以松石爲玩。薄功利而以翰墨爲能。卽無鍾鼎建樹。亦自可千秋不朽。下神仙一等人也。

水墨題偈山水軸（歙金氏抄本）

米南宮嘗以玩好書畫載之方舟。坐臥其中。任其所之。人咸指之曰。此米家書畫船也。石禿曰。此固前人嗜痴之癖。咄咄陳子。亦復有此耶。雖然陳子好古博雅。胸中負古文奇字。此亦不過成都子昂之弄故琴耳。夫道隱于小乘。言隱于榮華。若以天地爲虛舟。萬物爲圖籍。余坐臥其中。不知天地外更有此舟否。知舟之中更有陳子否耶。爲之偈曰。天地爲舟。萬物圖畫。坐臥其中。嗒然瀟灑。渺翩翩而獨征兮。有誰知音。扣舷而歌兮。清風古今。石道人。

傲梅道人山水軸（南畫大成翻印）

結箇茆菴最上峰。秋林溢目極天空。娟娟皓月山間出。冷冷寒泉石罅通。露浥松巢淒鶴夢。雲橫古洞隱潛風。谿開水牖當軒坐。佛祖從教立下風。牛首祖堂懶殘石禿。

山水巨軸（南畫大成翻印）

入山往返之勞。只爲這箇不了。作事若是了得這箇。當情出山入山也好。古人所以云。上投子九

到洞山。豈偶然哉。果能向鬧市街頭識得彌勒。便當呵呵大笑而去。隨處解開布袋作些子佛事。○或未然稱須靜悄悄地着他箇落脚之地。之願可乎。當既知一掌之波如心又何爲○因而不承當耶。若從一掌處會得如熱處得○當體清涼。若於抓我癢之後。亦快心事。便樂無處着伎倆好善財投胎則投胎這○與諸佛○祖之過相得○因雖然能有幾箇透明透應的注脚。他日必說我太饒舌。真是罪過。今作民重屬畫圖。真清涼中之課矣。僧殘石谿。

補山堂圖（詩見沅湘耆舊集）

讀翁補山歌未已。截壁巉岼覲面起。五嶽陰生一草堂。眉毛厮結三千里。巨靈有手必有心。結構經營淺處深。蓮華芥子古莽國。世界微塵荆棘林。草堂草堂爾知大地亦墨汁。變化不異粉本之咫尺。沙蟲猿鶴聲啾啾。烏知天地有金石。

山光雲影橫幅（峰青館名畫集成印）

萬山屹立。下有澄潭。山厂爲屋。檻外煙霞。倚

棹高人。浩然長歌。飽食蕉實。妙理云何。水竹之居。優然婆娑。鹿豕爲羣。泉石爲隣。悠然樂此千春。白禿。

山水橫幅兩件（南畫大成翻印）

不去軒皇○。坐對峰下春。夏○。香風來自○。看○。雖回○。我白禿○。幽棲處。讀書山之麓。石道人○。

煙波常泛艇。石洞掛雲瓢。不識此間意。何人詠祿樵。石谿殘道者作於天闕山房。

達磨面壁圖卷（支那名畫寶鑑翻印 無題款

有印章）

溪山無盡圖卷（南畫大成翻印 後有潘正煒

季彤跋）

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動自持。不可懶墮。若當得箇懶字。便是懶漢。終無用處。如出家人若懶。則佛相不得莊嚴。而千家不能一鉢也。神三教同是。殘衲時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誦。稍餘一刻。必登山選勝。一有所得。隨筆作山水畫。數或字

一兩段。總之不放閒過。所謂靜生動。動必作出一番事業。端教作一箇人立于天地間無愧。若忽忽不知。墮而不覺。何異于草木。適野所道兄訪余禪居。喜余狂論。囑書一過。併前圖溪山無盡卷以歸之。莫讓石谿殘道人合爪。

達磨面壁圖卷（過雲樓書畫記。有程青溪撰

半千等九家跋。俱未錄。自題分在卷前

及卷後）

清風匝地。

想他無地賣心肝。電住殘禿爲石隱禪契。

山水冊八頁（神州大觀集外名品印）

石谿道人筆。

結想初心。石谿道人。

非耳目近玩也。石谿道人。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石谿道人。

雙松挺翠圖。

從來潑墨是拋空。唾落成花點點中。堪笑時師塗抹手。瞞龜何處覓顛翁。牛首堂頭石道人。

江花漁隱。石谿。

林亭高話。石谿道人。

山水冊十頁（澄蘭室古緣萃錄 第七頁無題

款。有印章）

巍然壘石在溪濱。可是從前應世身。煙鎖薜蘿蒼翠冷。全提千古不萌春。殘禿。

石谿殘道者。

把茆蓋在玉屏中。四面深深幾樹松。我伴文殊分半座。任他獅象在門風。禿。

殘道人。

真棲必是在山深。卽上終南有路尋。只此谷幽飛白練。靜聽清籟到人心。

石谿殘道者作於天闕山房。

雲際高山聳碧岑。溪邊草閣俯清陰。等閒一雨楸枰樂。消盡人間塵俗心。白禿。

石道人作。

絕壑無人獨結廬。楸陰晝落一床書。已窺東漢多名士。唯有蕉先媿不如。石禿。

山水一頁（穰梨館過眼錄。名家隨筆書畫冊

第十一頁）

小山竹樹仿元人筆意。爲濟若道兄。殘禿。

爲周櫟園作山水冊（讀畫錄）

殘山剩水。是我道人家些子活計。今被櫟園老子奪角爭先。老僧祇得分鑪頭半個芋子。且道那半個費他日覲面再與一頓。

雜詩第三

古意（清畫家詩史）

瘞琴峨眉巔。知音何寥寥。埋骨易水旁。俠士魂難招。物性不可違。豈必漆與膠。嘗恨士不遇。白首空蕭騷。

山中（清畫家詩史）

我與閒雲同一室。雲閒我嬾亦相宜。晚風昨夜邀雲去。山有閒雲山不知。

湘綺樓集外文 (三)

湘綺樓詞選叙

往者孫月坡工填詞。爲陳希唐師。同在南昌與鄧辛眉日相唱和。余弱冠方抗意漢魏詩文。未屑屑也。亦實不解其佳處。及還長沙。聞李伯元及希唐並殉國守。獨對所題燕子圖。吟想悲悽。始自作小令。長慢雖不能工。於月坡所言門徑固識之矣。而辛眉先德鄧七丈寄聲來戒。言作詞幽怨。非富貴壽考徵。且大雅不爲。鄧丈意以箴其子。託意於我耳。自此方鄉學多所未聞見。亦不暇尋摘矣。及至成都。年垂五十。粗識文字之津。與及門諸子談菡。間及填詞。稍稍爲之。則闖入北宋。非復前孫氏宗旨。然篋中故無詞本。僅有卅年前孫曼青所贈絕妙詞。朱竹垞竊得者。其詞有規格。不入蘇黃粗鄙之音。猶孫說也。又十餘年。楊氏婦兄妹學詩之功甚篤。然未秀發。余間爲女婦言。亦知有小詞否。靡靡之音。自能開發心思。爲學者所不廢也。周官教禮。不屏野舞縵樂。人心既正。要必有閒情逸致游思別趣。如徒端坐正襟。茅塞其心。以爲誠正。此迂儒枯禪之所爲。豈知道哉。學者患不靈。不患不蠢。蕩佚之衰。又不待學。既坐東洲。日短得長。六時更無所爲。爰取詞綜覽之。所選乃無可觀。姑就其本更加點定。餘暇又自錄精華名篇。以示從學詩文者。俾知小道可觀致遠不泥之道云。

竹齋詩錄跋

余少爲詩詞。好作綺語。而鄧七丈以爲幽怨之詞。非富貴徵。及主講成都。專以六經課士。弟子胡延張祥齡喜文詞。廖平治公羊。其後胡張出仕頗有政績。廖倡新說。談革命。遂令天下紛擾。然則鄧丈所云似不足盡信。西陽王竹間以知醫求視余疾。且以詩爲贊。不求聞達而有哀怨之音。蓋其隱居求志。固比胡廖爲足多矣。當今處士橫議。本無是非之可言。其或奔走國事者。不過如賈人之趨市耳。竹間不及與胡廖諸子同時講學。而其遜世無悶之心實爲今日所罕見。余故樂爲書此。世之覽此者。其亦有同慨乎。

四嶽詩跋

獅子搏象用全力。必異於搏兔子力。凡登嶽望海詩。必氣足蓋之。以不用力爲力也。杜子美語必驚人。卽其不及古人處。余廿時與鄧彌之游祝融。鄧詩語雄奇。余心愧之。懷之卅年。乃得登岱詩。壓倒白香亭矣。古今華山詩推魏默深。余詩較從容。亦稍勝也。本朝湘中兩詩雄。皆出邵陽。亦一奇云。

高唐賦注序

高唐賦者宋玉之所作也。舊以高唐爲雲夢之臺。今案高唐邑在齊右。雲夢澤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餘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亂。由不知賦意故也。古今文人設詞衆矣。至於畫幸婦人。公薦枕席。於文不足增詞采。於理徒以穢亂。虛作此言。果何爲哉。蓋嘗登巫山。望秭歸。臨夔門。汎夏水。深求秦楚強弱之故。讀離騷回風之篇。得屈子之忠謀奇計。在據夔巫以遏巴蜀。使秦舟帥不下。而後夷陵可

安。五渚不被暴兵。東結強齊。爭衡中原。分秦兵力。楚乃得以其暇招故民。收舊地。扼長江。專峽險。良謀不遂。頃襄棄國。秦師並下。貞臣走死。弟子宋玉之徒。崎嶇從遷。假息燕幕。畜同俳優。不與國謀。然坐見危亡。追思遠謨。雖勢無可爲。而別無奇策。乃後歎息竊泣哀楚之自亡也。情不得已。因遂作賦。首陳齊楚婚姻之交。中述巴蜀出峽之危。末陳還都夔巫之本計。言不顯則意不見。故直以幸女立廟。明當昏齊。申屈子之奇謀。從彭咸之故宇。後有知者。明楚之所以削。秦之所以霸。然後服達士之遠見。申沈湘之孤憤矣。

與李子正論湘中文學

湘中文學。盛於東漢。長沙零陵武陵桂陽並有耆舊先賢之傳。年代既遠。篇句不全。自晉以來。唯羅含李羣玉列於作者。歐陽父子僅以書名。方之上國。斯爲陋矣。明代李東陽特以文翰列壇坫。其文集亦歐玄何孟伯仲。殊未能拔轍成隊。明清之際。乃有船山。文雖繁蕪。詩獨高雅。嘉道以後。才彥輩出。始洗蠻風。登於華琰。魏承貫博學多通。文詞並美。何媛叟九流兼究。爾雅雍容。鄧白香五言長城。功力並到。曾太傅廣求門徑。筆力雄鷲。自此以來。無學不究。應有盡有。且又堅貞。風氣所蒸。樵夫笑士。誠四千年未有之遭也。然尙無記述。恐後沈蕪。故宜搜訪通人。勒成湘史。上應枝江之瑞。下垂南郡之型。同志之士。儻皆響應。

八指頭陀詩集序

詩歌僧律所戒。而寒山以之度世。唐時俗尙吟咏。亦猶鷲音獸言。入其羣以接引之也。寄禪師兄幼誓出

家。然指求法。精進甚苦。初不識文字。忽有慧悟。通曉經論。有踰宿臘。然頗癖於詩。自然高澹。五律絕似賈島姚合。比之寒山爲工。湖外樸儉。士大夫雖異之。莫能崇奉檀施也。故得全其孤潔。自吟自賞而已。使有刺史求見之。幾何而能留國清乎。夫法尙應舍。何況言語。然世尊相好妙音。皆嘗示見。供人贊仰。生人信向。闔運平生求工文詞。信爲逐末矣。既見所錄。輒題以告學者。丁亥閏月戊申湘潭王闔運序。

本刊第三卷二期要目

記清初通海案	謝剛主	覃肇齋師友小記(續)	坡鄰老人
萬葉歌譯漢	錢稻孫	雲署聊編(上)	
壬午述往	一士	龍芝麓年譜(中)	董遷
臚序	抑吾	宋代雄州之兩輸地(下)	佐伯富著 李景鎔譯
釋紫	陳陸	天治(十二)	蔣尊禕
湘綺樓集外文(一)			

方志餘記 (二)

兌之

康熙石門縣志三卷

康熙二十二年知縣張霖修。

據序。「石故有志。自明季兵燹。編帙湮滅。」蓋已不可復考矣。

全編分上中下三卷。共訂一冊。卷上封域山川橋梁津渡壇堰人丁地畝秋糧風俗古蹟人物塚墓仙釋。卷中秩官選舉公署郵傳學校祀典禮儀武備守禦屯田。卷下惠政雜記三愛銘。末附補遺藝文官績。本書簡陋特甚。蓋當時強應功令之作。固不足以與語志例也。

民國慈利縣志二十卷

民國十二年縣人吳恭亨撰。

其序曰。「慈利立縣肇自秦漢。越在苗蠻羈縻臨治。又分合割併不常。其官地人事時一見名歷史而已。職官書於晉。人物科舉書於明。其他亦略書於明。顧縣志無專書。清初葉瓊創爲之。是爲康熙葉志。同時復有董儒修九谿志。其後有嘉慶皇甫志。有同治魏志。撰者曰拔貢皇甫如森曰舉人魏湘。凡此皆言縣故之初祖。其書今具在。沿俗傳鈔。不能用史眼爲裁正。世所譏爲應有盡無應無盡有者。大抵伏專

制君主肘下。諛頌忌諱事實既多抵牾。雷同牽附立言尤不雅馴。當日郡縣志乘。黃茅白葦千篇一律。自武功朝邑靈壽及最近之湘潭衡陽落落數書外。要實非無可非刺無可刺。等之鄼下不同中國。我葉皇甫魏諸載筆君子誠又不任受咎焉。往者吳恭亨撰丁酉志。屬稿之初。刺取諸書魚鱗雜襲堆塞案几。一鄉先生過而瞥見曰子續纂縣志殺青必三十卷抑四十卷無疑。蓋誤以爲後必踵前如續尾然。恭亨以其一孔難可正言。姑應之曰唯唯否否。其後書成。縣武舉聯合擬其中論武科微詞。擒恭亨詣知縣。事旋上聞。巡撫俞廉三不學無術妄人也。則嚴檄焚書燬版。於是乃用版片沒官告一終結。此慈利各前志之經過。辛亥革命。庶政銳變。群謂失今不述後何以觀。於時有纂中華民國第一次縣志之議。六年鳳凰田興奎來攝縣篆。鈎稽能負責者。既診恭亨老於文明。習縣掌故。且前志又實斐然。遂致聘焉。乃約不更開館用節繁費。期以二年卽家成書。明年湖南軍興。興奎前委印去。其年恭亨用他事得罪駐防軍人。跳避居澧。自是兵盜連亂無暇及他事。十年省憲垂成。縣議會再召集決議縣志案。俾恭亨繼續總纂黎成鎔蕭士甲副之。既開館。以田金楠爲長。馳書召恭亨。時恭亨就養長沙。報書欣諾。脫稿以一年爲請。且臚新志體要。曰詳地略天。詳人略物。詳俗略政。詳獨略同。詳表略文。體要之要。五者而外。曰詳今略古。」

今按其書爲二十卷。地理第一。之一曰沿革疆域天度沿革表。之二曰舊都區表。之三曰澧水。之四曰澧水。戶口第二。曰戶口表富庶表。實業第三。建置第四。曰城郭議會廨署警察所教育會勸學所學校郵政局電報局警備隊演武場財產保管處倉儲農會保商局桂香樓澧澧亭尊經閣同善堂普濟堂樓流所義冢市集表橋渡表。財政第五。曰國家財政收支表地方財政收支表學款收支表錢糧表。教育第六。曰學校表學生畢業表學區表學田表。議會第七。曰中華民國統一政府第一屆議員表湖南自治省第一屆議員表選舉區域表。祠祀第八。曰寺觀表家廟表。職官第九。之一曰三國吳至元職官表明清職官表明清九谿

職官表今代職官表行政各局所職名表。之二曰職官志。人物第十。之一曰宋元明科舉表清舉貢表明清武舉表宋至清他塗仕宦表清仕宦表今代仕宦表律師表。之二之三曰人物志。風俗第十一。事紀第十二。藝文第十三。序第十四。其卷首有圖二十餘幅。曰疆域。曰都區。曰山水。曰建置。所謂建置者則市集驛道電線故城等也。繼之以各都分圖。又繼之以街道圖學區圖。附以采湖圖及廖家山礦區圖。詳明爲他志所罕及已。

全書皆議敘並行。尤以第三四卷仿水經注。以水爲綱。歷敘地理歷史人物風俗物產異聞。兼包并容。文體最美。光緒五臺志而外復見此編。誠史筆之雄也。

戶口篇凡爲表二。曰戶口表。以都爲區而分繫其數者也。曰富庶表。詳諸戶之生活狀態者也。其例口二百聚居一地者曰次庶。四百以上者曰庶。財產值五千緡者曰次富。萬緡者曰富。歷官者曰宦。按華陽國志每錄敘一地必表著姓。王氏桂陽州志能師其意。至於並其資產而亦揭明之。則吳氏此作洵爲更上一層矣。

實業篇歷敘物產並詳物價。此亦與光緒秀山縣志同具特識。近人撰志競知關實業一門。然不過抄撮公文表冊以充篇幅而已。殊不知公家簿書期會之事。所綜攬者至凡而狹。史家秉筆。宜縱目披剔至於至纖至悉無所不包。乃爲盡職。茲錄吳氏之語兩節於左。以見舊志所忽遺者之多也。

其他名者。濃南北之黃豆。附郭五都之棉。八都九都之麻。後十九都西連之茶。及高地十四都前村平十五都官地平之木瓜之五倍子。每類以貨出以錢歸。多者歲緡二十萬三十萬少亦不減十萬。又伐木聯爲籬乘汎下浮。售錢歲亦往往在十萬二十萬緡上下。自外零星又有漆有靛有棕有甘蔗有葛仙米有蜂糖有蠟。蠟有黃有白。白蠟者蟲窠也。寄生蠟樹。取者擔之。無分兩夜。疾足都市。交易一不及時。蟲出蠟敗矣。凡此爲農作物之羣羣者。

工作物。清咸同以往縣城有康錦泰豆醬。陳正和酒。盧添陞筆。吳宏遠鍼。張靈興絲煙。賀萬順油紙扇。近又有邢萬興紡綢。呂元和糖麻花。江壇有江大生皮油。陳錦順豆油皮。象耳橋有吳恆順挂麪。茶林河有徐裕泰冰糖餅。今不過六七十年。諸業波捲雲逝大都垂盡矣。惟賀萬順傑然在。其招牌三字爲清雲貴總督賀長齡手書。亦巍存無恙。顧所業油紙扇微甚。似有無又不足道。商賈雖無常贏。而業不能世守。靡士靡農靡工靡商舉從此則焉。其爲世變之憂。夫豈其細。夫豈其細。其機織布業以附郭地平段家洲及下六都二十四都爲特盛。時髦花樣近亦能步驟。蓋以產棉紗不需外求也。其購紗於臨澧之新安合口等市。女織男販。又特盛於杉木橋趙家鋪一帶。農工少隙。十十五五。結隊西赴江壇者。幾無日不有二十二都之布販子屬於道路焉。

祠祀篇云。「王闔運湘潭志禮典篇爲群祀佛寺二表。其繫群祀曰。古者群姓有祀。國自有祀。今者官爲民祀。民各有祀。非獨祈禱。兼爲會議燕集之地。又因以收郵羈旅儲藏公器。其事宜爲司徒之所掌其神則各祀所尊奉。故兼有僧道諸寺觀之名。昧者乃以爲淫祀矣。雖所祀神人雜不可紀。要取其禮意故表而存之。」本書亦取其意爲祠祀志及家廟表寺觀表。惜於歷史太略。家廟表則倬然善例也。叢爾一縣家廟至三百所。茲非掌故之要歟。

職官表以列官守姓名。志以紀事實。人物例同。其今代職官今代仕宦別爲一表。此則徇俗而又不違著述之例。視臨榆慶雲二志爲優出矣。

光緒邵陽縣志十卷

光緒三年知縣李大潛修。漢陽黃文琛纂。

凡十卷。曰歲時山水建置學校祠祀食貨官師選舉人物雜志。其體例視尋常不同。蓋墨守康氏求簡之說者。故分合不倫剪裁失當之處。不一而足。卽如以歲時冠篇而包括氣候風俗豐歉三項是也。

邵陽縣鄉土志四卷

光緒三十三年知縣上官廉主修。縣人姚炳奎纂修。其時徇學務處之請令各府廳州縣咸撰鄉土志故也。據例言是書一遵編書局頒定例目又就光緒元年縣志爲斷。蓋發明頗鈔。然據上官序。則稱其間訂正舊志訛誤。如縣以在邵水陽名。邵陽舊治。自漢迄晉迄宋齊迄梁陳皆在今東鄉安上都。邵水自係安上都桐江。昔時以龍山水槎江水檀江水爲邵水源皆非。近當舊治誤可不辨自明。此頗發從前未發之覆也。第一卷爲建置政績兵事耆舊。第二卷爲氏族戶口實業宗教。第三卷爲疆域山脈。第四卷爲道路物產商務。中多虛應功令之作。如宗教篇是。然大體較舊志爲核也。

同治新化縣志三十五卷

同治十一年知縣關培鈞修。前志修于道光十二年。知縣林辛山也。

凡三十五卷。一至七輿地志。八建置志。九食貨志。十學校志。十一二政典志。十三祠祀志。十四五官師志。十六七選舉志。十八至三十二人物志。三十三至三十五藝文志。

新化本宋梅山蠻地。熙甯五年開復梅山。析其地爲二。安化爲下梅山。隸潭州。新化爲上梅山。隸邵州。道咸以來。鄧顯鶴鄧漢勛爲邑名宿。

本書輿地篇於每村之山川風物故蹟及居民大姓一一疏列。爲地志中最完美之體裁。故獨佔七卷之多。

實一書之骨幹也。
據本書藝文志。

萬曆志七卷 萬曆戊子知縣姚九功修

康熙前志十一卷續志十二卷 康熙辛丑知縣于省龍修

康熙後志 康熙己未知縣王國玉修今佚

乾隆前志十卷 乾隆乙亥知縣戴高修

乾隆志二十七卷 乾隆己卯知縣梁棟修

道光志三十四卷 道光十二年知縣林聯桂修

同治城步縣志十卷

同治六年知縣盛鎰源修

據凡例。縣志前明雖經數輯。已成灰燼。康熙二十四年永年王公纂輯成書。雖云重修。實創修也。乾隆五十年續修。因陋就簡。嘉慶二十四年重修未刻。康熙王令名謙。乾隆志修于知縣賈構也。凡十卷。依嘉慶中省頒通例分目。

城步巡檢司置於洪熙中。宏治十七年始立縣。

同治武岡州志五十四卷

同治十三年知州黃維瓚修。州人鄧釋纂。

舊志爲新化鄧顯鶴撰。自云兼師靈壽永清二志。顯鶴湖南名士。其文筆自不凡。今本大體依仿。而略變其名稱。其例言十五條。文字精澁。足爲振裘挈領之用。

凡五十四卷。一古今大政志。二沿革表。三封建志。四五職官志。六武職志。七至十選舉志。十一形勝沿革圖。十二疆域圖。十三山川圖。十四十五疆域志。十六十七山川志。十八封建志。十九官制志。二十至二十一官師志。二十二貢賦志。二十三禮儀志。二十四至二十六秩祀志。二十七學校志。二十八風俗志。二十九兵制志。三十刑法志。三十一工作志。三十二五行志。三十三至三十九藝文志。四十至五十一人物志。五十二殘明兵事志。五十三峒蠻志。五十四拾遺志。

武岡爲漢都梁侯國。晉太康中分置武岡建興二縣。宋升爲軍。元升爲路。洪武中降府爲州。本書大政志現詳歷代興廢兵革政事之大。復以沿革輿圖表其今昔之殊。其例言所謂專家之能事不能不歸功於前志者也。明末流寇來擾。桂王曾暫駐此州。吳三桂稱尊號。此地亦被兵。事尤繁複。故別爲殘明兵事志。武岡蠻獠屢見唐書。馬氏據楚時曾來歸附。自宋迄明清。屢有苗亂。然不一其姓。蓋不似靖州蠻之統於一族也。本書言武岡所屬有蕪溪小坪暨獠獠十三處。恭順向化。雍正以後。獠童應試且例取三名也。又載其風俗語言頗詳。皆見峒蠻拾遺兩志。

光緒新寧縣志二十六卷

光緒十八年知縣張葆建修。

據例言。「新寧志以前無考。道光三年邑令張德尊補輯前任安舒所修縣志三十一卷。」茲采其可錄者。分別門類爲二十六卷。然藝文志中有萬曆丙子董其昌視學時爲縣令沈文系所修志作序。康熙癸卯知縣

崔錡乙丑知縣牟國鎮嘉慶二十三年知縣安舒亦各一修。云無考何也。
 凡二十六卷。一輿圖形勝志。二沿革表。三疆里志。四職官表。五至八人物表。九十列女表。十一山水志。十二賦役志。十三水利志。十四典禮志。十五學校志。十六兵事志。十七營造志。十八祥異志。十九風俗志。二十物產志。二十一至二十四藝文志。二十五名宦傳。二十六人物列女傳。
 紹興二十五年知武岡軍趙善教始請復故臨岡縣。置新甯縣。屬武岡州。雍正二年改屬寶慶府。
 其疆里志頗足與新化志媲美。
 其人物表記咸同從軍人物其繁。

本刊第三卷第三期要目

釋石谿事蹟彙編	元 同	湘綺樓集外文(二)	
石墨餘馨續編(上)	俞 陞 雲	雲署聊編(下)	
交午說	盧 傑	龔芝麓年譜(下)	董 遷
方志餘記(一)	允 之	近代筆記過眼錄(八)	一 士
唐修晉書概述	何翼森	天治(十三)	蔣尊禎
馮桂芬及其著述	百瀨弘著 嵐 濤譯		

近代筆記過眼錄 (九)

趨庭隨筆 (續)

其紀趙秉鈞祠云：「梁格莊有趙公祠。趙公爲趙秉鈞智菴。趙會監崇陵工程。歿葬梁格莊。祠當係趙氏家廟。祠內懸挽聯甚夥。內有項城手書挽聯。弼時盛烈追臬益。匡夏殊勳懋管蕭。字殊豪放。項城書公牘外罕見。楹帖則僅睹抱存處一聯。袁趙交深。挽聯故親筆書之。智菴之死。傳聞爲項城所酖。殆一疑案。」趙秉鈞饒智略。久從袁世凱。多參與其陰事。(宋教仁被刺一案。尤爲世所注意。)馴見畏忌。其卒於直隸都督任。說者頗疑袁氏有以致之。死耗甫傳。卽由總統府醫官處發表病狀經過。送各報登載。蓋袁亦以人言可畏。藉防物議耳。(後營帝制。先頒爵封之制。追封趙一等忠襄公。忠襄頗似予諱也。)嚴復與熊純如書。論及袁氏有云：「項城之敗著夥矣。而莫屬於暗殺。……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動。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思仁。若黃遠庸。海宇譁然。皆以爲項城主之。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而外之所不爲。然猶可爲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杜洩秘密之口。忍於出此。又況段祺瑞以不同意稱帝。杜門不動。數見危機。人間口語。怪怪奇奇。則羣下幾何其不解體乎。」趙鄭並舉。以著袁之喜暗殺焉。(其實鄭之被刺。非袁主使。)袁不工書。故罕爲人書聯。余所見者。爲挽鄭汝成一聯。文曰：「滬海竟失岑彭、銜悲千古。蒼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殆卽袁氏最後所書之聯矣。辭甚粗豪。而饒有雄健挺拔之致。(咸豐間官文胡林翼奏報李續賓三河鎮陣亡情形。文宗硃批云：「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

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故會國藩挽李聯云。「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摧上將。九重溫詔、再生申甫佐中興。」袁挽鄭下聯。似由此及漢高帝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語而出。書法穢率。似敗筆蘸淡墨所書。亦深具悍霸之氣。肖其爲人。並書一類。爲「河山壯氣」四字。若由「氣」字逆讀。卽常用之「氣壯山河」一語也。化熟爲生。亦見倔強。此類蓋可稱爲迴文體。（袁氏追封鄭爲一等彰威侯。其柩抵京。治喪儀節極隆重。承袁命也。在先農壇追悼。弔者雲集。盛極一時。未幾袁卒。亦追悼於先農壇。則所親暱者多星散。餘人亦率避嫌弗往。景象殊淒涼蕭瑟。炎涼異態。益足令人興「一世之雄」之感。）趙秉鈞之卒。挽詞中憶有「某一聯云。」蓋世功名工策畫。一生論定是權謀。」意寓不滿。而趙氏智略過人。固爲不虛。（趙氏少年以走卒隸張曜部曲。獲保武弁。後棄之而入貨爲文職。以佐雜微員官直隸。受知於袁世凱。洊至大用。既貴。不能自道其世系。而又無子。或戲稱爲「空前絕後」。）

光緒十六年庚寅。名臣多逝世者。戶部右侍郎曾紀澤前兵部尙書彭玉麟兩江總督曾國荃相繼卒。國荃諡忠襄。挽詞有「輔國失三賢、去大司馬少司農才數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爲一人」一聯。傳誦一時。聞聯出臬司陳某。似卽江蘇按察使陳澧。陳與曾同鄉。關係素深也。曩爲筆記。嘗及之。江氏不謂然。據云「陳澧字朗仙。已前卒。此聯乃易實甫丈所撰。曾聞家父誦之。」按陳字舫仙。湘軍宿將。曾卒後。實猶健在。甲午之役。躬與軍事。至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始卒於山海關差次。（時以江西布政使駐山海關辦理湘軍操防事宜。）壽六十有六。賜卹如例。贈太子少保。廕子建祠距會氏之卒。又六年矣。江氏趨庭所聞。疑亦有因。此聯如是易順鼎手筆。或代陳所撰。亦未可知。

其論馬其昶傳吳汝綸云。「馬通伯作桐城耆舊傳。於其師吳摯甫云。張廉卿辭蓮池書院院長。吳爲冀州知州。調合肥李相。李憂其繼。吳曰。無若某矣。李當欣許之。明日吳卽以院長名義拜李。此殆非事實。意欲揚吳。反涉於妄。聞家父云。舊制。藩司初擢巡撫。其見督撫。仍由甬道東角門入。坐官所。然後開暖閣門延之。吳任冀州知州。未交卸前固猶是督撫屬吏也。況吳本師事李者乎。所論甚允。文人縱筆。往往只圖寫得興會。遂致乖於事實。馬氏文頗謹飭。亦有此失。陳三立評其抱潤軒文集云。「會張而後。吳先生之文至矣。然過求壯觀。稍涉矜氣。作者之不逮吳先生。而淡簡天素。或反掩吳先生者。以此也。環堵私言。敢質諸天下後世。」如江氏所云。此作蓋亦以過求壯觀涉于矜氣爲累矣。抱

潤軒文集中有吳先生墓誌銘一文。敘及此節。謂「任冀州八年。方叙遷。一旦投劾去。李公留之不可。則處以賓師。聘爲蓮池書院山長。較傳語爲紀實。未作張致。書院主講。舊稱山長。乾隆三十年命改稱院長。諭謂「各省書院延師訓課。向有山長之稱。名義殊爲未協。既曰書院。則主講席者自應稱爲院長。俗雖猶沿山長稱謂。傳誌文字以稱院長爲宜。」披覽江氏此書。介述引申之餘。間以管見略有商訂。惟在壞流之助。藉副沖懷。非敢過督也。

南齋日記

仁和（今杭縣）徐花農（琪）光緒庚辰翰林。頗著文譽。曾在南書房行走。（官至內閣學士。署兵部左侍郎。緣事褫職。以祝嘏賞三品職銜。）有手書日記曰南齋日記。凡若干冊。卒後自其家流出。散佚不完。余僅獲見其第十五（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元旦至二月初九日）第十九（己亥五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七日）二冊。有關掌故。可資循覽。惜不克窺其全也。己亥正月徐由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侍講。第十五冊是月二十五日云。……退直回寓。已報至。內閣奉硃筆。圈出朱益藩轉補翰林院侍讀。徐琪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跪聆之下。感愧難名。臣琪到洗馬任甫六十四日。又蒙恩擢授斯職。天恩高厚。祖德綿長。感激歡欣。不知所報。惟當益加奮勉。以期無負鴻慈於萬一。即日繕具謝恩摺。（奏爲叩謝天恩仰祈聖鑒事。本月二十五日內閣奉硃筆。徐琪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跪聆之下。感悚交繁。伏念臣忝侍鵷聯。疊承鳳詔。班躋洗馬。深蒙寵眷之優加。光觀儀鸞。仰荷慈恩之渥沛。東觀親藏書之富。職典羣編。南齋增珥筆之輝。寵超常秩。備荷生成之逾格。時慚報稱之無由。茲復特煥丹綸。榮頒青瑣。玉律正逢夫元月。欣聞溫旨之傳。璇闈廣被夫慈雲。賞及從臣之近。撫六經之極博。貴闈真詮。邀九陛之殊施。愈形非分。愧乏涓埃之効。益徵高厚之隆。臣惟有勉矢慎勤。力求詳洽。溯淵源於伊洛。儒宗勵進業之資。侍殿拜於蓬萊。夙夜備論思之獻。以冀驚忱之稍竭。用酬鴻貺之頻叨。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付楊蘇拉明日遞。發電致曲園師及如皋顧梅輝師。……二十六日云。六點鐘。常服挂珠。進福華門。楊蘇拉摺已遞。少停坐舟至瀛秀園門候。適是日景東南閣學署兵侍。李蔭樞前輩署禮侍。三人同至儀鸞殿謝恩。由東甫口奏。臣景禮等叩謝皇太后天恩。各免冠叩頭。興。退出。

是日也。慈顏溫霽。龍袞輝煌。小臣獲拜恩光。真感忭無已也。(按德宗蓋以病未出。日記連日言恭閱上脉按也)……午
 回寓祀神拜祖先。是日報子賞四十千。內閣道喜十千。又加四千。吏部及各蘇拉道喜均有賞。二十七日云。「翰林院送
 知會。讀日壇陪祀。答以內廷有差不開送。又請示到任日期。定初二日午刻。……聞到任賞錢二十八千。是日茶房賞四
 千。」二月初二日云。「午刻到侍講任。補褂朝珠。到署門下車。隸入呵道請安。吏人導至清秘堂少坐。更朝服。詣至聖
 先師前。在階下行三跪九叩禮。(吏人贊拜。鳴鐘鼓)禮畢。至清秘堂。更補褂朝珠。進茶少坐。給吏人等酒資二十八
 千。隨至昌黎祠前。行一跪三叩禮。進屋內。今日係春祭。是以陳設牲醴果品甚多。適於是日展讀。尤見與公文字之契
 深也。禮畢。即登車。回憶庚辰成進士到署。見讀講至登瀛門皆呵導。心竊斲之。今越二十年。亦蒙君恩超擢是階。非
 祖德綿長。曷克臻此。感激之深。當爲詩以記。……侍講記恩詩。典數開元紀集賢(唐書。元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
 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講讀之稱始此)皇朝釐定記馮銓(我朝順治元年十一月以大學士馮銓等奏定翰林院爲正
 三品衙門。設讀講各二員)龍飛創制先三院(國初天聰十年設國史秘書宏文爲內三院。順治元年二月增設三院學士。五
 月令京師各衙門照舊錄用。翰林院之名始定)鶴侶趨蹌溯一員(明初定翰林院侍講二人侍讀二人。我朝順治三年定侍讀
 侍講各一員。十五年始設侍讀侍講各三員。至今猶視此數)品秩舊從端揆比。(明初設翰林院。爲正三品衙門。洪武十
 四年改爲正五品衙門。洪熙元年定凡大學士加三師則爲一品。加尚書二品。侍郎三品。若未加升而止係大學士者則仍五
 品。我朝順治十五年定翰林院大學士加殿閣銜。設滿漢學士各一員。秩正五品。然則明之大學士與國初掌院學士。皆與
 今讀講品秩相同也)科名還占狀元前(國初一甲第一名爲狀元及第。用六品冠服。按明洪武十八年定侍讀侍講學士各二
 人從五品。侍讀侍講二人正六品。我朝順治十五年定漢侍讀學士三員。侍講學士三員。秩從五品。侍讀三員。侍講三員。
 秩正六品。蓋沿明制。知當時服飾正與狀元同也)彝章恪守先朝範。簪紱輝從乙巳年。(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年晉翰林
 院侍讀侍講學士秩從四品。侍讀侍講秩從五品。今學士讀講品秩皆視此也)……入翰林二十年。官至侍講。感激欣
 幸。一至於此。(侍講洗馬。均從五品。由洗馬遷侍講。不過循資平轉也。其由侍講轉補侍讀之朱益藩。爲光緒庚寅翰林。
 徐氏四科十年之後輩)詞曹品級。後經升改。宣統元年己酉八月定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均爲正四品。侍讀侍講均爲從四

品。撰文秘書郎（均詹事府裁後所設）修撰均正五品。編修檢討均從五品。（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宣統二年庚戌正月廿二日云：「得鳳相函。講讀升級。家居在任一律。可換四品服。即屬仲侯購一青金石藍頂。至瑞記照相館攝衣冠影。」時葉以開缺侍講在籍也。鳳相謂大學士陸潤庠鳳石。原官而品秩忽晉。不可謂之升官。惟可謂之官升。清末頗多官升之事。）

第十九冊己亥五月三十日紀儀鸞殿召見云：「病尚未愈。五點鐘策騎入直。家人見病甚。皆阻前往。琪知今日是翰林院直日。必召見。若偷閒不宜。乃扶病策騎。居然尙可支持。至齋稍坐。果命召見。乘舟至瀛秀園門五間房。又稍坐。晤蘇子熙宮保軍門（元春）。一見如舊相識。是日三起。琪第一。蘇元春第二。軍機第三。有奏事太監導入瀛秀門。將至殿階。見殿前陳設皆珠蘭茉莉蕙花之屬。盆皆細磁五采。香氣撲人。中官導前。登殿中階。啓中扉。進殿向東行。見殿中陳設諸花與外同。但盆略小。因召對在卽。不敢諦視。趨至東暖閣。有黃紗簾。中官向北面啓簾。蓋寶座近窗向北坐。臣等由北面上。是以由北啓簾也。進暖閣。見近窗設御榻一。皇太后寶座在榻之東。中設一炕桌。皇上寶座在榻之西。前設御案一。案上黃緞罩。臣等履歷片置案上。案下設一品墊。正一居正中。墊北有花數盆。臣等非一品不能上墊。乃在墊旁向東南迎皇太后御坐跪。移時皇太后問曰。你那裏人。臣對曰。臣浙江人。又問曰。那一科進士。臣對曰。臣庚辰科進士。又問曰。浙江年歲多好。臣對曰。是。浙江年歲多好。又問曰。浙江雨水什麼多調勻。臣對曰。是。浙江雨水一切多見調勻。又問曰。甯波有水勇。有人說可以練得。究竟如何。臣對曰。甯波水勇亦可練得。然台州民情強悍。似乎台勇比甯波還強。然咸豐年間軍務時甯波練練頭兵。亦頗得力。又問曰。那是捻匪時否。臣未及答。又問曰。是粵匪時。臣對曰。是。又問曰。浙江有教案否。臣對曰。浙江教案尙不多。各省教案。全在州縣得人。若有洋人來。卽時見他。有教案立予訊結。決不致有多事。現在各處教案。總是不肯驟見洋人。平時又不將細情曉諭。於是愚民以無稽之詞。或迫於公憤。亦有希圖打搶。並非真是義民的。皇太后曰。可不是。現在山東四川各省。俱有教案。總要外頭辦得好。若鬧到裏面來。事情就不好辦了。臣對曰。是。若鬧到裏面來。事情就不好辦。又問曰。近來時事多艱。練兵以外。尙有何策應該舉辦。臣對曰。方今以練兵爲第一要義。練兵以外。惟有理財。然本朝與前朝不同。從無加賦之名。若理財不得其法。民間卽爲受累。還是推廣蠶桑。其利最薄。皇太后曰。可不是。加賦萬不可行。理財之事。地方官辦理不

得其法。則百姓受累。臣對曰。是。又問曰。浙江多出絲。臣對曰。是。浙江出絲。又問曰。絲是湖州的好。臣對曰。湖州的絲最好。杭州府屬海寧州等處出絲亦多好。又問曰。洋人亦來買絲。臣對曰。洋人亦來買絲。伊等買絲必須絲貨都齊價錢欲落之時始肯來買。是以中國商人。往往多吃其虧。皇太后曰。洋人做生意。他多比中國商人精。臣對曰。是。中國商人心思趕不上洋人。是以商務多吃他的虧。皇太后曰。正是。即如礦務鐵路。亦多不見獲利。所延礦師。往往本領不佳。亦尋不出真苗。臣對曰。是。外國開礦。往往於此處安機器。即開至見水。仍復下挖。必見真苗而後止。中國商人安機器。挖至見水無苗。即挪他處。是以所費成本較多而獲利轉少。況購買機器資本已重。而機器所獲之利不能過有速效。皇太后曰。是。機器成本既大。獲利却亦甚緩。臣對曰。是。方今時勢。若不講洋務。未免迂闊。然機器等事。實無大利。又問曰。鐵路亦不獲利何故。臣對曰。鐵路在外洋招商較易。是以獲利比中國厚。又問曰。浙江農工商局近來亦辦得如何。臣對曰。現在浙江經劉樹棠竭力整頓。一切當有起色。即如從前養蠶不精。近仿西法。用顯微鏡先照。將蠶子有毛病者先行挑出。所以近來所養之蠶既好。絲亦較從前漂亮（此二字京中語猶光潔也）。至於興利之道。如浙江岱山從前出鹽。撫臣日派人往收。乃鹽出日多而官款不給。於是私梟充徹。仍復無可如何。皇太后曰。可不是。私梟最可惡。他的鹽運來比人家好。價錢又賤。是以百姓多貪吃他私鹽。臣對曰。是。對至此。皇太后從容溫霽諭臣曰。你是近臣。學問又好。方今時事艱難。內而內政應該修明的。外而外政應該舉行的。你隨時條奏。無不立見施行。無不即行舉辦。臣對曰。是。臣如有見解。當隨時奏聞。皇太后曰。你會畫。臣對曰。臣學則畫畫。皇太后曰。多畫得好。臣對曰。臣畫粗學。平日瞻仰皇太后御筆。實在欽佩。皇太后曰。畫就是章法不好安。臣對曰。皇太后御畫章法實在好極。臣欽佩十分。皇太后曰。今年因事情忙亦不多畫。往年節下畫得多。你們多有賞。今年畫得少。是以多未賞着。臣對曰。是。現在事體比從前多忙。皇太后又曰。我每畫一件。多是自己等用。是以臨時教你們題。隨時要有。你們題得多好。就是多受累。臣對曰。總是皇太后恩典。皇太后又曰。嘉慶道光年間。南書房多會畫。現在有能畫有不能畫。臣對曰。是。皇太后又曰。你大字匾對多寫得好。大字有底子否。臣對曰。沒有底子。皇太后又曰。大字擱在桌上瞧得好不算准。總要懸起來看好才是真好。臣對曰。是。皇太后又曰。你平時用什麼筆。臣對曰。寫福方等字用棕筆。若寫蠟

箋選用羊毫。皇太后曰。棕筆不大好使。還是羊毫轉側處見得圓潤。臣對曰。是。皇太后又問曰。你多少歲。臣對曰。臣年四十二歲。問至此。稍停。願皇上曰。皇帝還有問的問問。皇上曰。你天天進裏頭來。臣對曰。是。臣天天進裏頭當差。皇上又曰。衙門裏還常去。臣對曰。衙門事情不多。有知會來就去。皇太后曰。翰林院那邊事簡。臣對曰。是。翰林院事簡。有內廷差。署中即不常到。皇太后又問曰。侍講幾員。侍讀幾員。臣對曰。漢侍講三員。侍讀三員。臣因奏皇上曰。近聖躬服藥多見好。皇上曰。天天脉按。你多瞧了。臣對曰。是。脉按臣瞧了。對至此。臣思問話已多。稍跪擬神。待垂問或命起來。皇太后從容曰。那沒你。若曰那沒你還是先下去。下半語未出口。那沒你者。此優待近臣。不欲令遽出。而時以不早不能不出。乃含意曰那沒你。從前皇上垂問。至問畢時亦如此。臣領會。瞻仰天顏。見不向下問。即起立向西北退出一二步。已近簾。以右手托簾。左足先出。仍以面迎上。右足足先出。一轉側便以背向上。大不敬。左足既出。然後上半身輕輕閃出。以右手將簾放下然後右足隨出。若有神助。中官在階下候。臣仍出中扉。即向東趨而南。出瀛秀園門。仍乘舟至齋。是日琪以病軀。幸未隕越。且垂詢至四刻餘之久。天語屢褒。皆託祖先福庇。遺澤綿長。始克臻此。謹詳錄垂詢奏對之詞於此。以誌欣感。徐氏時官翰林院侍讀。所紀是日召對情事甚詳。雖若無關宏旨。而頗耐尋味。其時則正在戊戌政變後一年而庚子亂作前一年也。義和拳之仇外。動機由於民教惡感。所謂教案。其先導也。孝欽殷殷以教案之多與不好辦爲慮。情見乎詞。蓋事態已漸臻嚴重矣。

徐氏旋擢右春坊右庶子。力疾入內謝恩。六月初一日云。「因昨日召對跪久。疾又劇。不能入直。與同事言明。未乞假。自此至初十日皆未入直也。」按十一日至十三日。日記均言未入直。病未痊也。十四日云。「未入直。報子來。知奉硃筆。徐琪補授右春坊右庶子。欽此。自惟譴陋。前日仰蒙召對。未及半月。又荷超擢。君恩祖德。不知所酬。明日當扶病陳謝。……詹事府及各處道喜人來。賞給與前同。」十五日云。「五點鐘起。病甚。行一步即腿痛。因坐而著衣履。令二人扶至廳事。家人又阻之。琪曰。假使出軍臨陣。豈亦畏此耶。因奮臂上馬。奇極。一上馬便不痛。行至宣武門。因數日不進食。眼花氣促。乃就一肆中少息。然後騎。再騎至靈清宮。坐一大石上又息。再騎始至福華門。二內監扶掖至舟。登岸。至齋。又少坐。再登舟。至瀛秀門前。晤立豫甫侍郎。稍停。傳宣。兩內侍猶掖琪。至秀瀛門。琪令其勿

扶。趨入。至儀鸞殿前。時皇太后已升殿。御坐仍在中屏。琪望見天顏。卽免冠口奏。臣徐琪叩謝皇太后天恩。奏畢頓頭。興。退出。平適如未病時。內監見之。皆曰。妙極。真如未病也。晤軍機王公。仍登舟至齋。又小坐。然後出福華。仍策馬回廬。今日之謝恩也。實不能出門戶。而竟策騎來往。且跪奏如儀。皆由恩光照曜祖德神佛保佑所致。欣感之深。益加勉勵。抵家日已晦。病又劇矣。謝恩摺錄後。……奏爲恭謝天恩仰祈聖鑒事。本月十四日內閣奉硃筆。徐琪補授右春坊右庶子。欽此。跪聆之下。欣感莫名。伏念臣忝侍金坡。屢承珠紉。詞林諷誦。方躋侍讀之階。香案趨依。又備書思之職。荷疊頒夫露詔。愧未效夫涓忱。茲復仰沐綸言。特超坊秩。慈恩溼滯。貴逾中護之稱。溫旨頻加。選擬承華之重。寵榮益厚。報稱尤難。臣學遜顏合。才慚荀緯。清要之班叨竊。疏庸之惕彌深。惟有版籍詳稽。冀勉竭駑愚之末。冰淵倍懷。庶稍酬鴻貺之隆。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侍讀遷右庶子。亦依階平晉。未爲峻擢。而力疾策騎。趨謝簾前。其感恩忘病。一時大有俗所謂人逢喜事精神爽者然。所紀情態若揭。至以入朝謝恩方之出軍臨陣。儒臣之設喻亦頗奇。咸豐軍興時。以文職領軍之唐訓方（道光庚子舉人）。在湘軍名將中。亦一儒將。於從征十六圖自記扶病鏖戰云。「戰危事也。病危機也。孔子慎之。至病與交戰交危。存亡呼吸。匪繫一身。不慎。有濟乎。江右義甯州有山曰鷄鳴。盤鬱雄奇。負城而壁立。其左曰鳳皇。亦倚拔。賊陷州。分據之。五年秋。率師往勦。次乾坑。（離城四十里）。賊數迎戰。敗之。抵鷄鳴山麓。忽病。賊初怯余銳。至是敵兵少。殊易余。余度其無戒心也。趣戰。誓以身先。諸將勸少休。余曰。君等犯矢石。余忍息牀褥哉。遂強起怒躍。族子副將子雲。（敏興）扶而馳之。時病熱。面目若火炙。諸將謂余殺氣鬱勃。爭奮呼躍。若數百猿猴。騰蹕而上。賊驚愕披靡。顛崖墜壑者相枕藉。於是乘銳奪鷄鳴鳳皇山。復州城。甯州人於其始至地。立石書唐公勝處。感託命與。眷舍生與。未敢知。嗟夫。世非無瀝血誓師。翼戡大亂。而見危氣沮。藉云持重。顧謹慎如武鄉。至食少而仍冒危難何也。」此真出軍臨陣也。韓超（道光甲午副貢生）以文職在黔著武勳。又一儒將也。其幕客空六居士爲撰獨山平匪記（咸豐四年事）有云。「……起身之日。率精勇八十人。至關廟行禱禮。叩拜畢。祝曰。韓超此去。不怕死。祇怕病。病則難辦事矣。願帝君保佑不病。以救萬民。說到難辦事句。雙淚俱下。戶外衆勇。聞而感動。齊聲高叫曰。我等皆願與公同死。喊殺而出。」則一出軍臨陣而怕病者。各見壯概。與徐記合看。亦覺有致。

天治 (十四)

蔣尊禕

△法治

(二) 同前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吾國聖主當陽。使天下太平。必有其不可及之法治。抑其法治必上則於天。至大無外。至美無惡。至真無僞。而使足以爲治也。旣明聖學之所謂短。當明聖治之所謂法。因特引論語泰伯篇大哉章以見吾古聖帝明王則天立法之至善模範。使學者知所效法云爾。

此經孔包諸氏注之最切。凡曰則法也。美堯能法天而行化。蕩蕩廣遠之稱。言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巍巍高大之貌。言功成化隆也。煥明也。言立文垂制。又著明云云。蓋諸儒去古未遠故能解說明切如此。誠非宋後經生所可望。所謂漢魏儒者時通天人之學也。

上天不言而懸象昭著。北辰居所。羣星各當經緯。堯所以欽若而命羲和。舜所以肆類而齊七政。惟其能體天效天。因其法以爲人之法。故德化而治隆。至於蕩蕩巍巍。無可限極。與天同量。蓋其文教之美。制度之明。所以獨有千古耳。堯舉舜。舜用禹稷契皋陶伯益。而禮秩封禪教養刑罰溝洫畎澮五彩六律五聲八音五言功庸黜陟諸法諸制。漸已創舉設施。無非法天因地以爲之治。雖周且之作周官。興王制。要皆根據於是。所謂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有禹稷等五臣。武有周召太畢等十人。故法行於天下也。

論語記者。恐但記大哉章。人明聖人之德治而不明其法治。故又記禹無間然章於其後。則古聖則天爲法之事顯然。蓋禹承二帝之後。垂四載。定九州。奠高山大川。分道制服。作諸器械。以耕以耨。民始粒食。鄉遂州里畎澮溝洫之法。皆於斯起。吾國法治之所由昉也。

禹惟則天爲法。故能薄己而厚人。去逸而就勞。絀欲而致用。後世勞農重工一派。有其意而無其德。泥其跡而違其心。學之不善。不能使人無間於胸臆。蓋失其則天之美備法制故耳。孔聖是以表彰禹之法治。言其雖儉嗇勞苦。而以天與民爲重。故有體制而中於禮也。

致孝鬼神報天也。致美黻冕行禮也。盡力溝洫設備民事也。鬼神之孝。黻冕之美。溝洫之盡力。皆有其法制度數事物體統。非但一味儉嗇於己而能致之也。惟儉此而豐彼。勞此而成彼。始不負上天愛護斯民之初心。而法制之施。爲民而設。此聖人所以深致其無間之敬意也。

孟子萬章篇。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官。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吾國聖學中天之理。惟孔孟體之最密。言之最詳。孔子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二大聖人蓋繼述堯舜欽若無爲之旨。蘊爲聖學。發爲聖治。明其理而熟其法。體其道而驗其事。知之至真。故能言之彌確如此也。

近世歐西淺嘗之輩。詆吾國爲信天學派。殊不知世間任何學術。苟不推求其哲理之真宰則已。推求哲理真宰。卽莫不歸宿於天。蓋天者哲理之發醇園圃也。一切大自然法之演繹歸宿變化綜錯。莫不蟬蛻孕嬪於斯。赫胥黎之所謂競擇。達爾文之所謂進化。亦非天而何。

惟深知天者。能以天之大自然法勉乎人之自競存法。人能競存而適宜。卽已默契天之大自然法。與其謂與自然力競戰而勝利。無寧謂因自然力磋琢而進步。彼演之。吾競之。吾適之。彼擇之。天之法終以界人之法。人之法終以成天之法。孰謂歐哲不自囿於天哉。

豈但歐西。吾國聖賢亦復如斯。敬天而奉其大自然法。爲吾人競存上之諸建設法。復因人之諸建設法。以驗天之大自然法。而爲向背從違及改進之圭臬焉。世法於是益完。風俗於是益厚。豈如彼海外宗教家但信天之神權而不復求其法理者比哉。

信神而不盡人事者謂之迷。知天而克盡人道者謂之聖。知其理而未能善其用者謂之哲。西之哲。中之聖。蓋有其同詣。皆未可窺測。而况敢以西方之膚淺誦中華之高深乎。所謂中人以下未可以語上耳。必先明乎是旨。然後以之研求經義。庶不蔽於流俗矣。

孟子此論。略分三段。首段由萬章發問人世政治遞嬗之所由。疑其取予因革。皆係人主所擅。卽不免有好惡愛憎之私存於其心。古所謂聖。殆有難言。孟子告以政治本身之土地人民統治權（卽天下二字。古聖每以此二字包括之。又曰神器）。非人主所私有。故人主不能以之擅與於人也。

萬章因又問如堯舜之事。舜明明受堯之天下。今言不然。則舜之有天下果誰與之。孟子乃正式闡發政治哲理之大原則

曰。天與之也。蓋謂大自然界之主宰力實與之也。萬章疑是神教上之神鑿所爲。故發問天果能囑咐叮嚀。如人之發言。諄諄然以見命乎。

孟子乃更撇開世俗所迷信者。曰。凡言天者。無聲無臭。無色相形迹。而又確能以其大無外之大自然力。支配此世間之一切一切。就此一切一切而示其向背去取焉。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非果如世傳神教怪誕之說。有面貌言語以相接也。

讀此可以知吾儒所體認之天爲何如。其精純偉大如詩書之所稱。孔孟之所論。中庸禮運之所闡。所謂無之極卽至之極體物而不可遺。故能因人所行所事而各有以見其主宰法治之支配力。絕非世間象教神家所形容之人像或奇形天帝者能望見藩籬也。

孟子所發明「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之原理。直可稱爲天的表情之論理學。此論理學所定之原則。亙古迄今。實無變動。苟援引適用。未有不能見天之真意旨者。蓋因世間一切一切之行與事。皆溯源於天而成其法則條理。天雖不言。而世間一切行與事所示。卽天之所示也。

但萬章當時尙未能解悟此等原則真理。故又問其行與事如何相示。孟子因言天子不能使天必與天下於人。而必待天下諸侯之認可焉而後與之。諸侯亦不能使天子必與諸侯於人。而必待其士大夫之愛戴焉而後與之。大夫亦不能使諸侯必與大夫於人。而必待其人民之欣受焉而後與之。

天子之薦人於天。諸侯之薦人於天子。大夫之薦人於諸侯。皆行之示也。諸侯之認可天子。大夫之愛戴諸侯。人民之欣受大夫。皆事之示也。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更暴之於天下。而天下諸侯臣民亦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萬章究未明天與人歸之事實。因又發問。孟子更告之曰。堯既薦舜於天。遂使之主祭天神。而上天及百神享其祭饗。是卽天受之明證也。更使之主理政事。而政事修治。百姓皆安。是卽民受之明證也。天與之。民與之。方是大自然主宰授與神器之明證。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此第二段所闡發。較第一段已加詳。至第三段。則孟子因而申言上天所寓於世諦中行與事之一切法治。足與證驗。是否付與其人。天命之種種朕示。各自顯然有徵。確然有據。絕然有據絕非杳茫臆測之比。此一段更爲精粹踏實。爲吾國政治哲理從未發明之大淵鑑。誠可珍已。

天不言。固無法令意旨之可見。而人在世諦中之政治。則有行爲事迹之可徵。聖人法天以爲法。而其法流傳後世。又足以考驗人彝與天命。堯既薦舜於天。使之相已。凡二十八載之久。政治皆循天然之大經大法。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實上天直接之人彝。間接之法治。有以默示而默契之使然也。

又不獨居恒之時可見。至其當變之際。尤可徵。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當體堯世及之意。之堯之子。今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是舜於朝覲之政法能得天治之真。而天心遂見於天下諸侯朝覲者之心而向往之也。是天以天下諸侯朝覲者之行與事示之也。

天下諸侯訟獄者。當體堯世及之意。之堯之子。今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是舜於訟獄之政法能得天治之真。而天心遂見於天下諸侯訟獄者之心而向往之也。是天以天下諸侯訟獄者之行與事示之也。

天下諸侯謳歌者。當體堯世及之意。之堯之子。今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是舜於謳歌之政法能得天治之真。而天心遂見於天下諸侯謳歌者之心而向往之也。是天以天下諸侯謳歌者之行與事示之也。

堯既薦舜於天而相之。二十八載。神享民安。致治於平時。堯崩舜避。天又以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之行與事。示其付託之命。見其眷佑之心。而定命於變易。故曰天也。舜用是之中國踐天位焉。於以見吾國法治之真際。正即天治之明徵。固不必於法外求天。亦不可於天外求法也。

總之。吾國之所謂天心。每以見於民心。未有民心不與而天心獨與之者。亦未有天心已與而民心不與者也。蓋民者天之愛子也。自無始以來。祖天之氣。而孕其性肖其情焉。其所好惡。固無異天之所好惡。其所去取。固無異天之所去取也。而況舉天下之廣。兆民民之衆。是全天視聽之所在也。

古之聖帝明王。無不深明斯理。其敬天也。不敢遺於民。其養民也。不敢悖於天。事天如父。畜民如子。天命靡常。而每視民之苦樂。天意難識。而每順民之好惡。故其爲政也。視民如傷。其立法也。唯民是右。其所以不愧爲民父母者。以其戴天懷民。徹上徹下。洞中洞外。視天下如一體故也。

堯舜禹湯文武。惟能敬天。故能得民。抑惟能得民。故能順天。其政與法。常法天亦常利民。常利民故常契天。則謂其法治即天治也可。桀紂幽厲。惟自慢天。故至失民。抑惟失民。故而忤天。其政與法。常悖天亦常害民。常害民故常逆天。則謂其背天治即以自亡也可。

天治法治見於民情與行事者。其明徵如此。孔孟言之。賢儒釋之。縻若列眉。尙法明治之君子。當如何深體而慎行之哉。

馬來戰記

馬來戰記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午前十一時四十五分日本政府發對英美宣戰之文告，於是歷史上空前之重要戰爭開始進行，實則是日未明已在太平洋與美國海軍入於交戰狀態矣。是役日本海軍對美海軍之根據地檀香山突行轟炸，予以莫大之損失是為大東亞戰爭最初之決定戰，蓋美艦隊擊沉者八艘，破壞者五艘，飛機炸毀者四百餘架。顧在東亞之主力戰爭，厥在馬來半島之占領及新加坡要塞之毀滅，於是九日日陸軍侵入馬來北部，蓋泰國已與日本協力而九日軍進駐（日泰軍事協定成立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安南方面亦於年前成立進軍協定，故日本得自馬來北部，結集重兵，迅速進擊也。

同時菲律賓方面亦展開攻勢，日陸海軍於十日在馬尼刺北方登陸，關島則立即占領，斯為對美戰爭之初期。

在此期間日海軍於十二月十日在馬來半島發現英國主力艦威爾斯親王及里巴爾斯兩艦而擊沈之。此兩艦甫自英開抵新加坡，乃於開戰三日即被毀滅，此尤為英軍在東亞之致命傷焉。

杜 若

英人在中國之最後根據地為香港。日軍自開戰以來首先收略其對面之九龍，至十一日完全占領之，由此更對香港予以直接之攻擊，十八日遂在該島東西部上陸，逐漸掃蕩，至二十五日英總督揚格氏遂舉降旗而罷戰。

至菲島方面既以二十日在明達諾島登陸占領撈卯呂宋北面，復藉着進展，馬尼刺日更危急，次年一月三日卒克而下之。至是美國在東亞之根據地亦顛覆矣。

自開戰以來日本不斷向馬來方面為飛行襲擊，至十四日日大本營陸軍部發表：日陸軍航空部於十三日大舉空襲馬來及緬甸之敵空軍基地，冒險軍熾烈之防空砲火敢行大轟炸予以大損害，其狀況如下：一，日方有力部隊急襲英領馬來西北岸要衝坡南港，及緬甸內維多利亞飛機場，對敵船團及敵機猛烈攻擊，使小型戰鬥機四架發火，炸沉輸送船二隻，使一隻損傷，二，其他一隊攻擊緬甸墨爾基飛機場，澈底炸毀附屬設備及燃料庫，該方面之敵機遁走，三，又其他一隊襲擊馬來甘丹飛行場，炸毀其設備，使大型

轟炸機一架發火，四，本日日方之損害爲三架。

同日又發表，馬來方面作戰之日陸軍部隊，於北部英領馬來繼續敵前上陸，擊碎英軍激烈之反擊，逐次擴大戰果中，已突破堅固之國境陣地，深突入英領，十二日於〇〇方面擊滅機械化英軍一師團，俘虜多數，鹵獲兵器如下，戰車二十輛，速射砲十六門，載貨汽車約六十輛。

日英兩軍十四日夜繼續於馬來半島西北之林莽地帶激戰，英軍司令部發表葛達地方英軍仍頑強抵抗中，一方日軍增援隊馬來上陸成功。

馬來方面作戰狀況，據一外國通信記者報告實況如下：日軍以不屈之猛烈繼續攻擊英軍，尤其日軍在該地方之叢莽地帶爲最有能力之軍隊，於叢林中尋其進路而進擊，完全武裝涉過多鱒魚羣之河，以爲此特別戰鬥專門訓練者。又日軍備有甚多機械化部隊，極有效的運用，向葛達地方之道路及鐵路線，尤其沿海岸平坦地帶猛進。英軍係由印兵，蘇格蘭兵，及英國兵組成，勇敢作戰，命令任何部隊亦不得後退降伏，盡力戰至最後一人一彈而皆克守此命令。原來叢莽地方之作戰，飛機協力全不可能，地上部隊兩方皆極苦心慘淡而戰云。

十六日日陸相代表木村次官戰況說明要旨云：英國遂突破國境向泰國南部侵入而來，於此我陸軍與海軍協同於八日未明在馬來半島之要衝，敢行登陸，繼續殺到敵之重要根據地，將其占領，繼而登陸諸部隊，立即開始南進，擊破頑強抵抗之敵軍，繼續前

進，至十三日突入馬來英領之一部隊，與約一師團之敵機械化部隊遭遇，激戰後殆將其潰滅，除鹵獲敵戰車二十輛，速射砲十六門，載重車約六十輛外，並獲得多數俘虜，又飛機部隊與地上部隊相呼應，而以捨身戰法在敵彈下不完全之飛機場強行登陸，而行登陸行動之直接掩護下活躍，炸碎敵航空基地，迄至十四日擊落一百三十三架敵機，或使其大破，壓制馬來英空軍之主力在坡南島等炸沉敵輸送船五隻，又協助地上部隊之戰鬥炸破敵載重汽車百輛，惟由泰馬來國境至新嘉坡之距離七百公里有餘，地形爲熱帶之姜克爾山岳地帶，又因新嘉坡直切難攻不落之近代的築城，故其接手以前預料尙須相當時日與困難。

島田海相，亦說明戰況之要旨云：於海軍部隊護衛下之陸軍大部隊輸送團八日未明於馬來半島登陸成功，同時航空部隊大擊空襲新嘉坡之飛行場及軍事設施，予以極大之損害，以此空中之威力與地上部隊相呼應，目下正着着擴大戰果中。帝國陸軍航空部隊十五日大舉向各方面出動，敢行大轟炸，予敵以甚大之損害，其狀況如左：馬來方面冒晨來之不良氣候，以全力急襲坡南方面阿耶爾達瓦爾及伊坡機場，與挑戰而來之敵戰鬥機布勒哈姆機數架，展開空中戰，擊落一架，同時擊破地上之同型機七架，並炸碎燃料庫及附屬設備，我方一架尙未歸返云云。

至十七日據新加坡之放送稱，馬來西岸之要衝〇〇已陷於日本之手中，英軍已退至新抵抗線內，有在行反擊之勢，因日軍之進攻甚爲急激該地區之防衛陣，於日軍之攻擊之前異常脆弱，其潰滅

最大原因，即其防衛之加拿大，澳洲，印度，英本國各兵團間缺少作戰上之連絡，其中尤以印度兵戰意淡薄，已多數逃避，使戰線混亂，基本動搖，英軍之煩惱狀態已暴露無遺云。

斯德哥爾摩十六日電云：達於當地之情報稱，馬來半島之戰鬥已益形激烈，日英兩軍分作數個集團，迅速移動戰線，大形包圍奇襲前進之熾烈交戰中，因戰局已形混亂，戰線已難以劃明，目下之戰鬥中心在於干割地方，日軍既足越叢林猛進，航空轟炸隊，對英軍基地及道路上移動中之英軍縱隊，已頻繁加以轟炸中云。

又西貢十七日晨當地收聽倫敦BBC放送報稱，馬來戰線之英軍昨日來一齊後退云云，其報稱如下：馬來戰線日本軍之攻擊，極為猛烈，且作戰亦至妙，行動神出鬼沒，以現在之態勢徒繼續抵抗時則有陷於不測苦境之懼，故十六日英軍全線預定開始退却，馬來西岸之肯達奔克，今已委於日軍之掌握云。

英軍於節節敗退之下，開始迫切呼援，據十七日里斯本轉來之倫敦情報稱：馬來之英軍當局發表，因日軍之神速果敢前進，馬來西方之要塞英已陷於危殆，日軍部隊之一部仍於此方肉迫中，英遠東軍司令部一面為挽回北部馬來戰線之不振，向干割方面派遣有重裝備之援救部隊阻止日部隊之南下。

又據阿利浦通信新嘉坡電稱：英軍於馬來西北部干割地區增派新部隊中，將與開戰以來因該方面日本軍之猛攻而敗退之部隊相交替，英方因此等增援部隊有優秀之兵器，故以為阻止日軍精銳部

隊進擊之綫。

同日新嘉坡軍司令部發表，馬來方面戰況如下：干割南方地區交戰繼續中，克蘭達州日軍似增強，除前哨的行動以外無重要行動云。

據新嘉坡來電稱：勇敢無比續行進擊之日軍部隊，目下在馬來泰國國境馬來方面要衝，對由英人及土人組成之英軍，施以猛烈之攻擊，排除作戰困難之森林地帶之英軍抵抗，繼續進擊中，又為出動救援英國地上部隊之英空軍，因在熱帶密林，無從下手，聞已退去。更據盤谷來電稱，在該地之外國特派員對於森林地帶猛進之日軍機甲部隊作戰之奧妙，極為驚嘆云。

十八日據抵達上海之報道稱，新嘉坡之英軍當局發表戰況，承認北部馬來之英軍後退，十七日徹夜英軍在南部干割分別後退成功，刻下在蘇凱克里安南方施縣再編成部隊中，十七日夜日本空軍未施行活動。

日軍佔領威克特利亞地區後，據東京電訊述其意義如左：在泰領馬來登陸，以破竹之勢進擊之日部隊，以其一部攻略要衝威克特利亞地區，完全壓制克拉地峽，該威克特利亞波印特占領之意義，由此次作戰觀之，極為重大。一，即該地水陸裝備之飛機場，為在英遠東軍司令官波巴姆大將察語，稱為中國緬甸馬來飛機場，然因緬甸泰國境上之重要飛機場占領，遮斷該連鎖線，即予敵方以精神的打擊，又由將來作戰上之意義來說，其影響亦極為重大。二，該地位折克拉地峽之入口，將來如在該地建設運河

則有奪取新嘉坡繁榮之地位。三、遮斷由泰國至馬來之連絡線，且爲確認馬來間空路及海路連絡之戰略上要點，加以上威克特利亞波印特由各方面觀之，因有重大意義，故前者日英關係惡化後，緬甸軍當局先急派土人兵繼續送滿載緬甸海軍預備兵義勇兵之小汽艇，嚴重監視海岸方面，又由新嘉坡方面屢次派遣軍艦而加以警戒云。

據新嘉坡無線電廣播稱：馬來英軍司令部承認馬來戰況於英方顯著不利，其原因爲日軍之數優越，日軍之裝備優秀，尤其因優勢日空軍握完全之制空權，爲英方戰敗之最大原因，如將來不得美空軍之援助新嘉坡之命運如風前之殘燭耳。又新嘉坡空軍，戰前總機數爲二百五十架，其中百架爲戰鬥機，百架爲中型轟炸機，五十架爲偵察機，據日大本營之發表，幾乎已全部潰滅，且所賴之美空軍來援，在日本無敵海軍制壓下，絕對不可能，今英國方面已自認新嘉坡之絕望的立場云。

據重慶廣播之十六日新嘉坡電，該地之立法會議，一兩日中招集緊急開議，將議決不問男女，有政府命令時，立即徵用服務於防禦新嘉坡之一切必要工作之緊急議案云。

日大本營陸軍部發表，日本陸軍航空部隊於十七日以大編隊，急襲檳榔嶼，擊沉大型輸送船一艘及小型輸送船數艘，同時炸碎碼頭及港灣設施，又日方戰鬥機三架果敢突入敵中陣營，急襲伊博飛機場，與挑戰之戰鬥機六架展開激烈空中戰，擊落二架，使其他四架遁走，同時對地上之戰鬥機七架加以機槍掃射，使其發生

大火。

據倫敦情報稱，干割地區之英軍難敵日軍猛進，已自干割州南境之庫里安河南方退却，英當局十八日亦自認言明英軍無事退往庫里安河以南，日軍之干割南方進出于馬來半島西北地區一帶重大威脅，英印軍之放棄檳榔嶼亦由於此云。

據阿利浦通信新加坡電稱，托馬斯馬來總督，因十八日馬來戰況之不利，而承認檳榔嶼之命運，瀕於危殆，談稱如左：對於馬來方面繼續拚死力抗之英方地上及空軍部隊之活躍，只有感謝，現檳榔嶼已瀕於重大之危機，余對馬來全民率直報道事態之真相，英軍之苦戰最大原因，在於泰國之協力日本，突如允許日本軍通過自領，英軍對急激之日本軍干割地區之攻擊，亦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暇矣云云。

據斯得哥爾摩十八日電，日軍馬來半島干割作戰，一兩日來與檳榔嶼以重大威脅，結果英印軍司令官維渥尼爾將軍發表將該島派遣英印軍撤退，檳榔嶼爲通過馬來海峽經濟貿易上的基地，期待如地中海之馬耳他島，故英軍所受之打擊殆爲致命傷，倫敦各報數日來將日軍向檳榔嶼之銳鋒進擊所預知之喪失爲與印度英軍軍事的政治的地位之影響，予以指摘，以喚起一般之注意，現在因英印軍之撤退，該島不久將入日軍之手，馬來海峽亦置於日軍制壓之下，誇稱東方直布羅陀之新嘉坡亦將完全與印度斷絕聯絡，益暴露其脆弱性云。

十九日晨據西貢所接之新嘉坡廣播稱，西貢軍當局發表英領馬來

西北部之廣大地域，今已完全入於日軍手中云。

十九日西貢收聽之新嘉坡廣播稱，十八日晨馬來戰線之英軍顯著於不利，繼續敗退，數日以內，增援隊未行到達，挽回頹勢，到底困難，其廣播如左：

一，在行哥拉登陸之日本軍已由國境進入百哩深處，其攻擊極為熾烈。

二，英國軍十八日復退却二十五哩，利用克萊巴河岸之森林地防禦之現在英軍，與日本軍之距離有十哩乃至十五哩，按該距離不過為日本軍之三日行程。

三，日本軍下次進擊之目標，如該地入日本軍之手，則馬來戰線之英軍難免全面的崩潰，此數日間之戰鬥實係決定英軍之運命者云。

據里斯本十八日電，綜合各方面情報，在馬來半島北部繼續勇猛果敢行動之日軍，排除英軍之頑強抵抗，正節擴大戰果中，十八日之英遠東軍司令部發表中，亦承認英軍由于割南部地區撤退之事實。又國際電報通信社新加坡電，報道英軍在馬來之地位已陷於重大危機，該報道如左：日軍利用在泰國設置之五處基地，陸續向馬來方面輸送增援部隊，尤其于割方面，使用多數戰車，正在急追英軍中，日軍刻已達摩里安河之線，且大有敢行敵前渡河突入英軍陣地之氣勢。

在馬來西北岸作戰之日軍，十八日通過檳榔嶼對岸後繼續南下，其先鋒部隊業於十九日向來達路巴爾地區進擊中。

二十日美國情報局確認日本軍占領檳榔嶼對岸之班達路巴爾地區。

十九日據倫敦來電稱，新加坡當局公表，自馬來之要港檳榔嶼全般的且完全的撤退。

檳榔嶼之概況：於日軍猛攻之前，英軍即發表撤退之英領馬來要地檳榔嶼（位於同名之小島上），人口約十五萬，為貿易最盛之港，馬來半島方面及蘇門答臘之輸出物資之聚集地，其貿易額年達五億元以上。此島為一七八六年時英人來得大佐得自對岸干割之土候所讓與之地。島之名檳榔，即馬來語檳榔樹之意，昔日島上檳榔樹頗繁茂因而得此名，現在檳榔樹已無，全島種椰子樹。街市為次於新加坡之馬來第二繁華城，住民之大部分為中國人，支配着該地的經濟界。

二十日午後十一時五十分，日本營陸軍部發表，馬來西海岸方面日軍於十九日夕攻略檳榔嶼，遂向南方繼續進擊中云。

檳榔嶼，為新加坡與緬甸中間之要衝，今既占領該地，新加坡之與緬甸連鎖，可謂完全斷絕，其軍事上政治上所受打擊至為巨大云。

二十日據合衆社倫敦電，日軍之馬來攻略戰，正節擴大戰果，英軍已由干割威爾斯里兩州撤退。

又據新加坡合衆社電，關於日軍在馬來之南下陣勢與戰局預料，報道如左：馬來半島西海岸之日軍，繼續南進，目下正接近配拉河岸之有力英軍砲兵陣地，日軍展開寬達三十公里之廣大戰線，

目下正在進擊中，此顯然為意欲支配重要道路之作戰，以期機械化部隊易於前進，今後將有沼澤地帶之戰鬥與山地之戰鬥，總之英軍之由配拉河陣地撤退似為期不遠云。

因日軍之席捲北部馬來，新加坡之危機已刻刻增大，據二十日之倫敦情報稱，因英國若喪失新加坡，則恢復香港，檳榔嶼將不可能，故不論如何犧牲亦當保守新加坡之意見，異常強硬，主張大要如左：

一，以更進一層強力之陸海空軍防衛新加坡。

一，對大東亞戰爭當看作與對德戰有同樣重要性。

二十一日據上海某方接到新加坡電，新加坡地方日來情形甚為混亂，新加坡政府當局為應付後方運輸事宜已於日前發出動員令，其動向以華僑為主，一時馬來地區被英方強迫入伍及被拉担任運輸者幾全為華人，即一般大商人及知識份子亦難倖免，聞一週間被拉去之華僑男子，不下五千人之多，此部華人之家屬無不叫苦連天，一部被拉者家屬聯合赴中國領事館請求領事代為設法，中國領事館方面負責人竟以中英一家理應協力為辭，不負救人責任，因之馬來地方華僑全部失去自由保障，對新加坡領事館憤恨，覺抗戰建國的口號，為欺騙僑胞之詞，聞已暗中發布小冊，勸導全馬來華僑迅速覺悟，歸附和平旗之下南京國民政府云。

關於開戰以來在一百三十度之炎熱下之馬來戰況，據十九日由該方面前線歸來之某幕僚談話稱，自泰領入英領馬來之日軍，即向英軍作為馬來第一陣地企圖抵抗數月之要塞線巴哈姆線進擊，十

一日日軍先鋒機械化部隊，正在為森林所狹之一線道路上快走中，突然與前方道路出現之敵機械化部隊相遇，雙方快速前進，有如急行列車，此時日軍在疾馳中，即對敵方投出手榴彈，瞬間即將敵殲滅，將敵戰車二十，載重汽車六十，完全捕獲，使敵人膽寒，日軍更繼續前進，當夜由少數兵力組成之日軍索敵部隊，已到達要害波巴姆線之前方，有河流圍繞，前有地雷，鐵絲網等，由有砲四十門之白人部隊一師護衛之，意氣極為軒昂，日軍部隊長，決意單獨突破，立於森林之上，至夕刻有二十名兵突入鐵絲網，繼則一隊，開始攻擊，敵對日方之突擊，擊以集中砲火，日方置砲一門於道路中央射擊之，入夜敵英兵揮動白刃向我方襲來，日軍主力部隊，向道路兩側出掩護部隊，向森林中前進，一一前進，裝砲再開始猛擊，至翌日十二日敵人因日軍猛攻動搖，日軍即乘機突入敵陣，更佔領敵後方之橋，英軍即一舉潰滅，約二十四小時日軍完全將波巴姆線突破，如此北部敵人最大抵抗線，完全崩壞，此開戰時之敗北與敵精神的打擊極大，敵一齊退却，因火器毀壞只有後退，追擊之日軍，在一日中三分之一進擊，三分之一戰鬥，三分之一修理橋樑，日以繼夜，用敵人遺棄之載重汽車，汽油，發揮優秀機械化部隊之威力，追擊敵人，現在馬來戰鬥中，敵機之姿態殆已不見，制空權完全歸日軍手中云。

據泰領南部某地二十一日電，十四日在馬來西岸要衝維多利亞入城之日軍，繼行進擊，排除地形困難及頑強敵人抵抗，卒於十九

日將新加坡英海軍前進基地檳榔嶼佔領，感激之太陽旗立於馬六甲海峽之一角，由日軍之進入，敗殘之英東亞軍，可知其如何狼狽由該島撤退，即英軍聞日軍在泰國南部登陸，開始向馬來領進擊之時，已拋棄要衝維多利亞，自海路仰光方面遁走，同時以為檳榔嶼不能防衛，十日以來，集結撤退用之大輪送船團於該港，十二日以來繼續開始撤退，十二日日陸軍機大編隊，對正作撤退準備中之上述大船團，敢行大轟炸，在港內逃竄，對大小船舶，加以徹底痛炸，與以極大損害，對此突然之日軍飛機轟炸，在戰場中東竄西逃，成日軍轟炸食餌，恰與丹刺庫慘劇無異。當地居民初觀日軍威容，對日軍深為感謝，並對市街免於火災事，異常欣幸，戶戶搗搗日軍旗，以示歡迎，十八日夜於森開巴他尼之○部隊本部突來一名錄田穆氏之日本人，此外一名，戰慄而語，「我於閉戰同時與同胞數名一齊為英軍逮捕，受英軍殘酷之待遇，食物每日只給麵包兩片清水一盃，隨日軍之進駐，英美軍崩潰，我即趁其混亂逃出，一般居民始皆甘受英美之暴虐，日軍進駐後，各地皆對英美軍表示抗議，僑居之同胞五十三名，七日以來皆被拘留，英美退却時，與住民協力担任維持治安之職」云云。

據二十二日下午之每日廣播稱，馬來北部干剎州，已完全歸日軍手中，客達巴爾之日軍，沿鐵路前進。日空軍偵知馬來中部要衝仍殘有敵戰鬥機一個中隊以上，遂於二十二日踴躍出動攻擊，於敵方全機飛上，出以迎擊之體勢，立即演出馬來戰中最初次之日英大空戰，雙方搏鬥飛翔，有如蜻蛉飛舞，演出壯烈之死鬪，結

果因飛機之性能與將兵之士氣相差懸殊，日空軍擊墜敵全機十五架，並炸毀地上飛機兩架，至此○○之敵空軍勢力完全潰滅，全機高奏凱歌而歸還，又陸軍飛機隊，過去數日來在馬來西北部飛機場，經該部隊之手所破壞之敵機達二十架，現今該方面之敵空軍已完全處於總崩潰狀態。又日軍航空部隊，二十一日衝亂雲急襲伊博，迭羅克，安松，克拉，蘭浦爾各飛機場，與來挑戰之巴法洛戰鬥機四架交戰，瞬間將其完全擊墜，日方無一架之損害，全機無事歸還，自該日之空戰觀之，英軍飛機始終僅以形式的攻擊，全失戰意。

里斯本廿二日電，據香港之情報稱，因干剎維爾斯里兩州之陷落，馬來之第一戰之勝利已歸日軍，據觀測，今後戰之中心將即移向配拉州云。

新加坡來電，因開藍丹飛行場之喪失，已生出後方連絡線之切斷危險，英軍數日前已決定向克拉克來（客達巴爾南方中部後道之要衝）北方撤退日軍空陸相呼應妨礙英軍之撤退，英軍乘夜陰退却已成功，且搬出武器彈藥多量云。

又據新加坡，英方公表，英軍於克拉利哥札爾附近構築新陣地，士氣已形昂揚，消息界觀測，英軍發表自開藍丹戰隊撤退，目下之情勢對馬來半島東西之英軍情形頗險惡，克拉利哥札爾乃倍拉克州之首府，在伊波西北二十四公里之地點。

干剎州失據之後，英朝野倍覺皇然，據二十五日華盛頓電稱，路透社電訊呼籲救援新加坡為急務之內容如左：英國今為防衛新加

坡已不惜一切，事態緊迫中之英國立當增派空軍，急速決定目下於華盛頓協議中之共同作戰方策，即時實行。又倫敦之荷蘭人會言緩和危機之方法，即使感維爾印度軍司令官指揮印度軍及空軍，自緬甸進擊泰國國境，若得威脅日本軍之背後，則或有一線希望云。

里斯本二十五日電，據華盛頓來電稱，加金澳州首相二十五日對日華盛頓勾留中之邱吉爾英首相，發出指摘現太平洋之空軍重要性，為確保新加坡及所有英領沿岸，迅速派增援部隊，尤其空軍大增援部隊之書翰。

二十六日東條陸相在議會中報告戰況要旨如左：馬來半島方面之敵軍，利用其擊密林濕地等錯雜地形，曾試行相當抵抗，各部隊將其擊破，繼續進擊中，英領馬來方面，在行哥拉，客達巴爾登陸之部隊，到處擊破擁有機械化部隊之英軍，攻取于刺州，十九日佔領檳榔嶼，沒收汽車千輛，汽油五百桶，米五萬石，錫一千三百噸，膠皮兩千噸，及原礦一千噸等軍需品無數，主力卒進入配拉州，二十三日攻略世界第一之錫產地泰平，在客達巴爾附近打破敵方頑強抵抗，逐漸攻略要地，十九日奪取英軍以有力裝備大部隊堅固守衛之庫阿拉克萊之要點完全成功，刻正繼續前進中，又在泰國緬甸國境南端附近長距追擊越境之英軍，十四日斷克拉克地峽，達至印度橫洋岸，已占領維多利亞要點，檳榔嶼與維多利亞要點為印度新加坡間之海空連絡要地，該地之喪失，對於英國相信予以極大打擊，又馬來方面之陸軍航空部隊，旬日來不願惡

劣天氣，協助地上部隊，從事擊滅敵空軍勢力努力轟炸敵地等展開活潑之作戰，截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止，僅陸軍擊毀之敵飛機，數目達二百二十一架，其後猶急速增加，因此對敵予以極大動搖，且其戰意似已顯著喪失，又與泰國之間締結日泰攻守同盟後，益加親密，現今日陸軍部隊與泰國相携監視緬甸國境，使英軍毫無可乘之隙。

又日某航空部隊二十三日起空襲緬甸首都仰光附近，努力擊碎敵空軍軍事設施及敵增援部隊。

據二十七日前線電訊，日本進擊馬來部隊二十六日已在敵賴為天然要塞之馬來西岸大水流配拉河之處敵前登陸成功，在急迫南岸之敵中，因此次電擊渡河之成功，日軍席捲配拉全州，已威脅塞蘭格爾州境南岸地區之英軍陷於大混亂中。

據配拉河岸二十七日電，進擊馬來之日軍精銳在配拉河敵前渡河成功，該河為敵軍吉特拉線崩潰後馬來防衛軍之生命線，日軍渡河後當即開始猛攻，是日晨刻在河岸得見此河之征服戰，該河寬處約達三百公尺，乳白色流水奔流甚急，兩岸均係絕壁，立於上者往下觀，水流足能使頭暈目眩，鐵橋及道路橋全被敵軍毀斷，斷處約八十公尺，敵軍為避日軍之巨砲轟擊，業已退至〇〇公里外之丘陵地帶，待機抵抗日軍，午前九時日軍第一次先鋒部隊開始渡河，馬來時間與此方約差二小時許，故午前九時僅係天明朝霧濛濛籠罩河上，日軍排除種種困難，運搬渡河舟艇，然後飛身上船，瞬息已到對岸，於是士兵踴躍繼續登岸，敵軍此時集中砲

火開始轟擊，日軍毅然毫無懼色，同時開始急攻，占據要點，九時四十分第一先鋒部隊已經完全渡河，於此敵軍所持之險路配拉河線已被突破，於是雙方展開慘烈之搏鬥，敵軍已在陸續渡河之先鋒部隊完全包圍下，蒙受殲滅的打擊，匆匆潰走，日軍現在南方急迫猛襲敵軍中云。

席捲北部馬來之干剎州，急迫敗走英軍，攻入配拉州之日，進擊馬來精銳部隊，二十二日以來於配拉河北方原地帶，形成數線隊，展開巧妙之機動戰，到處捕捉殲滅敗走英軍，二十六日已完全圍壓配拉州北部，據報新加坡當局為英本國所痛責，思恢復慘敗勢態而苦心試行反擊，日軍迎此好餌戰意頓昂，二十六日晨來繼續一擊剿滅敵軍，而堂堂進擊云。

占領之配拉州已恢復治安，住民繼續歸還，英軍約五千於廿七日放棄該地退却，然因逃遲被附近居民殺戮之英人死體橫臥於各處，日軍陸續拾埋之，該地居民到處表歡迎之意云。

日軍英領馬來攻擊部隊，將敵方誇為防衛陣地第一線可守三個月之婆巴姆線開戰五日（十二日）即進入其陣地之南側，並將正面之敵二萬餘印度軍予以澈底的擊滅，英軍敗去後之婆巴姆線遺棄裝甲車四十，各種砲六十，汽車二十及其他武器彈藥甚多，情形頗為慘澹，陣地之南一鋪裝路旁有森林及樹膠林等，並於道上構築無數堅固之堡壘，散兵壕與鐵絲網等，彼等深信如何勇猛之進擊亦不能將此陣地突破，戰鬥先由英軍發砲，揭開戰幕，日軍遂予以猛烈反擊，不與其守勢以餘裕，而突破婆巴姆線之中央陷敵

於大混亂中，逐次進入敵之第一線陣地，此戰鬥中敵第一線部隊全為印度兵，彼等無與日軍作戰之意，曾一度退却，而終於投降，於隱於安全地帶督戰之英軍將校，予以屠殺，又干剎州之某地英人之官吏將校悉為印度兵所襲擊，馬來之守備軍對婆巴姆線已現無力狀態云。

馬來前線二十七日電，日軍破竹之猛烈攻擊，占領地住民捲起非常之反響，至使馬來諸民族間東亞民族之新意識覺醒，是以大東亞戰爭之意識透徹各處於預想外，現在印度人等協助日軍，尤其獨立州馬來種族之傳統強力干剎州方面，獲得檳榔嶼之國王復歸，阿爾斯達政府領袖協助日軍之體制，已踏上新之第一步云。

馬來○二十六日電，自日○部隊十九日占領檳榔嶼以來，即行從事整頓現治安已經回復，島民亦相繼回歸，駐在該島之英軍約六百，聞得日軍突破○戰線，皆驚惶失色，而開始撤向新加坡，其時在留於該島之日僑約五十名，於日軍上陸之前，已回復自由，英人等撤退時，昔日威嚴已失。

日大本營陸軍部發表，馬來西海岸方面之日本陸軍部隊，二十八日正午許，佔領配拉州之要衝伊波，擊滅敵軍，向南方進擊，正節節擴大戰果中。

據阿立克通信新加坡電，馬來錫的生產中心地伊波市，被日本航空部隊，在四日內轟炸十八次云。

馬來前線二十九日電，向配拉河南岸推進之日軍精銳，及由南西方陸續渡配拉河之其他大部隊相呼應，開始全面的大追擊戰，刻

下日軍先頭部隊與潰走之敵軍之距離，僅不過二、三公里，敵軍刻完全陷於狼狽情態，拚命潰走中云。

據新加坡來電稱，席捲配拉州北半今對其中部繼續破竹進擊之日本軍，二十八日以其先鋒精銳部隊業已進入奇摩爾地區。按奇摩爾位於配拉州首府伊波之北方，當鐵道及重要道路之要衝，其攻略因制伊波之死命，故英軍亦企圖必死之抵抗，英東亞軍司令部亦承認該事實，二十八日英軍配拉戰線上與日本軍交戰中，尤其在奇摩爾地區方面，發表阻止日本軍之進出成功云云，配拉州中部之日本軍陸續增援新銳部隊，以該方面之戰機漸有成熟之感，日本軍之本格的攻勢似節節迫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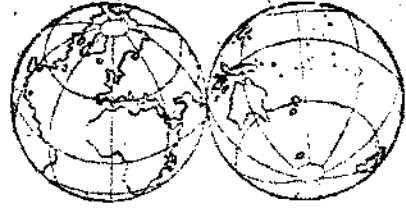
以馬來唯一之大河配拉河之敵前渡河之馬來攻略戰，今已入第二階段。據配拉河之無血突破，修飾第二階段之劈頭，相應勝利進擊將兵之勇氣，愈趨高昂，其威武更加顯揚，緣在鐵道炸破點附近，冒險迫擊砲彈巧妙強行渡涉配拉河，一舉粉碎擁有迫擊砲十餘門據守南岸陣地之約六百名敵軍，成爲配拉河勝因之殊勳日部隊，炸破羊腸山峽道路敵軍刻正修理之橋樑，業已突入配拉河河岸地區最大之敵軍據點伊波市，將其占領，於此制配拉州南部之敵軍死命，而英軍之混亂愈趨不能收拾云。

日軍陸軍航空隊精銳，二十九日夜，冒過陰雨，敢行新加坡夜間大空襲，對郊外敵軍事設施，投下命中彈，將此粉碎，收極大戰果云。

二十九日英遠東軍司令部發表，確認日軍之進出伊波如下：一，

英軍於配拉州伊波南方一地點，與日軍展開激戰中。二，日空軍若干架轟馬來東岸之干割，對英軍陣地加以機關掃射。

馬來前線伊波三十日電，日軍猛進於配拉河南岸，由吉特拉機潰走之來恩中將指揮之第十一師之敗殘部隊，予以殲滅，北上中之白尼特少將麾下之澳洲兵亦敗走，又由南方趕至之增援軍，亦被驅散，日軍乘破竹之攻勢，已將燈管當車之敵擊潰中云。



時 事 記

記阿拉斯加島

(譯自基督教科學訓導報)

F. L. Oliver

楊 達 章 譯

鑒於世變日亟脅迫日增，美國現正秘密撥款興工鞏固阿拉斯加的防禦工事，以爲亡羊補牢之計。

當一八六七年以政治作用自俄國手中購買該地之時，一般美國人士都認爲這是花錢買廢物的行爲，誰也沒有想到那位國務卿識見遠大，今日成了聖人。當時國務卿蘇威德雖然根據美國漁人的報告此地有利可圖因而作此投機之舉，但是當時確也有幾許的希望日後料可變爲軍事有利之

地。時遷世異，作戰方法生了變更。今日的美國軍事家一定非常感激彼時的俄國政府肯於出讓這片土地因爲位置遙遠荒蕪不毛得不償失呢。

軍事以外的價值

姑且不計軍事價值。一般人士雖然久已認定花錢買了廢物，但是實際彼時只花七百萬金圓的代價買妥之後直到今日美國已從此地得了十二萬萬五千萬金圓的出產。其中半數都是挖出的黃金。而且今日還是方興未艾。

美國在太平洋方面防務咽喉要地當然是巴拿馬運河。爲使此地鞏固起見，美須兼顧北太平洋以及阿留提安群島夏威夷與巴拿馬之間的洋面，而且此種水域必需盡量西展。

依現在的情形而論，還不能無條件的掌握到菲律賓，但是藉力於阿拉斯加的擴防，還可掌握洋面直到關島。一九三六年海約廢除之前，美國不得在阿留提安島設防。然而美海軍部久已看出阿拉斯加的軍事價值，二十年來不斷搜集消息資料。又與美國濱海測量會合作撥款繪製海空輿圖。

遠 築 基 地

根據這些調查資料選妥海軍基地場址。以防禦阿拉斯加的入口。業經聲明在建造中的基地，就是潛艇和空軍基地，一處在克地亞克島。一處在巴拉諾夫島，都屬於阿留提安群島。往西各島或許還有港口基地，海軍部並未發表，只說最西一島現有一處良港。此港當然很有關係，因為距離日本只有二千英里之遙，距離防衛日本東南部的波寧島也不太遠。

除海軍部所設基地外陸軍部也在阿拉斯加內地遍設空軍基地，而且加拿大也供給空軍自西雅圖飛往阿拉斯加一線中途的著陸休息場所。阿拉斯加本體只是一個半島或稱大陸。阿留提安群島自半島南端起始星列海中遙遠一千一百英里向南直下快到與西雅圖平行的緯度以北三四百里的境地。阿留提安群島直穿自西雅圖往遠東來的半環形航路。自遠東的東北往美國西岸來的最近航路都接近這些島嶼。最北的捷徑航路比起往南的兩條航路還要短些。例如從

舊金山取道烏安阿拉斯加到關島是五千三百七十一英里，自舊金山取道夏威夷到關島是五千四百二十八英里，從舊金山取道烏安阿拉斯加和關島到菲律賓是六千八百七十二英里，從舊金山取道夏威夷到菲律賓是六千九百二十九英里。距離的差別雖不很大，但是在這種廣汎的洋面上有了不同的路線，軍事上頗有關係。

多年以來海軍部就企劃用艦隊直航太平洋援助菲律賓。這種辦法自然很有困難，因為需要保住航線緩緩而行。這種計劃實現起來必須有絕大的艦隊，但是自從華府條約成立五五三的艦隊比例之後，這種絕大艦隊的可能性化為無有了。

中 途 基 地

替換的辦法就是南轉的航路，另覓基地，但是這也難於作到。因為委託日本統治諸島，已經日本設防，美國艦隊從這種陣地以內通過當然不能。而且艦隊西行，航線愈長。再則日軍以逸待勞，把守較近的島嶼，隨時先發制人，施以攻擊。這種計畫既難實現，所以美國海軍部又計畫採取北路進行，因而阿拉斯加也成了重要地帶。爲了這種緣故，海軍部擬妥了阿拉斯加設防的計畫。國會一旦批准，該部便起始在該地建設基地。

太平洋方面海軍戰略

太平洋上戰爭，美蘇如果需要互助之時，阿拉斯加便成了重要之地。飛機自阿拉斯加飛往遠東蘇領海濱省的基地之後，很容易飛抵海參崴。戰局變化，美國失了攻勢，必須取守，阿拉斯加也可在北路作抗拒。日本如佔了西比利亞東岸之後儘可渡白令海東進，或沿阿留提安群島南下。這條通路比起南方數千英里長的通路來相差甚多。敵人一旦佔據阿拉斯加，儘可用轟炸機擾害美國西北部，踏著太平洋的跳板，海軍逐漸走上美國大陸。

因此可以斷言，美國在北太平洋無論是採取攻勢或是守勢，阿拉斯加在美國所採的戰略中總會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述 要 二 月

一日 德國駐挪威高級委員脫波文在廣播電台宣佈，挪威政府業已辭職，由挪威國社黨領袖季士林組織新政府。

日大本營發表，婆羅洲方面作戰中之日陸軍部隊，於一月二十九日完全佔領坤甸。

美國駐貝魯特總領事已通知敘利亞及黎巴嫩之政府。美國尚不願承認敘利亞及黎巴嫩之獨立。

英政府發表，確認馬來半島之英軍已於本日行總退却。

二日 日大本營發表，日陸軍部隊於一月三十一日夕刻完全佔

緬甸摩爾門。

日本衆議院預算總會通過八十六億九千八百餘萬圓之昭和十七年度總預算案及一億四千二百餘萬圓之昭和十六年度追加預算案。

日軍於一月三十一日佔領柔佛巴爾後距離新加坡僅一公里半已開始攻勢。

美國政府命令召還在重慶之美國義勇飛行員。

美海長諾克斯於上院之預算委員會談，美海軍現時保有力斷難擔當兩洋作戰。

智利社會黨之安特紐雷斯當選新大總統。

美國務院發表，與德政府成立外交官交換撤退協定。

三日 美陸軍當局發表，明年度美國陸軍兵力及軍需產業之擴張案。

美國務部發表，巴西財相羅薩克斯達訪美，協議金融經濟協力問題。

埃及內閣總辭職，因該政府於一月上旬獨斷對維吉斷絕外交關係。深為埃及及王伐爾特一世所不滿之故。

日軍對爪哇泗水作第一次轟炸。

隨日德意三國之對美開戰及中南美諸國之對樞軸國斷交，西班牙政府為代表在美國、巴西、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巴拉圭、桑特多明克、薩爾維多、烏拉圭、委內瑞拉、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馬之日德意三國利益，同時代表在

德意兩國之南美諸國之利益，此重大使命之遂行，已於外交部內設置交戰國利益保護局云。

四日、邱吉爾首相于四日午後毅然實行內閣之改組。除新設一戰時生產部外，中樞部亦有相當之異動。今日發表之新閣僚及政務官如左：

戰時生產部長 白巴布爾克

供給部長 丹于

商務部長 雷艾林

戰時生產次官 雷哈修頓

勞働次官 馬克羅勞氏

運輸次官 貝加布

美司法長官員多爾對居住於加州沿岸之日德意人限制外出。

五日、美司法長官員多爾於華盛頓及奧列弓兩州，追加三十一處禁輻軸國人居住區。

駐英蘇聯大使邁斯基與加拿大簽訂交換領事協定，又交換兩國公使事，亦在考慮中。

新任駐蘇英大使墨爾自重慶飛莫斯科。

德國經濟代表團抵芬蘭，將與芬簽訂經濟協定。

巴西政府爲防德軍由非洲進攻，將海空軍基地瑪賽意譯予美軍使用。

六日、埃及新總理那哈斯宣告解散議會。選舉新議員之日期尚未公佈。

美陸軍部發表，英美兩國爲實行共同作戰，設聯合參謀本部，其代表由美方任命海軍作戰部長史塔克，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艦隊司令金美爾提督，空軍司令亞諾爾特，英方任命陸軍參謀總長吉爾，軍令次長李德爾，陸軍中將史密斯，空軍大將哈里斯充任。

美遠征軍在北愛爾蘭登陸一事，南愛爾蘭正式向美提出抗議。

七日、埃及新閣員名單已發表，外長及內長均由新總理那哈斯自兼。

法內閣協理達爾蘭兼任國防部長，重新改組法軍，使適應各種新任務。

保加利亞國會通過政府所提出之議案，將猶太人之不動產收歸國有。

意土商務協定業已滿期後，決定再延長一年。

英當局內定前駐蘇大使克利浦斯爲軍需部大臣，但克氏堅辭不就。據克氏稱，縱爲軍需部大臣仍不能爲戰時內閣之閣員，是以寧爲議員，在議院坦白發表意見。

美太平洋艦隊司令金美爾，因夏威夷海戰失敗，呈請退役。美海軍當局正考慮辦理中。

加拿大與蘇聯締結交換領事之協定。其目的係使加對蘇供給軍需品較前便利。

德軍需部長托特博士因飛機失事殞命。托特以建設西格弗里德線聞名於世。

八日 巴西及阿根廷在大西洋岸實行戒備措置，以防軸心國之進攻。

葡萄牙總統伽蒙那將軍當選連任。

九日 日軍橫渡柔佛海峽向新加坡登陸成功。

美政府發表，任命海軍作戰部長史丹萊上將繼斯坦哈特為駐蘇大使。

美政府扣留之法國最大郵船諾曼第號(八三四二三噸)在紐約哈德遜河失火焚燬。

十日 希特勒任命史比爾教授為軍需部長兼公路總監及水電總監以繼托特博士之後。

羅斯福要求國會再撥五十四萬萬三千萬圓，作為實施民治國援助法經費。此係羅斯福與各關係國商討後所決定之數目。

法國政府要求美國賠償「諾曼第」號郵船之損失。賠款數目不詳。

邱吉爾在下議院發表演說，闡明戰時生產大臣之職權。

十一日 阿根廷政府下令，凡現役軍人之服役期滿者，仍應繼續留伍，同時並立即召集中下級後備軍官入伍服務。

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偕同外長薩奈赴塞維拉晤葡萄牙總統卡蒙納及總理薩拉查，目的為簽訂貿易協定。

新加坡登陸之日軍備入新島市區，發生巷戰。

邱吉爾再度邀請前駐蘇大使克利浦斯爵士入閣，共任艱鉅。

美國務院發表，美政府為加強加勒比海委內瑞拉領海之荷屬古

勒沙，亞羅巴西島防衛起見，已向該兩島增派軍隊。又美對南美洲屬基阿那，亦藉口防禦派兵往該地。

德國與挪威業已商定和平條約，各項原則如下：

(一) 德軍及行政各當局仍留原處。

(二) 挪威無須向德國付賠款，甚至免付德國駐軍給養費，但挪威須償還德軍佔領挪威以來各種建設費。

(三) 德軍在奧斯陸灣、奧斯陸城、克里斯蒂安桑、漢奇宋、貝爾根、阿勒宋、脫陸亭、那維克、脫陸沙及寇爾克奈各地保留軍事根據地。

(四) 德軍得利用挪威各飛行場。

(五) 德國統制挪威漁業、水電廠及各兵工廠。

(六) 德國承認挪威對於法羅群島、格林蘭及挪威東部若干區域之領土主權。

十二日 日駐法大使加藤外松在巴黎日使館樓上失足墜地跌斃。

潛伏於法國大西洋岸布勒斯特港內之德國艦隊，企圖衝破英海軍之封鎖而駛還德國海軍根據地。被英海軍發覺，發生海空大戰。海峽上空六百餘飛機參加作戰。英國自鄂喀克撤退後，此次海空大戰，實為最重要一役。雙方所公布之損失各異，俱不詳。

蘇聯駐美軍需代表團團長賴賓將軍晉謁羅斯福，會商美國接濟蘇聯問題。

十三日 芬蘭發表德芬貿易協定已成立。

訪西班牙之葡首相薩拉柴與西政府首腦會談畢返國。

德國發表，羅馬尼亞總理安托奈師古應希特勒之邀訪德，討論軍事政治問題。

十四日 協約國參謀本部舉行第一次會議，經過情形不詳。但悉曾討論新加坡局勢及德艦安全通過英法海峽一事。

十五日 新加坡英軍無條件降伏。

十六日 美副國務卿威爾士稱，軸心國外交團與美外交團之交換事宜，原則已成立。

泰國內閣一部改組。

十七日 日本發表，今後新加坡改稱昭南島。

羅斯福召集陸軍參謀長馬歇爾艦隊司令金美爾等人舉行軍事會議，討論聯軍重行分配問題。

日本對一部親日之印度僑民解除資金凍結令。

十八日 美國對蘇十萬萬元之貸款成立。

巴拉圭與軸心國斷絕外交關係。

荷印政廳對澳洲政府正式要請迅速予以軍事援助。

十九日 英內閣再度改組，新陣容如下：

首相 邱吉爾

外交大臣 艾登

戰時生產大臣 李特爾頓

自治領大臣 阿特里

勞工大臣 貝文

掌璽大臣 克里浦斯

樞密大臣 安達遜

美舊金山發出第一次空襲警報，但無飛機來襲。

美副國務卿赫爾對記者稱，法國援助里比亞軸心軍隊，美政府對法駐美大使海亨利之解釋認為不滿。

二十日 巴西政府命令將巴西全部船舶裝設大砲。

澳洲首相喀琴要求上下兩院召開聯合秘密會，協議國際情勢之對策。

日軍無血佔領荷屬賓南島（在新加坡東南）。

香港日本總領事館今日關閉。按該領館自明治六年開設以來約有七十年之歷史。

二十一日 羅斯福夫人因受各方非難辭去市民防衛局次長職務。

日本駐墨西哥之外交官四十六名及意大利外交官六名，被送至美國斯浦林克收容所收留。

澳洲政府因恐懼日空軍之空襲。對達爾文港下戒嚴令。

德海軍新銳艦三艘秘密自德國港出發駛向北海。

烏拉圭大總統鮑特米爾突解散國會，並停止預定三月二十一日實施之總選舉。

二十二日 邱吉爾首相斷行改組戰時內閣。閣員之異動，已在一

般預想之中。今日發表罷免馬德森陸相，戈林烏特無任所相、里斯公共土木相、摩爾殖民相、布拉巴尊飛機製造相，決定新

內閣員如左：

殖民相 羅巴特克蘭彭 (前自治領相)

陸相 吉姆斯哥里哥 (陸軍次官)

商相 修德爾頓 (經濟戰爭相)

公共土木相 波他爾卿 (軍需部政務次官)

飛機製造相 高列維林 (商相)

經濟戰爭相 窩馬

又據報稱已令辛克列亞空相爲英內閣代表顧問，派遣至印度，強化印度政廳云。

美副國務卿威爾士稱，今後美洲諸國船舶之航行將以美海軍護衛之。

二十三日 羅斯福廣播邊談話時，日本潛水艇一艘於加里佛尼亞州海岸架炮轟擊煉油廠，計開炮二十五發。

羅斯福於今日華盛頓誕生二百三十年紀念日由白宮放送爐邊談話，鼓舞銷沉民氣，勉勵民衆捨私奉公。

二十四日 三國同盟會議在柏林開會，由德外長李賓特羅甫任議長。意大利由駐德大使阿爾富里出席，日本由大島大使出席。

三國同盟各項委員會領袖亦參加。

英保守黨總裁哈金辭職。由前副總裁達哥迭爾少佐繼任，副總裁以尼佐爾大佐當選。哈氏辭職原因未發表。

二十五日 西班牙政府發表公告，否認德潛艇會借用西領基地事。

日陸軍屬託前內務次官大達茂雄就任昭南港市長。

二十七日 澳洲軍政兩當局連日舉行軍事會議及戰時閉議等，協議日軍制壓南太平洋之對策。

前英東亞軍司令官波彭返抵倫敦。

伊朗內閣各大臣繼哈基密農相辭職之後，向首相提出辭呈，原因不明。

日駐西班牙公使須磨訪問西外長斯內爾，以保護在敵國之日本權益問題爲中心行種種重要協議。

二十八日 日本海軍在泗水海面與協約國艦隊交戰，擊沉敵艦九艘重傷四艘。日方只驅逐艦一艘受輕傷。

美國下院通過規定徵用私有財產權限之戰時強制徵用案。

美陸軍部發表，夏威夷戰敗責任者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金美爾大將及夏威夷防衛司令長官蕭特少將，已交付軍法會議。

澳洲陸相福特布告稱，以達爾文地區爲中心之戒嚴令，已擴大至澳洲一帶。

書林偶拾

世界經濟常識

小島精一著 王炳勳·舒貽上 合譯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 定價：兩元肆角

方今世界動亂正亟，伊於胡底，孰能逆觀？其有軌跡可尋者，厥爲經濟動向與現象。且世界動亂主因，即在經濟；而經濟之要項，則爲生產與消費，換言之，即原料之取得與市場之開拓是已。

國立華北編譯館近頃出版世界經濟常識一書，乃在以統計之數字示各國經濟之動向與現象。書中第一第二兩篇論及由經濟獨佔促成大戰之導因，以及戰後安定資金，恢復舊觀。由增產而遂行生產合理化，由生產之過剩而釀成恐慌。於是遂由合理化，轉而爲統制經濟。第三篇將各國經濟現象分別羅列。可作爲比較經濟觀。又此次大戰，各國皆行統制經濟，惟其程度有深厚淺薄之不同，遂致作戰之勝負亦因此而決。至第四篇則爲現時經濟區劃之分野，漸行顯著。茲將全書略加介紹，姑作爲序論讀可也。

攷世界經濟之基礎，乃在生產力之發展。故最近數十年間，世界經濟之急劇發展者，實由世界資本主義生產諸力急劇發展之故。資本主義發展之結果，其表現於外者，則爲資本及商品向海外市場進出之澎湃現象。至因此而生之無限制營利主義，獨佔組織之發展，及其特有產業政策之特質，亦甚顯著。此外因獨佔資本之發達，必於國內壓迫大眾階級，致令其購買力日漸減低，國內市場勢必日狹，而向海外市場進出之勢，亦必愈烈。

試就第一次歐戰前世界經濟之趨向觀之，可以概見。夫言生產問題則不能離開製造與原料之兩方面。一爲文化水準較高之少數大工業國家，一爲文化水準較低之多數農業國。二者自應發生國際分業關係，以爲調劑。即農業國將其農業產物，運銷於工業國，而取得機械一類之生產工具也。惟工業國之對於農業國，或利用資本關係，擅作威福，或依仗政治勢力，使充奴役，終乃藉斯交易，任意榨取特殊利潤。於是先進之工業國日益肥碩，而國際貿易之發展亦日益增大。終至世界之市場之爭奪，亦必日烈。而托辣斯，卡台爾一類之聯合企業組合遂相繼發生，以消除對立磨擦之關係。蓋世界市場既經少數國際大聯合企業之分割，其始容或嘗有儼若巨人鬪爭之激烈對立存在，亦朱可知。顧此對立現象，旋即自行消滅，而向國際獨佔之協定方面推移，至此推移之根據，則與國內大企業間自行消除對立之情形，大致相同。對立之自形消滅，其經過情形，亦不止一種，有對立者雙方妥協休戰，因而化爲卡台爾形態者；亦有甲方澈底屈服，乙方獲得全勝，因而化爲托辣斯形態者。約之，自一八九五年後，德美之混合公司，有如雨後春筍，勃焉以興。

其次則爲自由主義之沒落與保護政策之抬頭。美德雖恃其集中化之組織，及保護政策之勢力，盛行爭略英國之既得市場，而英國仍主張自由貿易主義迄未稍懈。迨德國工業資本家欲以躬行實踐，樹立保護政策，德國經濟學家李士特亦倡國家經濟學，遂成如火如荼之勢，一發而不可復遏。其他歐陸諸國亦皆因英吉利工業之壓迫，皆復興國家主義以對抗萬能之自由貿易主義。即向以貿易自由自豪之英國亦感自由黨之妥協運動，爲緩不濟急，主張保護政策，主張產業之統制。

原保護關稅之設，乃在保育幼稚產業，使之得能發榮滋長。至是而遂成爲獨佔事業，確保市場並任施統制之一前提。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保護關稅由保育防衛一變而爲進出之攻擊也。

至於資本之輸出，一方因產業成熟，資本積蓄臻於膨脹，一方因未開化國家甫經覺悟，正值工業化之創始，在在需要鉅額資本。且海外投資獲利優厚。此種投資初非單指重利放款而言。實則如海外創辦子公司，設立新工廠，支配海外公司股份等皆屬資本輸出之重要部分——是即所謂產業資本向海外進出。先進國固由此獲得利益，而各大工業國爭取市場，獲得原料之爭霸，則無法避免。於是戰爭之暴發，種因於此矣。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導火線，既爲資本及商品之輸出，遂釀成暴力之鬥爭。前已言之。戰後世界經濟組織皆已破壞而遂陷於一大混亂時期。其第一著乃在通貨之安定，其安定之方法首在恢復金本位制。質言之，即恢復通貨與金之結合，使物價與匯兌之激動乃趨安定，世界市場與世界物價乃見恢復，世界金融市場亦因而復活，世界生產與貿易因而增進。一言以蔽之曰，世界經濟之安定與繁榮，至是均已恢復舊觀。

茲舉原書六一頁「法蘭西已於去歲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恢復金本位，足見世界規復貨幣制度一事，顯已實際告成。所有主要國之通貨，今已泰半與現金保持一定關係。且此等通貨對金之比價，除二三國內僅於行政上准予維持而外至於多數國內卻已爲法律所規定。恢復金本位後，由外國匯兌激烈動搖所生之危險，乃因而減少，且由通貨價值不安定所生國際商業交易上之障礙，亦復因而消除。不寧唯是，尤其金之自由移動已可通行無阻，致令世界金融市場互相成立密接之關係。以言其結果，則金利與物價，通世界之商業界，復爲同一影響所動，而有趨於國際緊密整頓之趨勢焉。

世界經濟既經安定，於是而有合理化之增加生產運動。如煤之利用方法合理化；用石油代煤；新化學工業之勃興；交通及通信機關之發達。諸如此類技術上之發展，再益之以經濟組織及作業方法之合理化。於是一切部門之生產能率，多少皆有蒸蒸日上之勢。然而因此生產能率之增加遂致生產能力之過剩，終至失業者之漸行增多。欲彌補此缺，勢必向海外求市場。爲求達斯目的，首先必須謀使國內市場，化爲獨佔性質，故合理化之主旨，今乃漸行轉移，曰強力統制組織之編成，曰提倡國貨之宣傳，曰關稅稅則之提高，曰有組織之傾銷運動，皆在積極推行之列。易言之，蓋由單純技術上之合理化，一變而爲生產與市場之提高問題。

生產過剩之結果遂造成世界經濟之大恐慌。各國爲挽救此恐慌，各國政府施行積極財政，及統制政策，國內經濟狀況，乃漸行恢復。於是而由合理化而步入統制經濟。

顧各國之統制經濟，亦漸釀成種種極不均衡之現象。良以國內市場狹隘，苟不施行格外嚴正之澈底統制，勢必與其界限相觸。統制經濟之目標，原在增進大衆之購買力，孰知結果竟未如願以償。憑藉大規模之公共事業計劃固嘗容納相當數目之失業工人，然經此一番救濟之後，向隅之失業人數，仍達恐慌前之一倍，甚至二倍有半。另一方面則大中資本間之調

整，同屬統制經濟之目標，詎知中小資本反因統制經濟而竟呻吟於大資本重壓之下。故歷來所施統制非大加修正不可。總之合理化乃由資本採取攻勢，壓迫工人階級——加強勞動，增加慢性失業——結果徒使生產設備盡量擴張，而大眾購買反形萎縮，至若恐慌後之統制政策，適得其反，特以提高大眾購買力爲主旨，此誠具有令人注目之價值。

統制經濟並非集團經濟。考統制經濟乃由國家強制行動，以謀經濟調整，久之勢必漸染國家主義之色彩，故其對外則爲敵對主義，或排外主義，而趨於經濟上之孤立一途。有一統制經濟則有一心目中妥當市場或區域。此則美國堪作典型。至於集團經濟，則爲團結排他與獨佔行爲。因地位與美國不同之各國，則須糾合一定範圍之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方可構成所需之自給區域。其結果各國互爲報復，尤而效之，必皆團結對峙，乃形成世界經濟之解體，故以整個世界經濟言，集團經濟不過由「以國爲單位之經濟戰爭」進而爲「以團體爲單位之經濟戰爭」而已。

至恐慌後之貿易政策，或由加重關稅，進而爲統制輸入，或由最惠國主義而趨向互惠主義，以至貿易統制，則其演變之過程，歷歷可指。

其他如金融膨脹，金本位制之崩壞，通貨價值之跌落以及國際物價之急劇變動，在在皆有一知之必要。

因此可知經濟之安定，繼之以合理之增產，生產之過剩，因而發現世界經濟恐慌，由經濟恐慌再轉爲統制經濟。戰後經濟之動向及發生之現象，雖較複雜，然大體上由增產而趨向統制則與戰前如一，故有人謂爲循環經濟現象，第以時移事異，跡象繁簡之不同，採取之手段各異，未能一一吻合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自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失敗後，各國乃爲自謀之計，於是英吉利經濟集團，美利堅經濟集團，法蘭西經濟集團，及日本經濟集團相繼組成。其集團經濟所採之手段或爲關稅政策，或爲限制輸入政策，或爲金融政策，或爲生產之結合，或爲發展交通。要之企以本集團之經濟自足自給爲目的，而從事於擴軍工業之增產。此時軍備擴充之結果，遂使經濟現象與以前資本主義時代所發生者大不相同。即軍備擴充之結果，首先釀成一般窮困，繼而縮小生產，有時甚至引起恐慌，且此時之恐慌恆與窮困恐慌及生產過小恐慌，深相聯繫。此時之經濟機構純以非生產活動爲基礎。其故在使經濟組織適應戰時體制，一以達到戰爭目的爲其直接目的。德義等全體主義國家固

早已改爲準戰時體制無論已，即民主主義國家，亦不得不從獨裁國家之成例，或將產業化作軍事需要之附庸，或使種種形態之國民經濟生活，更合乎社會主義之組織。

要之戰時經濟者即極端之統制經濟，一切皆使適應於戰時需求，方能於戰事無遺憾。故何國統制愈力則何國之作戰愈有把握。英國於此次戰爭仍照第一次大戰時前例，採用統制官制，作爲產業動員之中樞機構，惟仍未能造成官民之緊密合作機構，是此統制仍未能澈底也。

美國在戰時所採之統制手段，一曰優先制度，二曰物價統制，三曰外國貿易統制，四曰政府投資公司之設立。苟欲對此種手段實施有效，則一旦遇有戰爭勢將爆發，而經濟問題尙未勃發之時，必須火速憑藉政府權力，首先由大總統選派民間賢能組織機關，令其直接指導所以利用國家資源之方法而後可。今在此產業動員計劃中，有所謂戰時資源管理局者即負責奉行此種戰時重要職能之中樞機關也。

法國自達拉迪新經濟政策之積極恢復生產工作，結局亦竟毫無效果，法蘭西之生產狀況，依然不振，久無起色，竊以爲法蘭西戰敗之一重要原因，或可由此方面窺知，亦未可料。溯法蘭西之戰時統制工作，自一九三九年八月下旬，卽已雷厲風行。首先於八月二十四日頒布動員令及戰時徵發令，厥後又經接連公布制限使用金屬類，禁止輸出國防關係品目，實行管理滙兌，限制利潤，及統制物價等項法令，逐漸厲行，涉及經濟全部之統制。然法蘭西所施直接統制產業之工作，仍與英國相同，尙未脫去自由主義。且其戰時處置集中於財政，金融貿易，物價等項，此與德國方面之辦法顯有差別。

納粹德意志之戰時經濟統制，卻與英法兩國大異其趣，初非開戰前後倉促趕造臨時兵營之建築可比，實則自納粹執政以來，歷時數載，着着進行，逐漸臻於完備者也。及至一九三六年着手實行四年計劃以後，經濟統制則又隨之而趨嚴厲。完全改爲準戰時體制，致令經濟力向國防目的集中事宜得以依次澈底實行，毫無遺憾，雖遇歐洲大戰勃發之變故，亦未嘗有如英法施行自由主義經濟，而戰時經濟之根本改造，因而亦未經歷其間所生之各種磨擦與滯碍，卽告完成。茲引德國國民經濟雜誌社論，以見德國戰時統制經濟之實。吾人於六年以來，已於勞工統制，貿易及滙兌統制，以及原料分

難與使用之統制，分別樹立完備體制，雖在戰時亦毋須大加改變，即可運用自如者，此與英法相較，益見德意志方面佔有優越地位矣。以言民主主義諸國，關乎戰時經濟體制雖不能謂爲毫無準備，願其準備警言之，止於紙上空談，或保護計劃，究竟能於戰時發生何等效用，則非實際進入戰爭狀態以後，不能判斷者也。……殊不知進代戰爭時指導全國國民問題，決非僅憑一紙空文之法令所能解決，要非仰賴既存及新設行政機關之事實上實行能力不爲功也。……且英法與德之戰時經濟，相差之點，尙不止此機構問題。尤關重要者，厥爲國民本身之教育。蓋戰時對於國民經濟生活上，必然施行種種限制，欲使國民習以爲常，而又自動協助政府，自非施以相當之教育不爲功。須知戰時經濟之運用，必使指導者與被指導者之間，實用圓滿合作，方能獲得效果。今就此項教育而論，德與英法孰能訓練有素，明眼人類能言之，毋庸辭費。」

蘇聯之經濟建設以重工業部門之建設爲主。第一次五年計劃之特質，在乎「確立以機械工業爲中心之重工業」，而其目標厥爲「培植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之物質基礎」。更進至第二次五年計劃，又經號稱在乎「完成全國民經濟技術上之改造」以及「脫去仰給外國之地位」。皆明白表示注重之點，端在確立重工業及力謀重工業原料之自給。至若第三次計劃之目標，則在培植此種既經確立之「物質基礎」期使更加充實，一而使之更進一步，澈底具有國防色彩，且就重工業之技術方面，地盤環之經濟基礎等等，促成實質上之變化，易言之，前兩次之五年計劃，在數量上誠已由未開化農業國「追及」第一流資本主義國矣。至若第三次計劃，則匪唯志在將此數量上之「追及」一變而爲「實質上」之「追及」，且欲更進而駕乎第一流資本主義國之上。

第四篇中論及過去舊集團經濟時，則謂「假使此種聯鎖（集團）經濟主義，行諸指導國獨佔資本支配之下時，則聯鎖內部諸國之間，雖曰互相構成完全共存共榮關係，願其佔有中心地位者，卻爲聯鎖之盟主，至其他諸國悉以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之關係，隸屬盟主國之下，實言之，無非設立偏重盟主利益之經濟計劃焉耳。

良以此種結合之主旨，乃假借共同國防名義，俾盟主國之獨佔資本，得由是而盡量實現其發展慾望，非獲效果不止，故其他隸屬諸國則不得不供其犧牲，受其搾取。此與獨佔資本支配下資本家與勞動者之結合關係，適相伯仲。

至於談及新集團經濟，世界經濟學者之間，有推測世界經濟前途，行將分爲四大聯鎖者，即（甲）德義中心之歐非兩洲經濟聯鎖，（乙）蘇俄聯邦之經濟聯鎖，（丙）美國爲中心之南北美洲經濟聯鎖，及（丁）日本中心之東亞聯鎖是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今日僅二十餘載，創痛仍未十分平復，談虎猶在色變。然而世界人類今又重與戰神携手。於是統制貿易，管理外匯，統制生產，配給物資，實行企業國營，凍結外國資產，所有第一次大戰前後之經濟行動，今又一依樣重演，甚至犧牲之大較第一次大戰有過之而無不及。是誠人類之浩劫，而所獲恐不逮所失也。

於此有一關心問題，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迄本屆大戰前各國所謂集團經濟，其弊害已如前述，而本屆大戰所倡導之共存共榮經濟，若何而不蹈「損弱小民族以利盟主」，若何而不蹈「本屆大戰前以盟主獨佔資本盡量發展」之覆轍，是在當今經濟學家所應切實研討之一問題也。否則此次大戰未結，又種下次大戰之主因，循環報復，莫可究詰，而人類浩劫恐無有已時也。

（書）

國立華北編譯館出版新書

現代知識叢書之一

世界經濟常識

王炳勛舒貽上

合譯

定價二元四角

小叢刊之一

荷屬東印度

定價七角五分

總發行所 北京北海公園後門內迤西靜心齋國立華北編譯館

本 社
代 售

專載

公餘瑣記（六）

太湖營弁

曉曉言。同治六年春。江南水師營出巡。至荷葉洲。見大舟順流下。前後無一人。拽而視之。船中血迹淋漓。似新殺人者。船窗側挂洋鎗十餘桿。內外各牀設衾褥。牀側皮行篋。篋中各有藏金及衣褲佩帶之屬。一一具在。不知其所自來。亟報統帥牒縣徧緝之。殊無踪耗。越數月太湖營某甲至。謂某月日其兄某弁詣某所。挈營卒十數人。某幕客與之偕。去而不返。計其啓行之第五日。水師適見空舟。揣其兄必被戕。而莫測兇賊爲誰。且念一舟近二十人。何以無一得脫者。久之大通泰將麾下新募營卒某患病如鬼迷。謔語紛呶。狀似與人爭辯。其友往省之。隱視若不相識。忽詣官前跪不起。戰慄無人色。自言曾與其黨某某太湖營。某弁御衆最苛虐。有犯輒鞭之見血。甚至截耳以徇。衆或避疾。或臨陣被傷。不惟不之卹。反瞋目毒詈。嫉之如仇。又巨富猶刻減軍糈肥私囊。衆久銜之。其幕客某隨營多年。性寬厚。每爲衆緩頰。某弁雖不盡聽。而衆常誦其德。其行也。衆陰約殺弁以洩忿。適夜泊荒洲。操刀直入決其首。親隨皆坐視不救。幕客惶懼乞免。衆曰。平日蒙公垂念心感已久。何敢以白刃相仇。奈某等殺人。公實目擊。懼漏言。雖不忍死公。亦不能活公也。請飲公酒。乃取舟中藏醪迭勸釀。既醉。縛而贅以石。並弁屍沉之江。某卒既述前事。復歷指其黨某某所。其應募某營。如其言皆獲。遂寘之法。其黨就逮時。詰某卒何故自承。某茫然不解所以。余謂某營弁雖因貪酷致禍。然以下犯上。實天理所不容。某幕客固長者。亦罹池魚殃。尤爲可哀。宜群兇之難逃顯戮也。

沔陽疑獄

嘉魚汪某設烟肆於沔陽州城。歷數世矣。咸豐間某借其子席舊業。母年七十餘。不欲遠游。率家人居其鄉。汪歸省。因挾質爲質還計。而留其子於肆中。歲以爲常。篙師方觀保管爲汪操舟。八年春。汪挈錢百餘緡。復使方載之歸。久而不返。其子在沔陽。擬遣人探之。而店友謂汪必家事羈阻。或母病留侍湯藥。因而遷延。子以爲然。既而其叔來自嘉魚。始知父實未歸。訪之沿江。人舟俱杳。而方父向之索子。誣以謀斃。汪子重賂之。仍需索不已。乃訟之。時周壽珊方伯權州牧。飭役借汪子徧緝無踪耗。同治二年方觀保忽歸。汪子遇諸途。疑其殺父劫質。窮詰之。方支吾其詞。執而觀之。始稱途次值暴風覆舟。兩人俱落水。汪不知所之。方漂流數十里。遇商船得救。船主劉姓茶陵人。憫其窮。留使執炊。因隨劉往來湖南北。展轉數年始歸。實無劫殺事。且言昔年舟載某某亦孤客。其腰纏數倍汪父。卽汪父囊重金與借亦先後數次。皆往返無恙。足知己非劫殺者。召汪子及某某證之不謬。而汪子痛父切。再控上台。委員屢鞫之。繼之以嚴刑。皆不得端緒。牒茶陵劉姓赴質。亦久不至。遂以監候待質存疑。

梁哲生

余友梁柄臣之長子小字哲生。幼穎悟嗜讀。尤喜神仙術。客有談黃老者。輒侍聽不倦。性好焚香。數歲時每索旃檀自焚之。夜將臥必移香爐度榻前。香濃則睡穩。燼則醒。家人解其意時爲添之。輒膏騰終夕。年十四微有疾。數與家人言羅浮之勝。問何以知之。則曰得自書中耳。數日遽卒。既葬。其母念之切。每哭室中輒聞香。或夜半香繞榻。母謂兒魂歸。益悲涕不自禁。後其師常韓莊與友人扶鸞。有自稱羅浮散人者。甫至疾書一絕云。羅浮山頂列仙家。簇簇紅雲洞口遮。漫道賞心無樂事。一枝銅笛萬梅花。高山木葉響秋宵。烟水蒼茫鶴夢遙。莫對西風歌楚些。騷魂誰向汨羅招。或請

決休咎。使密書其事焚之。盤中答詞一一吻合。某生有弟客秦中久無音問。默叩之。答以詩云。人生聚散總前緣。南北迢迢各一天。千里雁飛秦塞晚。晉書還寄嶺梅先。及九月晦書果至。其他事隨問隨答。或奇驗。或不可曉。叩其姓氏不以告。惟與韓莊慰藉甚至若不勝纒總者。後附札者謂散人卽哲生。其仙童之歷劫者與。柄臣言其元配吳宜人年未四十。病。醫之益劇。生時與柄臣仇讎甚篤。臨歿神識清爽。執手與訣。殊無留戀。卽誦大洞經而逝。其長女尤慧。甫十齡。讀唐人詩卽粗解字義。踰年能作五七絕詩。長而所學益進。適陸氏。所天鄙野無文。又曠近匪人。習游蕩淫博。無所不至。女婉勸之。反遭詈辱。女知不可挽回。輒避人啜泣。或窺而詰之。謊言飛塵眯目致涕出。絕口不言夫過。卒抑鬱成疾。未幾以婉難歿。遺稿清麗可誦。殆亦生有自來者已。

野猪

安化某山周圍數百里。疊嶂層巒。樹木陰翳。深僻處有樵子所不能至者。其中虎豹豺狼之屬不一而足。而尤孽者莫如野猪。其行也似極遲鈍。若觸其怒則疾走能逐奔馬。又善躍。或擊以火鎗。輒趁烟而至。其捷如風。徧身毛最厚密。刀矢不能入。獨喉下寸許無異常豕。倘中要害。亦迎刃而解。某甲初學獵。年少氣盛。自恃其勇。習聞野猪噬人。而未經目覩。一日腰弓矢獨至山下。見白兔射之中背。兔帶箭狂竄。逐之不覺入山漸深。遙見巨物出巖下。急登樹避之。物近樹。乃一大野猪。狀極猙獰。甲恐甚。攀枝搖搖有聲。豬仰首見人。躍而上。距僅尺許。復墮。甲心膽俱裂。自計必爲所得。姑抽矢控弦俟之。豬再躍。甲發矢竟貫其喉。豬受創不能聲。往來奔突。前後里許。抓地成深坑。踰時乃死。甲得脫。邀鄰舍四健夫復至其處。共扛之。重不能舉。倍其人乃得歸。剖分其肉。粗惡不可食。自是非結伴不敢登山。

桐城某茂才

闕雲山先生桐城人。精繪事。名重一時。道光初客游湘城。年已六十計。與先君子相友善。嘗言壯歲時假館饒州郡齋。太守亦同鄉也。其戚某茂才工詩古文辭。每爲主人捉刀。見者皆擊節稱賞。顧恒居內室。不與人酬酢。同幕友無覩其面者。先生與太守話及之。疑茂才性孤僻。故拒不見客。太守言茂才嘗授徒鄉間。距其友某明經家僅二里許。每課餘彼此過從甚密。或携近著相就正。一夕月光甚皎。茂才詣明經談久之。適有以歛硯贈明經者。因以轉贈茂才。懷之歸。途遇虎。亟緣樹避之。虎旋蹲樹下。視眈眈不去。茂才益惶懼。擬攀柯跨高處。對面有懸巖。高與樹等。瞥見巖巔伏一物。大如貓。昂首作呼吸狀。覺冷風撲面如刀割。捫之頰肉已肉去寸許。駭心。知巖巔必毒物。上下皆危境。計無所出。忽憶懷中硯或可救死。舉而擲之。物應手墮。虎聞聲咆哮而前。遽吞之。俄頃虎大吼。往來狂奔。躍而復墜者再。遂伏不動。茂才不敢下。及天明樵者過。急呼之。且告之故。視虎已死。剖之則一三足蟾蜍虎腹。嚙心肝幾盡。斫而斃之。死生呼吸間。一舉而除兩害。初念所不料也。茂才歸醫其頰數月始愈。不復生肉。惟薄皮瑩澈如琉璃。齒舌皆見。食物入口亦歷歷可數。由是大慚恨。自以爲形穢不使人見之云。

坡鄰老人逝世志悼

武進趙健秋先生（椿年）。勝流耆德。深於學養。詩文淹雅。著述斐然。所撰覃孳齋師友小記。經本刊登載。文獻足徵。士林傳誦。其學術淵源。亦可略見大凡。近在京寓逝世。至堪愴悼。以告讀者。當有同感。

養和室隨筆

八九十年前之上海香港

渠 彌

長洲王翰漫遊隨錄中有記八九十年前之上海香港情形兩則。王氏爲咸同間主持租界文化之有力者。爲功爲罪姑不具論。要之兩處百年來之文獻亦賴以保存不少也。其言曰。上海自與泰西通商。時局一變。丁未仲夏。先君子飢驅作客。小住滬北。戊申正月。余以省親來遊。一入黃歇浦中。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歷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嵯峨。縹緲雲外。飛臺畫棟。碧檻珠簾。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然幾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時西士麥都思主持墨海書館。以活字版機器印書。競謂創見。余特往訪之。竹籬花架。菊圃蘭畦。頗有野外風趣。入其室中。縹緲插架。滿目琳琅。麥君有二女。長曰瑪黎幼曰亞瓏。皆出相見。坐甫定。卽以晶杯注葡萄酒殷勤相勸。味甘色紅。不啻公瑾醇醪也。又爲鼓琴一曲。抗墜抑揚。咸中音節。雖曰異方之樂。殊令人之意也消。後導觀印書車床。以牛曳之。車軸旋轉如飛。云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矣。書樓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無纖翳。字架東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與麥君同在一處者。曰美魏茶。曰雉頡。曰慕維廉。曰艾約瑟。咸識中國語言文字。此外皆洋行商人貿易之所居。泰西亦設官以理商事。辦事處亦有公署。聞寶順行中多畜珍禽異獸供人遊觀。北門外雖有洋行。然殊荒寂。野田曠地之餘。纍纍者皆冢墓也。其間亦有三五人家零星雜居。類皆結茅作屋。種槿爲籬。多村落風景。殊羨其幽。余至適逢上元燈節。士女如雲。觀者塞塗。爆竹之聲通夕不息。已酉大水。硯田亦有惡歲。六月。先君子見背。余不得已。鬻筆海上。自此一出遂與故鄉久別矣。臆念親朋。笑言永隔。迴思花木。魂夢常通。重來之時。正當秋九。泊舟黃浦。繫維暫宿。獨對孤燈。

淺其欲絕。但覺風雨擾其愁懷。波濤增其離況。僅閱兩年而憂樂之不同如此。則境爲之也。余自己酉九月來上海。迄壬戌閏八月凡十有四年。

又云。庚辛之間。江浙淪陷。余爲糊口計。不得已蹈海至粵。附魯納輪船。舟行兩晝夜。抵福州。泊羅星塔。兩岸重崖崩岸。山氣蔥蘢撲人。閩省多山。城堞皆依山而築。惟漳州平地差多。閱日抵廈門。市集頗盛。翌日午後抵香港。山重嶺疊而水汨滅。人民椎魯。語言侏儒。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祇尋丈。西人墾畫經營。不遺餘力。尺地寸金。價昂無垠。沿海一帶多開設行鋪。就山曲折之勢分爲三環。曰上環中環下環。後又增爲四環。俗亦呼曰裙帶路。皆取其形似也。粵人本以行賈居奇爲尙。錐刀之徒。逐利而至。故貿易殊廣。港民取給山泉。清冽可飲。雞豚頗賤而味遜江浙。魚產鹹水者多腥。生魚多販自廣州。閱時稍久則味變。上中環市廛稠密。闔闔宏深。行道者趾錯肩摩。甚囂塵上。下環則樹木陰翳。綠蔭繽紛。遠近零星數家。有村落間意。博胡林一帶多西人避暑屋。景物幽邃。殊有蕭寂之致。下環以往。魚家蛋戶大半棲宿於此。中環有保羅書院。上中交界有英華書院。上環有大書院。皆有子弟肄業。教以西國語言文字。造就人才以供國用。英華書院兼有機器活字版排印書籍。上環高處爲太平山。兩旁屋宇參差如鴈翅。碧窗紅檻。畫棟珠簾。皆妓女之所居也。港中近日風氣一變。亦尙奢華。余初至時。爲經紀者多著短後衣。天寒外服亦僅大布。婦女不務妝飾。妓女多以布素應客。所謂金翠珠玉借以作點綴者一二而已。嗣後日漸富侈。自創設東華書院以來。董事於每年春首必行團拜禮。朝珠蟒服競耀頭銜。冠裳踴濟。一時稱盛。而往時樸素之風渺矣。

劉錫鴻

光緒初年。以番禺劉錫鴻副郭嵩燾使英。嵩燾清品高資。負一時人望。而錫鴻以庶僚驛駕其間。極詆中國修鐵路之議。與嵩燾大相齟齬。傳聞錫鴻更好爲種種迂誕之行。多貽外人詬病。然無實據也。檢張德彝隨使日記中有一則方知其實。又核諸劉所自著之英韜日記亦可於言外味之。凡此皆由狃中國正副欽差之習。而不知國家代表只可屬之一人也。

張記云。光緒三年十月初九日。發下一帖示衆云。嵩癯奉告諸位知悉。自上海登舟已後。劉副使日肆鴟張。立異樹敵。嵩癯本以多病。又稍懷廉恥之心。不屑與之交相喧鬧貽笑外人。一切含忍。劉副使又時以受命軍機大臣誇示諸位。是以此間惟知有劉副使氣餒。而於嵩癯交派事件玩視常多。劉副使又一切放縱。漫無約束。以致朝夕隨同劉副使等外出。以事傳請。或無一人在家。似此十常八九。茲幸劉副使前赴德國。此間氣象稍獲更始。請與諸君約。應行繙譯新報。須稍從詳。勿得放空一日。每日照常辦理事件。卽有加派。勿得藉詞放空一事。洋人以飯後遊行爲銷病之方。每日飯後亦聽出外一行。買備什物。各從其便。要須更番出門。不可相率同行。亦不可使出外工夫多於在家工夫。傍晚以後。非有公事便萬不可出門。衆須各自約束僕人。同守法度。嵩癯被口語多矣。常苦無辭以謝衆人。決計請求銷差。諸位前程遠大。後再有如劉副使情形登列新報。無論上下人等均須查明辦理。斷不含糊。諸君自亦不待嵩癯告戒。徒以劉副使敗壞風紀惑亂人心。爲害太劇。不能不一嚴加滌蕩。與諸君共勉爲善。特此奉告

德

俄

王之春以甲午使俄。其使俄草中記所聞於巴黎者云。近有德人綜論時局。謂目今德法未必有戰事。而英法則或因埃及而啓畔端。蚌果啓。恐英有所不利也。英之水師力圖遠勝于法。而屬地遼遠。在在需水師遊弋海上。分駐各埠。乃資保護若法則屯聚于勃來司志都隆二口已足互相應援。且年來英國礮火學問未見長進。故英法交爭英難操必勝之權。況英之陸兵類多下等不讀書明理之人。軍律雖嚴。逃營者猶百中有四。兵官平日與兵丁格不相親。凡此種種。均堪危慮。光緒十四年間。英國爵臣華爾司來宣言敵可乘虛襲英。非故作危詞也。法人可藉鐵路之力三數日集兵北境。一夕渡海以窺英。英縱能阻法登岸。而可危處極多。英國產麥少。每歲三百六十五日止有一百八十九日之糧仰給外運。英民五分之三皆爲製造工匠。一旦外糧告絕。則此五百萬工匠安所得食。英爵臣沙米培甘曾言海中如有戰爭則麥價必增一倍。前三年英首相沙里斯畢力敷陳時策。有敵人無須礮轟海口但于海中截我進口貨卽能令我忍辱求和之語。良以英倫三島四面皆海。不比他國遇封禁海口尙有陸路火車可以運濟也。英國各屬地統計其商船所載可有一千二百四十三萬噸。值金九萬七千萬磅

不可謂不富。倘兵船不敷保護商船。則懸局外旗幟之船且不能運濟。遑論其本國船耶。昔者中法之戰。法會攔截糧艘。則安見與英戰而不截英糧乎。或詢于德人曰。英法一旦有事。則合縱三國策將安出。德人謂當守局外。例不以一指助英也。難之者曰。法若勝英。必東施而與合縱三國尋仇。方今俄法交至密。吾恐德之法逼其西而俄來其東也。袖手旁觀毋乃拙甚。德人曰。可毋慮也。德自知己足禦敵。且知俄之不敢開罪鄰國也。俄若不犯羅馬尼亞布爾噶里君士但丁。則德奧二國斷不拔劍而爭。光緒十二年。布爾噶里內亂。俄幾詞平亂撥兵矣。奧爵臣喀爾拿基昌言。俄若有事于布。雖佔一極小城邑奧亦決不能忍云云。俄亦竟不問布事。然則俄之不輕開兵端可知也。況前俄皇呵列克桑德爾第三持盈保泰。突厥之役。時爲太子。親在軍中。深知兵凶戰危。且自有此役。不但不能化尼希利（虛無）之黨而更益固焉。國中武備又未有進。兵丁用小口徑快槍者祇三分之一。其餘二成恐光緒二十二年以前不能盡改。俄兵雖勇悍然愚甚。執此機簧繁巧之鎗施放未必合式。其執政人又未必皆廉潔從公。自嘉慶二十九年以來。俄所與戰者野人耳。突厥耳。猶且屢敗于突。俄兵勝則易驕。敗即沮喪。德國駐俄之武隨員言之詳矣。而謂能與強國戰乎。柏林會議後。俄兵屯德奧界上者日益衆。然屯兵離鄉太遠。每怨戍役之苦。代者一日不見到則戍者一日不能離。鐵軌祇一路車軌又甚少。如今日彼界上兵數。計非兩月又半不能運畢。德奧正可乘其運兵未畢之時獲勝云云。以上所云至今已隔五十年。不知經過幾許變遷。然英之食糧恐慌。海運困難。至今仍未解決。良以英之本土倚殖民地爲命脉。若與殖民地聯絡斷絕。則實有不能生存之勢。其所以能恃海上霸權執商業牛耳者。無非以他國海軍不能抗衡。且歐亞交通全恃海路耳。近今趨勢。海軍強國不止彼英。而歐亞大陸交通已有全部開啓之象。英之所恃以立國者不幾殆哉。此今昔之勢雖殊而英之所以仍無救於危亡也。至俄之政治軍事情形雖非五十年前可比。而地域太廣。亦始終爲其大患。故德人對俄之戰略。亦仍不外乎多年預定之策也。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

第四十六回 琉璃廠春榜看紅錄 鵝鴿峯歸帆迎白頭

話說超如回寓以後。隔了幾日已到了放榜的日子。一般入場的舉子巴巴的盼望榜上有名。北京的習慣。就生出了真紅錄三個字的名詞。這名詞是怎麼起的呢。原來由禮部書辦順天府裡的差役想出來的。他們曉得各省舉子等榜的心像火一般熱。早一刻曉得好一刻。他們就想出投機的法子來了。本來會試出榜。都是先一日在至公堂上由禮部書吏填寫。考官及監試等。列坐堂上。從第六名起。查看硃卷上號數。（硃卷是由謄錄用硃筆將舉子詩文謄出送入考官閱看的。）提出墨卷來查對。（墨卷是由應試者親筆所寫。謄錄後留在外關。各考官不能看見的。）先由同考官對過。後由考官對過。判定中式名次。然後將人名由監試交於禮部書辦填在榜上。所以每填一名。狼費許多時候。他們就趁這個機會。偷偷的寫了一個姓名籍貫的紙條兒。從大門門縫中傳遞出去。他們的夥計接到了一個中式的姓名。就飛跑到看紅錄的地方貼出來了。那個地方。總是在琉璃廠的破廟中借一兩間屋。用蘆席將窗戶等通釘嚴了。等送到了一張紅紙條兒。就貼在這蘆席上。就叫看紅錄。不過要看紅錄的人。進門時須花幾吊京錢。纔讓你進去。裡頭也沒有椅凳可以坐。他們的意思。就是讓你乏了只好出去休息一下。等你回來又要你花個幾吊了。取錢雖不多。他法兒是狠巧妙的。這天超如起來。吃了點心。想想今天填榜。他雖沒有考。他的朋友是入場的很多。未免怦怦心動。也就套了車向琉璃廠而來。他的車一進了琉璃廠。就見車馬擁擠。很像新年中逛廠的熱鬧。車走了幾步。就不能動了。趕車的向着超如說道。老爺。車插住了。過不去。老爺要看紅錄。就在廠東門關帝廟中。還是走過去的爽快。等車開不曉得多少時候哩。超如聽了。點點頭。就下了車。

向關帝廟進去。剛要進門。只見一個人披着元色布的夾袍。通身沒有扣上紐扣。用一條縐紗的腰帶繫着。他見了超如。伸着手道。你老是進去看紅錄麼。已報了五六十名了。你老快進去吧。可是嘴裡是請他快進去。他的手是伸出來攔住了超如。不縮回去。超如道。幾吊。他說。你老隨意。就賞個八吊吧。超如就給了他。後面又來了一個人。是本京人。他不等他要。就說道。兩吊錢。拿去。那個人陪着笑道。你老不給也不要緊。就是他們聽見了要照樣子的。你老回回手吧。他悄悄指着進去的超如道。他花的是眉毛。不哄你的。那個人冷笑道。這是廣東老。不炸他炸誰。你不行我就不看。那個人望望外面沒有人進來。就說道。進去吧。可不能告訴人。他就笑了一笑進去了。超如進去一望。只見那關帝廟的東廂房三間。窗戶都破碎不堪。上面都用蘆席釘了。那廂房中間的風門也沒有了。只有用竹子夾着席子釘成一扇門。那進進出出的人狠不少。超如向着這廟中的場上一望。只見許多人。有老的。有中年的。穿着的衣服。說話的口音。各各不同。大約多數是各省的舉子。超如想欲走入廂房看看貼出的姓名。有認得的沒有。正在跨上台階。只聽得裡頭有人高聲喊道。怎麼中的都是些無名小卒。有人接着說道。你不要急。不到一百名呢。那個人又嚷道。你看各房的房元。除了前五名。都已知道了。各房的眼光差不多。可決定了。各省有名的一個都不見。僧們是決沒有望的了。還看什麼。又有一人呵呵的笑道。你還看着進士狠重呢。你就中了進士。將來入閣拜相。恐怕是等不及了。超如就推門進去。原來敦古郁文等一班熟人都都在內。看見超如進來。郁文就喊道。敦古的會元恐怕要漂了。超如道。入閣拜相等不及是誰說的。郁文道。我。超如道。你看不起進士。你爲什麼來看紅錄呢。郁文道。我當是逛相公逛簪子一樣。玩一下兒罷了。誰像敦古非中不可的熱心呢。敦古道。此中出身。比較總覺着清高一點。況且國家用人。歷史上許多法兒。總不如考試的法兒少些弊端。超如道。也不見得。我們廣東鄉試。有了闈姓的賭博。弊竇就說不清。代槍聯號還是小小的。甚至房官主考跟賭商勾通了。公然賣關節。僻姓的秀才。往往做了場外的舉人。你說還公道麼。敦古道。究竟會試這一場。沒有來開闈姓的。所以作弊的還少。那時荀子珮也在那裏。接着說道。京闈的弊。也從咸豐戊午年的科場大案後改良的。戊午以前。所有各部堂官及翰林院各衙門設得上當考官同考的。遇着了考試的年頭。同鄉親友莫不送關節。大家視爲尋常的應酬。那年柏中堂發派了主考。因爲習慣也不甚介意。不料當時肅順當國。他一來是跟柏中堂意見不合。

向來有些芥蒂。二來他是喜歡整頓。擴張勢力。翻騰出了一個大風波。所以柏中堂正法時。文宗皇帝因他情有可原。躊躇不忍下筆。經肅順堅執面奏。如柏獲不正法。將來朝廷法令等于虛文。所以文宗含淚將柏獲處斬。現在京闈的弊絕風清。虧得殺了柏中堂。纔得如此。所以肅順的是非功過。將來國史上一定很有議論的。超如道。肅順的罪名。現在是無從說起。不過中興的名臣。多數是肅順荐引。所以會文正如此功高望重。終身沒有進軍機一天。也似乎是爲肅黨兩個字帶累的。中興事業沒有徹底的建造。也是爲着黨爭所誤了。郁文呵呵的笑道。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你們難道不怕的麼。子珮微笑道。好在你是不至于告密的。我們總還放心。超如道。我們站在此地。沒有意思。上館子裏去談談何如。子珮狠贊成。就同郁文教古匆匆的出了廟門。上了車。拐灣兒到了楊梅竹斜街福興居下了車。超如就向掌櫃的問道。有座兒沒有。他答道。有有。就有夥計領着向西院裡三間南屋推風門進去。各人隨便坐下。夥計取了茶點了香火抹了桌子。就問道。什麼酒。超如道。紹興。各人一壺。夥計道。先來四箇碟子。糟鴨條炸脆松花酥煎好不好。超如道。好。先來。菜再要。夥計答應着去了。一回兒把碟子擺上。酒也燙好。各人拏了一壺酒。自己斟上喝着。郁文道。這種喝法纔痛快。喝了一回。夥計走來說道。要點兒什麼菜。超如道。大家想想。郁文道。福興居著名的是黃悶塊鴨。我就要了。敦古道。吾要吳魚片。子珮道。這是便宜坊的菜。是一位蘇州人內閣中書姓吳的創出的菜。所以叫吳魚片。他是用羊肉湯姜汁煮的。狠有味。現在各館子都會做這個菜了。超如道。我也知道。這位中書的大名是吳均金。那時大學士寶璽正當軍權。他的大名恰好把璽字分開了。有人做了一副對聯道。頭銜新內閣。腰斬老中堂。後來寶文靖聽見了。還狠不悅意哩。子珮你要什麼菜。子珮道。我要一個豆芽菜炒裏肌絲兒。超如道。這幾個菜不彀吃的。再要幾個。敦古道。我再要一個拌嫩蕪菜。超如道。這就是苦菜。詩經上說的誰謂荼苦的茶。沒有什麼吃頭。郁文道。我們鄉間有句話。叫做今年吃苦菜。來年中狀元。敦古是想中一個狀元玩玩的。所以先吃些苦菜。超如道。這都是吃不飽的。我來要一個烤鴨子。就向着夥計道。挑一個肥的。帶着片兒餡餅先來。旁的菜後來。不彀再要。那時候不早了。各人都有點兒餓了。一回兒夥計把鴨子烤得了。帶着片兒餡餅。甜麵醬的碟子擺上。隨帶着厨刀。慢慢的把鴨子片上來。各人舉箸大嚼。吃得很高興。鴨子片完了。夥計道。這架子怎麼樣。超如道。熬白菜。夥計答應着去了。子珮道。今天聽見敬王爺病得很重。太

后皇上去看他的病已是第二回了。萬一有事。朝局恐怕一定有變動。超如道。你看是什麼人接他的手。子珮道。那是很有關係的。從國家大局上着想。皇室裡頭實在沒有一個人能接他手的。若從政權上着想。比較的還是匡邱有點兒經驗。他是騎牆黨。兩邊兒通得過。昨兒跟仲濤談起。政府實在沒有負責的人。最好是南皮。他還有點兒靈氣。能辦點兒事。不過他跟常熟是不能合作的。恐怕勢不兩立。超如道。是的。常熟是太拘謹了。一點兒担當沒有。最好是做一個文學侍從之臣。文采風流。照耀一世。他寫的字作的詩文。確可以追隨東坡一流。不過要像東坡的直言極諫不避貶黜的胆氣。還差着呢。可惜他生不逢時。若在康熙乾嘉時代。比較王漁洋阮芸臺真在伯仲之間。現在樞廷中還有人嫌他遇事專斷。與同事時有爭執。這種議論。就我們看去。一點兒沒有抓着癢處。此刻若換了南皮。倘若要辦事。一定也不能久于其位的。若要做官。一定也要合同而化的。所以政府要改革。先要造成一種清議。使天下人知道只有這一條路好走。纔好搜尋一班角色。唱幾齣有聲有色的好戲。否則是有希望的。郁文道。你的話不差。不過吾們欲創立一種真是非的公論。就非革命不可了。超如道。革命是不容易成立的。破壞之後。建設更難。我的宗旨是盼望減少犧牲。借着數千年受着習慣的壓制力。因利乘便。改革一下。走上了開明專制的道兒。滿漢皆可得他的利益。不過過渡時代的人才也很少。南皮自然是中堅人物。其餘。子珮你看還有合格的人才麼。敦古道。莊小燕很有才識。遇大事狠有決斷。超如道。小燕才具是好的。不過位望尚淺。將來確是可以辦事的。正在暢談的時候。只聽得北屋裡有人高聲吟道。不知獮鼠成滋味。猜意鷓鴣竟未休。超如道。這個聲音好像富伯戴。就立起來。開了風門。向北屋裡一望。恰好北屋裡風門開着。果然是伯戴。弟兄兩個人。各擎着一隻酒碗。在那兒痛飲。伯戴看見了超如。忙立起來招呼道。超如兄。從那兒來。超如道。看了一回紅錄。覺着沒有意思。就同子珮郁文敦古一同來的。伯戴道。子珮郁文敦古請一塊兒到這兒來坐吧。超如道。你們只有兩人。少數服從多數。應當到我們那邊去。纔合公理。伯戴笑道。你滿口的新名詞。時髦極了。超如就走過去。拉着他們兄弟過來。到了南屋。只見子珮郁文正在喝酒。敦古不見了。超如道。敦古那兒去了。郁文道。你還用問。他的心正像閻浮提鐵圍山中的火牀地獄哩。那裡坐得住。自然又去看紅錄了。伯戴弟兄跟子珮郁文本是熟人。就招呼了一全坐下。超如向伯戴道。二位家學淵源。都是海量。請多喝一杯。郁文道。喝酒是要痛快的。我們都換上酒碗吧。他就

向夥計要了幾個淡青醬的小飯碗來。都斟滿了。舉起來喝下去。向着各人叫了一聲乾。伯獻等一笑。舉着碗也乾了。伯獻道。諸位都是看紅錄來麼。郁文又將酒斟滿了道。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魯們再喝一大碗吧。超如道。老弟你不應說這種亡國之音。國一日未亡。我們要盡一日的力量去做。你這消極的態度。我是不贊成的。郁文道。你的話不差。虧我一大碗吧。伯獻道。超如的話。我輩應當服膺。不過郁文的態度。也不能怪他。兄弟自從先嚴故去以後。耳聞目擊。實在把蓬勃的意氣消滅了不知多少。兄弟從小跟着老人家。經歷的朝局。比較的多看見一點兒。又是個宗室。外邊人不知道的比較的多知道一點兒。從前只曉得闖出去。不管什麼的。近來漸漸兒明白。知道凡事都有因果的。各位要曉得吾國中興的基礎。是文宗手創的。中興將相。那一個不是文宗簡拔。可惜文宗賓天太早。根基沒有築好。以至如此。而且吾們滿洲開國。太祖以十三副甲攻克尼堪外蘭。報了葉赫那拉不共戴天之仇。當時祖訓。凡葉赫的男人不許入仕。女人不許入宮。防他們復仇。等到道咸以來漸漸把祖訓忘掉了。不用說男的准其做官。就女的也准其入宮應選。現在的太后。不是那拉氏麼。諸位跟唐先生等。實在是魯們滿洲的忠臣。不過歷史上國家的興亡。就在上者能分得出好歹。現在要有認得出好歹的很難。就算認清了。也要有文宗一樣的聖明。毅力抵抗一切。纔有用。兄弟說來慚愧。十餘年來細細參究。天心人事。狼覺灰心。只盼各位努力。兄弟是愛新覺羅的子孫。那有不盼着各位保全三百年列祖宗辛苦經營的天下呢。說到那兒。衆人都覺得悽然。郁文就斟着一大碗酒。向着伯獻高聲吟道。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虎在呂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就將一碗酒乾了。伯獻也舉着一碗酒對喝畢。不覺眼中挂下淚來。正在合座不歡的時候。只見一個家人興匆匆的推門進來。向着伯獻請了一個安。說道。恭喜大爺會上了。子珮超如都立起來。與伯獻賀喜。伯獻道。諸兄未能免俗。這算得什麼。也不知爲禍爲福哩。郁文道。才剛我說了一句沒有出息的話。超如罰了我一大碗酒。現在伯獻中了。他說的話。超如你就不罰他。這不是太不公平麼。超如道。我來斟一碗酒。也算賀他。也算罰他。你服不服呢。郁文道。我也不管。只要多喝幾碗酒。解了我的心頭疙瘩。就痛快了。衆人欣然各喝了一碗。子珮道。中個進士。點個翰林。本來沒有什麼。不過寶廷先生在天之靈。或能掀髯一笑呢。伯獻聽着提起他父親。不禁立起來說道。功名二字。難報罔極。倘蒙各位扶持。將來不至名節掃地。那纔可以仰慰先靈呢。衆人聽了。肅然起敬。

超如就問道。尊大人去世。聽說因爲飲酒過多得病的。伯獻道。先嚴和莊崙樵黃叔蘭成伯怡莊壽香諸公。砥礪名節。號爲清流。當時幸有高陽高相國主持清議。一時台閣生風。朝野側目。後來朝局日非。先嚴自知仇人太多。直道難行。將來前途。恐有變端。他就借事上疏。自劾。革了職。在西山碧雲寺左近一個小村子裏。蓋了幾間茅屋住下。那鐵匠胡同舊宅。就叫我兄弟二人奉母居住。其時所娶姨娘也已去世。他老人家素來以酒爲性命。常常喝酒。隨意作幾首詩。自樂其樂。有時喝醉了。隨處睡覺。大有劉伶荷鍤的樣子。朋舊親戚都視爲放蕩不羈。其實先嚴實因傷心君國以致如此的。有一天在村莊小酒店喝了不少的酒。那酒店門前有一棵大松樹。樹底下青草平鋪。好似一塊綠絨的褥子。先嚴就任意橫身睡了。等到醒過來。睜開眼。看見一個鬚眉皓白的和尚。穿着一件破爛分不出什麼顏色的袈裟。靠着樹根閉着眼睛趺而坐。先嚴就坐起來。對着和尚說道。和尚你這麼也坐在此地呢。那和尚閉着眼睛道。你可以睡。我也可以坐。山河大地。都是空幻。你怎麼還要分別你我呢。先嚴聽了。知道這個和尚不是尋常的。就問道。你說一切是空。但是現在望去是個西山。靠着的是松樹。不都是實在的麼。和尚睜着眼睛道。你說西山究竟是誰定他是西山的。且爲什麼不叫做東山呢。先嚴道。總是有第一個人依着方向分別。在西山所以叫做西山。和尚道。這第一個定的人。現在到那裡去了。定出各種法的人都沒有了。他定的法還有什麼實在呢。先嚴道。不差。各種的名是空幻的。不過各種的名都是先有了物質然後有名。沒有名的時候不是已有了物質麼。譬如西山沒有叫他作西山的時候。他的樹石不是已有了麼。和尚道。我來問你。有時海爲什麼變了田。有時的山或者崩坍了。或者像火山轟掉了。有時熱鬧的城市或者沈沒了。那有真個實在呢。不過我們眼光短。沒有我佛的識見。所以把虛幻的認作實在。隨着生出許多的煩惱來。我看你是做過官的。現在不得意。所以如此。你想想你做過的官兒。經過的功名富貴。如今在那裡。你還不醒悟。認爲實在。所以煩惱更多了。不過我佛說的煩惱卽是菩提。你能從煩惱中參悟一下。未嘗不可以入道的。說着立起身來道。今天我相逢。也是一番機緣。請你自己珍重吧。他就點點頭走了。先嚴連忙立起來問道。吾師上下。現住何處。那和尚呵呵笑道。我說今天偶然的機緣。何必拖泥帶水呢。只見他頭也不回。匆匆的向前去了。先嚴站在那裡。呆了一回。回到自己的家中。從此也不十分喝酒。也不回到舊宅。終日靜坐。不多言語。如此過了半年。一天我們兄弟出城到那茅屋中間候他。老人家忽然拈筆寫了一個

道。

混混塵寰數十年。貪嗔癡愛鎖纏綿。松林吃了當頭棒。水在江中月在天。

寫完。投筆桌上。就此端坐而逝了。也沒有吩咐兄弟們一句話。至今想起傷心得狠。說着淚下。超知道。尊大人前生定有來歷。所以遇着善知識。一度指點。頓時大徹大悟而去。吾兄應當欣喜。不應爲世俗悲戀的故態纔是。伯獻點頭說是。超如見他悲悽。就閑談了些不要緊的事。彼此也都興盡。就各要乾稀飯吃畢。擦臉漱口。分別而去。到了次日。出了榜。超如處有人送來關中所刻的會墨。他就閱看。第一名陸增輝的文章是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聖人黜利而崇讓。卽大學戒爭民之意也。蓋利者爭之由。讓者爭之反。黜之崇之。行與爲胥得其本矣。而民何自爭乎。且世道人心之壞。孰壞之。好爭者壞之也。夫爭也者。小之在日用嗜欲之端。與人已交接之際。大之卽關人主敬肆之故。與邦國治亂之原。有不爭之君子出。決其害以儆其私。明其效以策其力。此千古世道人心之所繫。而實大學爭民一言之所本也。大學之言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言也。會子蓋得諸夫子。嘗考里仁一篇。所論皆務實之學。中記一貫忠恕之傳。說者謂卽會子之徒所記。故其言多與大學相發明。財與德。利與讓。其本末一也。義利之界判於吾心。而嗜好之偏乃錮蔽而罔知悔悟。趨向專則依戀深。依戀深則謀慮巧。謀慮巧則欺詐多。而無非利之一念誤之。故利爲怨之府。實卽爭之由也。夫子名之曰放利。復惕之以多怨。而大學所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其意已駭於此矣。辯讓之心根於天性。而物欲之蔽乃迷惑而漸卽銷亡。驕者久則貪贖甚。貪贖甚則忿懣生。忿懣生則侵奪起。要必以讓之一心汰之。故讓爲禮之實。乃爲爭之反也。夫子勉之曰何有。復警之以不能。而大學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者。其義已發於此矣。且以爭端之不可開而爭心之未易息也。同是心思材力。何不可以意計相傾。凡有血氣天良。何不可以肫誠相感。一人利則無不欲利。一人讓則無不思讓。其效固可立見也。盈滿是務。適以害身。謙抑自持。乃能受益。此可以堅千百人義理之心。斯人怨毒已盡。欲藉小惠私恩以自解。世主道心未復。惟求繁文末節之是修。心欲利而口不言利。名爲讓而實不能讓。其事又不可僞爲也。物欲之偏。勝以學問。儀文之細。蘊以精誠。直可以括一十章

治平之要。噫。霸君智取術馭。實有與民爭利之私。故富強雖著有成。其弊即在於言利。異學和光同塵。亦有使民不爭之道。而清淨不足以治國。其說實誤於無爲。然則息爭之道。非黜利崇讓不可。記者類誌子言。大學之說蓋本諸此。

又他的賦得詩是

賦得雲補蒼山缺處齊 得山字五言八韻

剪綠初齊水。雲蒼又補山。陰晴圓缺外。風雨合離間。絡翠摩羣峭。橫青遍九關。霧殊文豹隱。岡約臥龍還。巖積成平地。彌綸翼大圓。人游花鬘巖。天織錦廻環。鏤密團松色。紋輕罨蘚斑。更銜精衛石。填海靖

仙寰。

超如看了詩文。覺得也是一朝籠絡人才的法子。其時老敬王的病勢越發沈重了。太后皇上去看他的病已三次了。太后看他是個不起之症。就問他道。你將來接手的人。什麼人可靠。敬王道這是由老佛爺皇上聖裁。總是替們自己人靠得住點兒。現在的時勢。外面議論很多。老佛爺皇上總要拿定主意纔好。龔師傅人是極可靠的。不過他耳朵狼軟。恐怕被人家搖動。要請皇上注意的。他說了幾句話。就覺得氣接不上來。太后也覺悽然。就和皇上起駕回宮了。隔了幾日。敬王薨了。皇上臨奠二次。輟朝五日。持服十五日。賜諡曰忠。義王做了軍機領袖。華中堂放了北洋大臣。他曾荐方安堂在天津練兵。又奏調了甘肅提督董壽祺手下回子軍隊入衛京師。原來太后自從錢唐卿等鬧了事。早已存了心。太后究竟歷練多。天性又陰鷲。他就把近京的兵權托付了最親信的華福。現在叫他做北洋大臣。就是叫他統全國的精兵。因為北洋大臣。自從合肥做了多年。他練的兵。經費足。器械精。確是在各省之上。甲午以前政府早已忌他的兵權。後來乘機奪去了。現在教華福去。對皇上做準備。這種辦法。那時新黨一班人都一點兒沒有看到。就是龔師傅稍爲覺着。他也是束手無策。并且絲毫不給人商量。恐怕大禍臨身。只求得過且過。不料莊小燕消息靈通。那老敬王臨終的話。被他打聽着了。他就招了唐常肅梁超如到家密議。那天晚上。兩人到齊。他就將得着的消息告訴了兩人。隨說道你們看裡頭可有機會沒有。超如道。看上去。他老人家怕要搖動了。小燕道。是的。但是他的進退與吾黨的關係不可不研究一下。常肅

道。他近來對待我們漸漸兒疎遠。將來一定不會幫忙的。他的進退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超如道。據我看他於我們雖不肯幫忙。然人究竟明白一點。他的聲望。后黨那邊總有點兒忌憚。他若不去。雖不能爲福。亦不至爲禍。小燕道。然而不然。他不去。將來皇上聽了我們的話。有所舉動。他總有點師傅的面子。他既不肯幫忙。對於吾們的舉動。欲攔擋一下。總有點力量。而且他也許借着吾們去恢復太后那邊的感情。也是說不定的。常肅道。你說沒有關係。或者是我的過慮吧。常肅道。不差。你的見解勝過了我。我們應持什麼態度呢。小燕道。超如兄。你研究一下。超如道。就是太后要轟他。皇上還不見得肯放。多年的師傅。究竟視爲心腹呢。小燕道。不差。現在我們先決定吾黨的利害。再想辦法。常肅道。照小翁的話看來。我們先不問他幫忙不幫忙。就是他肯幫忙。將來辦理得順手。總是在前頭。我們就不從他指揮。也總要采納些他的意見。我們決不能暢行吾黨的政策。他肯幫忙。尙且如此。他不幫忙。那更討厭了。超如道。先生也太偏於主觀了。我看吾黨的政策。乃是很冒險的。反對的人不在少數。太后是執政多年。中外有權的多數是服從他的。吾們這邊。少年天子。實行的時候。把舵的真要有毅力纔可以抵擋。吾黨中握權的又是少數。雖然比較起來。是得人心的多數。照舊說。得人者王。失人者亡。好似較有把握。但人心也是難說的。往往爲事勢所迫。臨時變更。吾國人受了數千年的專制。沒有像外國人民的激烈。往往隨風轉舵。少獨立的意氣。萬一彼黨實行反對時。要決定一個主見。倘少了一個老成人說話。吾們的損失也狠重大的。常肅道。你的話雖是不差。但是老夫子的脾氣你也知道。他能發什麼主見麼。現在聖眷狼集中于小翁身上。那時有所決定。不會向着小翁請教麼。小翁所決定的總比老夫子乾脆一點。所以說去了他倒是有利無害的。超如跟常肅究竟是師生。也不好再向他辯駁了。小燕道。我的意見與常肅兄相同。吾們宗旨就算決定了。以後相機行事便了。隔了幾天。小燕又被召見。起兒上去。皇上問到唐猷輝道。上回你保舉了他。敬主不以爲然。沒有召見。究竟唐猷輝能辦事麼。小燕回奏道。此人龔師傅也狠贊成的。皇上道。從前會面奏過狠有才幹。現在題起了。却說未必靠得住。不甚贊成。爲什麼緣故呢。小燕奏道。臣意皇上總是叫他來問問。究竟他好不好。是怎麼樣。自然難逃聖鑒了。不過從前敬王不贊成。現在龔師傅的意見未除。并且說臣許多閑話。聽說台諫都注目在臣身上。也都是龔師傅的意思哩。皇上聽了也不言語。只點點頭。正欲叫他下去的時候。小燕跪近些。磕了一個頭。奏

道。臣從外洋回來。得了一個頑意見。今天想請皇上賞收。一面拏出一個小小的錦匣。裡邊是一粒紅色的珠子。有桂圓大小。晶光四射。双手獻上。奏道。這種紅色的珠子很少。臣今進呈。略盡微誠。皇上接來看了一看。微微一笑。小燕也就跪了安退下去了。不多幾天。皇上到太后前請安的時候。太后就說道。敬王故去了。像他靠得住的人很少。軍機處你也要留點兒神。不比那敬王在的時候。我們可以放心。前天他臨終的時候說。龍平容易受人搖惑。現在沒有敬王鎮壓。他恐怕靠不住。你看這個人怎麼樣。皇上道。聖意既不以為然。怎麼樣辦法呢。太后道。過一兩天再定吧。第二天軍機召見的時候。適有學士余志清御史柳深書奏國是未定宜明白宣布的摺子。皇上看了。就向太后前請示。太后也以為然。就叫軍機擬旨。龔和甫面奏。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應請慎重。皇上聽了。就說道太后的意思。亦以為然。你這種議論是行不通的。當時軍機處承旨擬了一道上諭。上面寫着道。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憂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嗶嗶。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學辦。着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修各部院司員大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此道上諭發了。皇上又題起召見外人就在宮中也不妨。和甫堅持以為不可。皇上道。莊煥英以為不妨的。你不以為然。你與莊煥英有什麼過節兒嗎。但是莊煥英很有才具的。你為什麼跟他不合呢。和甫奏道。臣與莊煥英並沒有嫌隙。皇上

道。你既與他並無意見。何妨保舉他一下。和甫道。臣與他雖無嫌隙。亦不能深知他的才具。自未便昧然舉薦。皇上聽了。冷笑了一聲。軍機散後。皇上於太后再請安時。就奏道。體平意見迂執。實在不勝其任。怎麼樣辦法。請聖裁。太后微笑道。也好教他回家休息去吧。到了次日。是四月二十七日。正是龔中堂的生日。他本來不大歡喜鋪張的。不過他是師傅。又是軍機大臣。自然來拜壽的很多。那東單牌樓二條胡同龔府大門口車馬如雲。來往的擁擠不堪。那門公李源。照舊擺着相府管家的牌子。來的是各部堂官一二品大員。他纔派一個人出去擋駕。其餘的門生屬吏照例下車親自投帖的。他接到帖子以及門生的祝敬門敬。都不在意似的。向桌子上一丟。連帶擋駕兩字也隨意愛說不說。知趣的也就走了。只有幾個同鄉親族及常來往的得意門生。纔能進去。那時龔弓夫及珠公子招待着。在客廳上。向南桌上也點了壽燭。進去的人都磕了頭。到了巳午之交。開了幾桌壽酒。正在開尊歡飲的時候。只見外邊一個家人。手提着馬鞭子。滿臉是汗。匆匆走到書廳。弓夫看見了迎出去。那家人說道。老爺出了軍機了。弓夫聽了。頓時失色。那時在席的人。都吃一驚。弓夫四顧一望。所有客人。都是同鄉至親。就問那家人道。怎麼樣。家人道。今兒早起。老爺剛要進去。只見軍機處蘇拉說道。剛纔王爺交派。說請某中堂某大人等進去。老爺聽見沒有他。只得回廊聽旨。不多一回兒。就疎諭下來。叫老爺回籍。老爺要等明天謝恩後還家。所以先叫家人回來通知一下。弓夫聽了。默默無語。同鄉京官不免咨嗟太息。其中也有些人曉得消息的。不過觀中堂平日對於同鄉。常避嫌疑。不甚關切。所以同鄉感情也泛泛而已。略談一回。各人無甚興趣。也匆匆散了。那日和甫在頤和園宮門外廊中休息。王爺軍機大臣諸同事。於散值後都到他廊中安慰一番。他們的議論也和他從前去慰籍濟甯祖尙書的一般。他也照例說聖恩矜全幸得歸田感激涕零等一套話。到了第二日早上。皇上回宮。和甫依舊衣冠了。望見皇上出來。就跪在道旁右面碰頭。皇上過去時。只向他望了一望。絕無表示。和甫也黯然如夢。退到廊中。坐轎匆匆進城而去。一路在轎中思想。教了皇上二十餘年。一點兒沒有感情。雖然纔我的主見。大部分是太后的。然你也想想我是因爲忠心于你纔爲反對你的人所忌。此次就算有所逼迫。你也可以露點兒風聲給我。或者尙有辦法。昨天的話。明明你也不以我爲然了。我看前天莊小燕召見。必說了什麼話。所以題起莊小燕。教我保舉他一下。以爲分謗之地。大約已決定轟我的了。我也太大意了。以爲對於師傅總照着歷朝尊崇到底的舊例。就算趕出

軍機。決不至于驅逐回籍的。我真白吃了二十餘年的辛苦。他一點兒沒有見識能力。真教我灰心到極點了。我現在去了。恐怕你更加孤立無助了。想到同事幾個人。耿子良是我由刑部提拔起來的。繆綬山也是我拉進來的。決不至于癱我。大約是出于太后的獨斷。近來王爺病了幾個月。此地的事。上頭總是問我。我直任不辭。不免惹起衆人的妬忌。所以內外發作。華仲榮是向來跟我不合的。不過他在天津做北洋大臣。他要砸我。進言不容易呀。和甫心中躊躇了一回。忽然醒悟道。我真是傻子。皮小連跟他密切得很。他的話用不着自己說。而且勝過他自己說。大約錢唐卿革職以來。太后是一定注意於我的。要毀我的話還不容易麼。不過皇上想要變法。前天講西學上諭。說是太后先贊成。我看是太后安心要試試他。任他去辦。外頭人不知內容。加倍高興。將來鬧出了大事。纔不得了呢。我此時先走。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哩。和甫一路盤算。覺着不多一會兒。已到了自己的門口了。下了轎進去。弓夫及珠公子到了上房。和甫脫了衣冠坐定。弓夫道。以前有點兒消息麼。和甫道。沒有消息。不過這幾天見面的時候。總有點不以我的話爲然。然而也沒有十分的過不去。弓夫道。現在打算怎麼樣。和甫道。趕緊回去。我也十分的惦記着鵝鵲峰。早一點回去好一點。虞山山色天天在我的魂夢中。將來湖田烟雨。娛我殘年。真真是天恩高厚了。明天起。可叫家中人收拾行李。你在京當差。也只能搬到南橫街老宅裡去。我把些書籍字畫帶回去。其餘笨重東西暫留在京。慢慢再說。行李越少越好。在節後必須動身。早晚離一日。少操心一日。你見着人就照我這幾句話告訴他們。不要去多說話。切記切記。弓夫聽了。唯唯應諾。即日將宅中內外諸事。匆匆料理。家人們也各尋門路。分頭投主。只有李源。說是受恩深重。不願再去伺候別人。實在他手中也有了幾個錢。平日跟着主人。於字畫古玩。也有些眼光。琉璃廠的書畫碑帖店的老板。都跟他如兄若弟。很有交情。所以他願意去開一所古玩鋪度日。只有幾個貼身的書僮。跟着回去。和甫就擇定了五月十七日。行李蕭然。帶着姨太太從馬家堡上了火車。到了天津。坐了新裕的輪船。由買辦許楚卿招呼着。回家去了。正是。金榜有名紅杏開。布帆無恙白頭歸。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補書堂詩錄

兌之

西山旅店小坐

楊榆夾道綠猶新。椽榭綠溝染未勻。暫坐樓臺身入畫。小栽花木氣宜人。倦來茶味偏驅睡。靜裏風香更不塵。試把年光閒屈指。晴秋佳處卽芳春。

辛酉元日

劫後携家入鳳城。風光初見小昇平。屠蘇久別蓮花酒。海旋出蓮花白酒有名昔年常酷飲。糗糒尤甘虎眼餠。見陳其年詞。習隱官曹閒歲月。清歡兒女舊心情。紅箋試筆多餘興。舊俗還思紀帝京。

王義門存約游近郊先之以詩

試問悠悠爾許輩。幾人得似共君閒。偷逃小吏趨衙日。爲看晴秋負郭山。但遣青蒼來眼底。應無塊壘着胸間。游還更記重來約。莫放遙峰負一攀。

附原作

浮生浪說貧非病。漸老翻因病得閒。冗事不煩先請急。郊游且喜當看山。夢回烏帽黃塵底。意在青林碧嶂間。祇恐輸君腰脚健。上方蘿葛未能攀。

辛酉五月與張次潛乘京綏車游明十三陵因步入南口城城半在山上屬故延慶州

聞說金源日。初傳此地名。連山趨海壯。高壑倚天成。征戰由來事。邊關萬古情。至今沙磧地。寂歷廢深耕。

天寧寺登高

九日蕭然出近坳。一節聊復叩雲扃。夕陽雙闕常分紫。山色前朝未了青。簷鐸報秋風自答。夜燈消火佛無靈。縱橫行潦平車轍。訪古何人肯一經。

大同懷古二首 辛酉九月

雄邊帶列邑。王氣餘千載。沄沄如渾水。奕奕武州塞。我來非物役。遵途攬燕代。山川形勝地。緬望古都會。天高萬木寒。日落孤城大。畦隴翼廣達。鐵貨殷闡聞。農桑樂豐暇。士女乘休泰。九州方靡聘。獨謝干戈外。伊古事戎索。遷流凡幾輩。攻守並莫施。安危不相逮。俯仰今昔懷。蒼茫寄一槩。拓跋起代北。羣雄爲驅除。武成既震鐸。文烈亦只紛敷。因依秦郡縣。宅土此論都。既欣控引便。復利風士腴。巍峨儼宸極。綿邈驚皇衢。琢石表穹觀。列樹映清渠。至今尋鄭注。想像見宏圖。是時去漢近。古風方未渝。佛法會東來。文物榮萬殊。卽看武州寺。精妙冠寰區。誰與證史冊。遺蘊在榛蕪。

綏遠懷古

受降城郭明妃冢。懷古蒼芒出塞車。龍勢遠橫山月大。駝聲暗集曉星疎。玉衣鐵馬威安在。聖祖西征留所御甲。曾弓矢於昭福寺。霜帳旂裘俗漸除。今日邊關風景異。綠楊溝水遠村居。

歸化城感張江陵主順義封事

威紆亭障古豐州。上相和戎費蓋籌。未必李陵終負國。頗嫌王歙坐封侯。板升屋換旂裘俗。骨朶裙添玉貌愁。欲就遺民詢往事。年年春隴把鉏耰。

壬戌元日

清響霜鐘報玉晨。鵲鐘香篆藹相親。柔風暗被梅花覺。喜氣先迎穀日春。是年八日立春。奉母將雛今日醉。裁詩寄遠一年新。却思籠燭朝正夜。負劍髭髯夢不真。

再游大同雜題

策騎平沙十里開。武州川逐繡屏迴。年年塞上尋詩慣。未覺閒身作客來。漏月淡星一柱通。斧痕依約見神工。當年錦鏡林淵地。石壁橫空倚朔風。

北門形勢前朝重。代府豪華一炬傷。處處遺碑徵野史。至今餘痛說姜瓖。
野語流傳樂府謳。太平七葉擅風流。城西不見劉婆殿。塞北猶談久勝樓。

保定城南公園作 壬戌九月

當時戎馬限深溝。廢堞猶供作勝游。游女釵符交綺陌。旗亭罌管送清謳。
節樓鼓動鴉聲起。營幕旗翻樹色秋。想像清濠如舊綠。奇功誰復憶張柔。

壬戌十月十三日觀史

傳呼綵仗上椒塗。再見承平鹵簿圖。追恨吳霜歸鬢晚。南朝惟少庾肩吾。

癸亥元日 是年四日雨水

鳳城重到第三春。賃廡東華踏馬塵。已覺陽和來隔歲。還迎雨水入初旬。
玉梅送暖香添座。綵服歸娛遠念親。牢閉街門收賀柬。依然人海一閒身。

大陸銀行

兼辦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北京分行地址 西交民巷

支行

東四牌樓大街 崇文門外大街
王府井大街 地安門外大街
西單牌樓大街 燕京大學校內

鹽業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 北京前門外西河沿
電話 南局二六八五號
掛電報號 七七七七

中南銀行

專門經營商業銀行各種業務各大商埠均有分行及代理通匯機關

儲蓄部

基本穩固利息優厚種類繁多詳章索奉 地址東交民巷益昌大樓

電話五局 三三五八

一八七九

一八七八

〇〇四八號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金 一千萬元

收足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南

三四八三
八二二〇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西單北大街

電東
電西

三六〇〇
八八六

北 京 中 孚 銀 行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兼 辦 儲 蓄

行 址 西 交 民 巷 四 號

中 華 經 濟 學 會 編 印 中 國 經 濟 評 論

● 價 目

零售每冊四

角半年六冊

二元二角全

年十二冊四

元外埠每冊

另加郵資八

分

● 發 行 所

南京如意里

三十八號

● 總 經 售 處

中央書報發

行所

文 教 月 刊

編 輯 地
發 行 址

山 東 省 文 化 教 育 委 員 會

山 東 濟 南 市 新 東 門 外 華 美 街 三 十 號

冀 東 銀 行

營業種類

存款	放款	匯款	代理
定期存款 往來存款 特種存款 通知存款 通存存款	倉庫押款 貼現押匯 商品押款	電匯 支票 匯報 存匯 匯款	託收 收項 保險
利益優厚	手續簡單	迅速敏捷	便利穩妥

通匯地點

國	內	國	外
北京 天津 上海 秦皇島	唐山 厚和 張北 包頭 張家口 歸綏 包頭 各莊 平地泉	新北京 神戶 大坂 神戶 大連	東京 錦州 哈爾濱

本行對願客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請即隨時隨地垂詢事項無任歡迎
 天津本行地址法界八號
 電話三局三二四一
 電話東支特區平安街乙十五號
 電話二局五〇〇五號
 北京本行地址西交民巷七號
 電話南局四八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及

儲蓄一切業務

代理保險

北京支行

地址 西交民巷
電話 南局三九六三

東城辦事處

地址 王府井大街
電話 東局三七七

每月科學

歡迎訂閱·每年三元五角·試閱一期·可寄郵票四角·

社址：天津盛茂道九十六號

教育學報

論說專著
調查雜俎

中華民國教育總會編

會址：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電話：西局四三二一四號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民國三年設立

國內首創儲蓄

北京分行

前外廊房頭條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西城——西單北大街

大 生 銀 行

本行爲服務社會優待存戶起見敝津京兩行

「特設活期」

「特別存款」

利益優厚手續簡便國幣「拾元」即可開戶按年息「伍厘」計息惟以國幣「壹萬元」爲限另有優待加息辦法章程備索或請面洽

天津總行 法租界六號路

電話 三二二三四號

北京辦事處 西交民巷路南

電話南局 三四三〇號

金城銀行

資本	實收國幣柒佰萬元
公積	國幣參佰肆拾貳萬元
業務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兼辦儲蓄
北京	北京分行
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南局三三
東城辦事處	西河沿 南局三五
西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東局二二
北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西局七
行址	鼓樓大街 東局六

北京中國實業銀行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

本行儲蓄部現為適應環境便利存

戶起見

特設 兩利儲蓄存款

國幣十圓 即可開給存單

行址 西交民巷三十六號

電話南局 一四八二 二八六七

三四〇二

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六十號

電話東局 一七〇 九四〇

中國銀行

本行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支行
南城辦事處
東城辦事處
崇文門辦事處
西城辦事處
北城辦事處
西交民巷
西河沿
王府井大街
花市樓
西四牌樓
鼓樓

浙江興業銀行北京支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各種儲蓄存款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 東局七一一三三三〇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北京交通銀行

前門外西河沿

東城支行 王府井大街
西城支行 單北大街
崇外辦事處 崇外木廠胡同

河北省銀行

北京分行通告

本行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信用昭著收做各項存放款扶助農工務業附設倉庫押做雜糧貸款手續簡便利率從輕在本省商業繁盛區域均有聯行事變以後京漢津浦兩線重要地點分支行均逐漸恢復營業照常匯兌如荷 惠顧無任歡迎

行址 西交民巷東口電報掛號二二二二

電話南局

經理室 七八六 營業部 六五三
庶務處 一七二 傳達室 一七三〇

馬牌洋灰

(附屬出品)

花磚 方磚
房瓦 脊瓦

啓新洋灰公司

工廠 河北省唐山市
總事務所 天津法租界海大道
北京支店 前門外打磨廠大口北河沿

同願學報

弘揚佛法

建立民衆眞實信仰

定價 每冊二元

編輯者 佛教同願會編譯委員會

北京沙灘萬壽寺內

發行者 北京佛學書局

北京西安門大街

滙款免費

本行爲服務社會起見京津往來小額滙兌數
在三百元以內者一律免收手續費

手續敏捷 交款迅速

大中銀行

行址
北京分行·東交民巷西口
東城辦事處·王府井大街
西城辦事處·西單北大街
天津分行·法租界中街七二號
天津支行·東馬路十四號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灌輸知識發揚東方文化樹立民衆信念爲宗旨。
- 二 本刊絕對公開，凡合於本刊體裁者，均歡迎投稿。
- 三 凡以翻譯作品惠寄者，請附原書，發表後退還。如原書不便郵寄，請詳註書名，著者，出版時期及處所，以便稽攷。
- 四 來稿字體請勿潦草，句讀符號，請標點清楚，稿紙以有橫格者爲佳，勿用鉛筆寫，勿兩面寫，勿橫寫，如能依本刊行款者尤妙。
- 五 來稿署名，聽投稿者自便，但於稿末務須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印章，以便通信，否則概以却酬論。
- 六 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于稿端註明。
- 七 來稿長短不拘，語文均可，一經登載，撰稿每千字按三元至八元，譯稿每千字按二元至五元致酬。
- 八 投稿版權，仍由著者保留，但本社於編輯任何叢刊時，有自由採選權。
- 九 凡在本刊發表之長篇著作，如需用抽印本者，請於寄稿時聲明，其工料費由稿費內扣抵。
- 十 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在五千字以上之長篇，經投稿人預先聲明，並附退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奉還。
- 十一 來稿選寄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本社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並勿附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出版

中和月刊

第三卷 第四期
零售定價四角

編輯者 中和月刊社

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翠華軒

發行兼
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		
	甲	乙	丙
全	一〇〇元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半		四五元	三五元
面			
四分之一		二五元	二〇元
			詳章函索即寄

大 最 陸 大

△ 國定教科書之印刷·販賣！

印 刷

活版、膠版、
平版、原色版、
其他高級印
刷、製本、設
備完備

中 日 合 辦

資 本 金 五 百 萬 圓

出 版

中國出版界之
指、標、綜、合、之
誌、各、種、研、究
讀、物、文、藝、
古、典、複、製


新民印書館

北 京 阜 成 門 外 北 禮 士 路

代 表 電 話 西 (二) 二 二 三 〇 番

學 用 品

中國學校用
品、事務用品
之製作、販賣

△ 各種出版物之刊行！

最 新 設 備